

## 目 录

### 是朋友还是敌人？

——评《秘密活动》……………郭季竹（1）

秘密活动（苏修中篇小说·节译）……………（7）

自由（美国短篇小说）……………（125）

华丽的家族（第一部）（日本电影剧本）……………（143）

苏修文艺动态（5则）……………（122）

美国文艺动态（3则）……………（140）

日本文艺动态（2则）……………（220）

# 是朋友还是敌人？

——评《秘密活动》

郭季竹

苏修中篇小说《秘密活动》，通过以色列特务机关“莫萨德”的头子依阿科夫的回忆和活动，描述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五战争）爆发前以色列与美帝国主义的一些幕后活动。小说标榜“文献性”，是要人们相信，六·五战争的“真相”尽在此中了。然而，仔细读完之后，人们就会发现，原来这“文献性”就是欺骗性。小说把中东不安宁的原因完全归结为美国的干涉，而把苏联在中东的一系列罪恶活动一笔勾销，这就是天大的欺骗。小说还用什么“西方强国突然发现了苏联就在旁边”之类的话，把苏修打扮成中东人民的朋友、争取中东和平的重要力量，这更是欺世盗名了。

中东为什么不得安宁？苏修在中东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它到底是阿拉伯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一九六七年的六·五战争，被小说的作者说成仅仅是美国和以色列合伙对埃及进行的一场“卑鄙政治赌博”。但究竟谁是美帝在这场丑恶表演中的真正伙伴？这场“卑鄙政治赌博”的受害者阿拉伯人民是看得清楚的。一九七三年，埃及一位领导人在回顾中东第三次战争的血的教训时指出：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战争“是大国策划的国际阴谋的结果”，当时，

“俄国人和美国人是狼狈为奸的”，“一个打，另一个捞取实惠”。

事实正是这样。从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到六月初，以色列在美帝全力支持下发动对阿拉伯国家的进攻已是箭在弦上。苏修明明知道这个事实，但是，它却欺哄阿拉伯国家，说以色列不会进攻，要阿拉伯国家“克制”、“谨慎”，“避免一场大的较量”，阻挠它们采取有效的自卫措施，束缚住它们的手脚。苏修一面指天发誓说要“帮助阿拉伯各国人民坚决回击侵略者”，一面却同美帝加紧勾结，向美帝交底，表示它绝对不会妨碍美帝侵略。在此期间，莫斯科与华盛顿函电往返频繁，大搞秘密外交活动。约翰逊就曾就中东局势致函柯西金，要求采取“联合外交行动”；苏修则向美保证，苏美两国在中东“有肯定的利害关系”。果然，为了保证他们的“肯定的利害关系”，苏修与美帝采取了一系列“联合外交行动”：

五月二十三日，即约翰逊发表声明，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恫吓威胁的同一天，苏修也发表声明。可是它既不支持阿联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退和封锁亚喀巴湾的正义行动，更不谴责美帝的侵略阴谋，而是别有用心地说什么“不允许破坏近东的和平与安全”，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呼应，共同对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

五月二十六日，约翰逊打电报给阿联总统纳赛尔，威胁阿联必须“停止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攻势的军事行动”。第二天凌晨，柯西金按照美国的主意，也通过苏联驻阿联大使紧急会见纳赛尔，表示苏联政府坚持要求阿联“不要首先开火”。

五月底，苏修派了十几艘军舰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一艘苏联军舰竟然同美国军舰并列航行，双方人员互相挥手并拍照。可是苏修却恬不知耻，吹嘘自己摆出这几条军舰，是去支持阿拉伯国家的。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六月五日，战争爆发后五小时，柯西金

就通过“热线”向约翰逊表白，“苏联不希望同美国在中东发生战争”。约翰逊接到电报后，吃了定心丸，就放手大干了。

为了迎合美帝的需要，苏修集团在六月五日发表声明，绝口不谴责美帝国主义，避而不谈援助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拼命鼓吹“包括大国在内的其它国家政府”来“熄灭近东的战火”，企图撇开阿拉伯人民，利用联合国，推行“大国强权政治”。与此同时，它又多方讨好美帝：对于阿联揭露的美国直接参战的事实，苏修报纸一个字都不报道；阿拉伯各国留苏学生在莫斯科举行反侵略示威，苏修集团竟然派出五千名军警，使用一百六十多辆卡车，组成五道防线，为美国使馆保驾。

六月六日，美苏两国在安理会上炮制了一个逼迫阿拉伯国家“立即停火”的决议。六月七日，苏修代表又加了一把劲儿，提出一个“限期停火”的提案。结果，在美苏勾结大搞“强权政治”的压力下，阿拉伯国家被迫同意停火。一场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烈火就这样被扑灭下去。

事实证明，苏联在六·五战争中绝不象他们自己标榜和小说中所写的那样，“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而是相反，它与美帝国主义一样，是以色列的纵容者和支持者，是扑灭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烈火的刽子手。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位埃及领导人说得对，是为了“捞取实惠”。那就是要控制中东，以中东为阵地，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这一点，小说《秘密活动》尽管竭力掩饰，还是露了马脚。

小说中那位忧心忡忡的美国第六舰队司令说了这么一句话：“可能，俄国人想要抵消早就存在于地中海的美国第六舰队？如果这样，他们已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话是美国人说的，然而却一语中的。苏联正是要与美国争夺中东，争夺地中海，争夺一切领域里的霸主地位。小说作者在借用一个美国

舰队司令的口来吹嘘苏联“已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时，怎么也掩饰不住一种洋洋自得的情绪。地中海呀地中海！早在十八世纪，老沙皇叶卡捷林娜二世就梦想着你。老沙皇的孝子贤孙们，一想到俄国曾经被“关在黑海这个瓶子里”就免不了了一阵心酸。“地中海是国际的海，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对它拥有特权。”美国舰队来得，我苏联舰队就来不得吗？机会均等嘛！好了，先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新沙皇打着“使地中海变成和平与友好合作之海”，“要加强整个地中海的安全”的旗号，一九六四年首次派遣黑海舰队钻进了地中海。一九六七年夏天，趁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机会，为了“保护阿拉伯世界爱好和平的兄弟人民”，又派了大批军舰驶入地中海，在那里设立了常驻特遣舰队，并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攫取了海空军基地，建立了军事基地网。对此，苏修的军事头目好不得意：“我们一世纪之久的梦想，现在已经成了事实”。不但在地中海，在红海、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苏联舰队都能自由地游弋。“苏联海军已成为一支威严的力量。它无愧地代表国家行驶在世界各大洋。”老沙皇的子孙现在可以“无愧地”告慰先人的亡灵了！

既然把中东人民的命运作为自己与美帝争霸的赌注，苏修怎么会希望阿拉伯人民斗争胜利、中东问题彻底解决呢？那样，赌注不是没有了吗！所以，六·五战争以后，它伙同美帝，竭力在中东制造并保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一再策划“中东的慕尼黑”阴谋。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它一面伙同美以反动派用武力镇压巴勒斯坦游击队，一面恶毒攻击坚持反击美以侵略、解放被占领土的阿拉伯各国人民。苏修《真理报》公开诬蔑巴勒斯坦游击队是“极端分子”，攻击他们进行的武装斗争是“轻举妄动”，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越轨行动”，“在客观上损害了阿拉伯人民的事业”。这种对阿拉伯人民的仇视和咒骂在小说《秘密活

动》中不是也反映出来了吗？小说不住地攻击那些“极端分子”，“特别是巴勒斯坦人”，说他们的行动会被“反阿拉伯行动的人”所“利用”。为什么呢？因为据说“任何反以色列战争对阿拉伯人都是危险的。以色列的背后站着美国”。“美苏在危机中对立将意味着世界核战争”。意思很清楚，为了苏联和美国的勾结和利益，阿拉伯人民应该放弃斗争。这个镇压阿拉伯人民革命斗争的刽子手的嘴脸，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然而，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违背两霸的意愿，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苏修事先得知战争将要爆发的消息，它一面把这一情报透露给美帝和以色列，一面慌忙撤走它在埃及的军事顾问及其家属。战争爆发初期，它反对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战争，警告阿拉伯国家要对战争的后果负责。当阿拉伯国家在战争中明显地占优势后，苏修又见风使舵，转而表示“支持”。同时，它以索取现款为代价，向阿拉伯国家大量出售武器，并乘机迅速大量增加它在地中海的舰只，力图使这场战争的发展有利于自己与美帝的争夺。在中东“就地停火”之后，它一再企图直接出兵中东，与美帝展开了一场剑拔弩张、争当世界宪兵的丑剧。当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以石油为武器对美帝进行石油禁运时，它一面作出“支持”的姿态，一面自己却不停地向美国供应大量石油。并把从阿拉伯国家低价换来的石油高价转手倒卖给西方国家，从中大发横财。为了同美帝作交易，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没有停止向以色列输送苏联犹太人移民。一九七三年一年之内就输送了三万多人，在十月战争期间更是加紧输送，从而在人力和军事上加强了以色列的实力，再次暴露了它对阿拉伯人民假支持真出卖的叛徒嘴脸。

总之，在中东，苏修和美帝国主义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它们象两只饿狼一样互相争夺着，而且，为了更激烈的争夺，又不时

地互相勾结，出卖阿拉伯人民的利益。但是，它们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它们的争夺，遍及全球。它们争夺到那里，那里就出现动乱。它们这种又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是中东不安宁的根源，也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苏修和美帝这两个超级大国是一丘之貉，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更狡猾阴险，更有欺骗性，在欺负人方面尤为恶劣。《秘密活动》之类小说是在揭露美帝吗？假的。这种“揭露”完全是假揭露，主要目的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真面目，欺骗中东人民。当我们听到新沙皇把自己说成是中东人民的“朋友”的吹嘘时，便不禁想起鲁迅的一句话：“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华盖集·夏三虫》）。

“苏联的潜力是无限的”。新沙皇多么踌躇满志啊！然而想当年老沙皇同一些老牌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时，不也是同样地张牙舞爪、不可一世么？可是，十月革命一阵风暴，它就顷刻瓦解，烟消云散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今天的苏修，野心很大，但已经是内外交困，一天天烂下去了。阿拉伯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日益高涨，社会帝国主义面目暴露得更充分，它正在昏头昏脑地沿着老沙皇的旧路奔突。不要太久，新沙皇就会在博物馆中老沙皇的旁边找到自己的归宿的！

# 秘密活动

(苏修中篇小说·节译)

作者 伊·别里亚耶夫

连载于苏修《旗》杂志 1971 年第 9、10、11 期

## 特拉维夫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特拉维夫的“利达”机场上一派通常的繁忙景象。一架机身两侧漆着希伯莱文花体字的大型“波音 707”正在准备起飞远航。飞机周围挤集着加油车，技术人员们在忙忙碌碌。随航工程师已经得到通知：飞机将按时间表准时起飞。

“请注意！请注意！搭乘‘埃里·阿尔’公司特拉维夫——伦敦——纽约航线的乘客们，请走向检票处，准备上飞机！”

一个悦耳的声音用希伯莱语和英语宣布开始上飞机，接着又沉默了。稍稍静下来了了的机场上又充满了不太响亮的、均匀的马达吼声。

一切都象平时一样！至少在外表上。看起来，没有任何东西预报着任何意外事件。虽然近东的局势在急剧地白热化，但很少有人在那一天想到和阿拉伯人开战的可能性：战争看来是不必要的和危险的。真相只有为数不多的以色列人知道。

一切都象平时一样！至少在外表上。一辆不吸引任何人注意的黑色小汽车向机场驶来。汽车里走出了三个男人，手里只

拿着旅行用的小箱子，皮包，一叠报纸。

男人之一，年约四十五岁，方方的脑壳，双颊深陷，有一张几乎是斯拉夫人的脸，迅速地走进了候机室。通常仔细检查证件的警察毫不阻挡地让他走了进去。另外两个人在卖票处耽搁了几分钟——这儿已经停止卖票了。

突然出现了公司的负责人，他闪电式地把一切都办妥了。他亲自签了票，给了迟到的人三张红色的上机卡。神秘的绅士们是头等舱的仅有的乘客。

“请注意！请注意！‘埃里·阿尔’公司，特拉维夫——伦敦——纽约航线。请从二号入口处上飞机！”

一切都象平时一样！至少在外表上。仿佛受到魔杖的吸引似的，一群乘客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向着一道门走去，门上有一只蓝灯照耀着一个很大的“2”字。

三个迟到的人站到了长长的队伍的末尾，耐心地等待轮到自已。他们同样不慌不忙地在头等舱里分别坐定。方脑壳的人坐在前面，他随便地把自己的皮包丢到旁边的空位子上，立即开始看报。

他用眼睛扫视了一下伦敦《卫报》的社论：“大炮还没有开始在近东射击……还有一些钟头来给外交界挽救近东免于战争”，——他冷笑了一下，翻了过去。

他的两个旅伴坐在后面的软椅上。走进舱里来的机长彬彬有礼地询问道：

“一切都好吗，绅士们？”

对他的回答只是短暂的微笑，但机长满意地离去了——一切都再好也没有了。可以开动机器了。

“埃里·阿尔”公司的“波音707”开始滑向起飞线，几分钟后冲上了天空，迅速地上升。下面的地中海铺开自己碧绿的地

毯，在早晨的阳光下闪现出彩虹的所有色彩。近东，在那些日子里各种政治激情为之沸腾的近东，留在后面了。但是……

现在该介绍一下神秘的乘客们了，为了他们的方便，“埃里·阿尔”公司竟不惜取消了所有已经售出的五月三十日班机的头等座位，从而使自己与许多重要的顾客发生冲突。在当前这个情况下，公司不能有别的做法：在从特拉维夫飞往纽约的“波音”的软椅上坐着的是以色列情报机关的头子依阿科夫将军和伴随他的工作人员。实际上，这个在以色列如此普通的名字只不过是化名。

依阿科夫将军现在快五十岁了。他出生在季本比尤尔根。依阿科夫的父亲——一位富商——用纯粹复国主义的精神教育自己的儿子，但给他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在他中学毕业后把他送到闻名于整个西欧的巴黎综合技术学校。

从外表上看依阿科夫是个典型的阿什凯那齐<sup>①</sup>，东欧人。尽管上了年纪，将军的锻炼得很好的身体还保持着几乎是少年一样的匀称。他手脚上的肌肉可以使最好的运动员感到羡慕。

依阿科夫的头开始秃顶。他从来不戴帽子，从来不穿西装。以色列情报机关的头子总是穿着几乎成为制服的一套衣服——灰色的裤子和白色的翻领衬衫。不戴任何领带！将军和妻子、孩子们一起住在特拉维夫。

他于一九四九年一到以色列，就加入了“莫萨德”，就是他现在领导的这个秘密机关。他长时期担任依赛尔·哈列尔的副手，后者于一九六三年由于同那时的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发生冲突而离职。

……“莫萨德”的头子所乘的飞机接近了欧洲边界。将军躺

---

① 原注：阿什凯那齐是指从欧洲迁入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组成以色列政治和军事的特权阶层，占据国家和各政党中的最重要的岗位。

在沙发背上，好象在打盹。但实际上他根本顾不上睡觉。近几天发生的事件象电影镜头一样在他的脑海里闪过。

在将军的办公室里，政治家们和情报员们无休止地开着会，在他的桌子上不断出现来自军队的新情报。无数的电话铃不停地响。人们向依阿科夫将军报告着种种惊人的变化和新闻。

摩西·达扬刚不久在军队中重新出现。这个被以色列军人称为“孤独的狼”的独眼将军几年前退了伍，现在又到南方的埃及边境上去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埃及坦克开始向西奈进军。对许多不懂军事的人来说，这几乎就意味着是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的战争。但是应当知道他们没有水！依阿科夫象任何一个那怕曾一次到过内格夫沙漠的人一样，十分清楚地知道水的价值。当周围是一片沙漠时，士兵就老是想喝水。他顾不上打仗！而且坦克没有水也开不远。

将军回想起，英国人在一九一六年是怎样在西奈进攻土耳其人的。近东战线的英国军队司令梅乐排了一条“骆驼”水管从塞得港直到阿利-阿里什。水从特制的木头水管流进西奈沙漠的深处。只是在这以后，英国将军才冒险下令进攻。

埃及将军穆尔塔吉，西奈部队的司令，现在没有这样的水管。难道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足以说明埃及人根本不打算进行反以战争吗？可是出现坦克的事实毕竟可以巧妙地加以利用，来反对埃及人和所有的阿拉伯人。让全世界去认为，埃及人几乎明天就要打了！难怪美国和以色列报纸顽强地反复肯定，纳赛尔想要消灭以色列，对这一点，相信的人可多了。对特拉维夫来说，一切都进行得非常之好。

将军非常了解以色列军队所做的一切。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以色列空军对大马士革的空袭是一种火力侦察。在空袭前

夕，以色列曾暗自揣测：世界舆论对这种“防御性的远征”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现在，当埃及坦克在西奈出现之后，可以采取更有力一些的行动了。

将军通常是参与以色列政治中的一切机密的。关于可能就开放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航行问题进行谈判的一阵喧闹声，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引开人们注意力的策略。伦敦的《卫报》关于什么外交界的胡言乱语连一个破铜板也不值，但是天真的世界越是相信这一类谈判的可能性，就越是好。对阿拉伯人及其朋友们来说就越是糟。

确实，想出某种强有力的行动，比起实施它来要容易得多。政府里不是所有的部长都有足够的勇气。需要迫使他们服从。

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在华盛顿实际上到底听到了什么？一旦近东这次目前还是“冷的”危机变成了“热的”，美国将同谁站在一起？对以色列军人来说，这是问题中的问题。谁能够对此作出回答呢？

将军按铃叫服务员。一个穿制服的年轻姑娘立即出现了。

“是，先生？”

“请来一杯苏打水！”

“也许要威士忌吧，先生？”女服务员又问了一遍。

“不，只要苏打水！”

一杯苏打水放在将军面前，他一饮而尽，喘了一口气，重又陷入了沉思。

现在在依阿科夫的记忆中复活了许多已成为历史的事件。不是古老的历史，而是比较近的。要知道以色列国还不到二十岁。

.....

一九五四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在聚集在开罗“卡斯尔-恩-尼

罗”电影院门前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青年人。他四面环顾，好象害怕什么东西，畏怯地走近售票处购票。立在他后面的一个青年大学生穆斯塔法·赛义德发现这个陌生人的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冒出一缕细细的烟。混杂在人群中的一个埃及秘密警察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同穆斯塔法·赛义德一起捉住了这个年轻人，推进了停在附近的一辆警车，把他送到了最近的一处警察分局。

在那里对被捕者进行了审问，然后转给了反间谍机关。被捕者的身份很快就弄清楚了。这是纳丹逊，年轻的埃及犹太人。他几乎没有抗拒，就承认了想在电影院内爆破一颗土制炸弹。使进行审讯的军官感到不解的是这样一点情况：怎么能够相信，以色列的间谍（纳丹逊承认自己是以色列间谍）不仅在电影院和邮电局里，而且也在美国 and 英国大使馆的图书馆里制造爆炸事件呢？（被捕者也招供了这一点）然而这个军官的疑虑不久就得到了澄清……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九日（这个日子依阿科夫记得象自己的生日一样清楚），本-古里安退休了。他的决定是如此出人意外，使得不仅是以色列的新闻界，而且还有以色列许多老练的政治家都感到莫名其妙。所有的人都在无数的猜测之中迷失方向，不知道这只老狐狸想出了什么点子。因为当时并没有任何东西威胁着这位以色列政府的首脑。他头顶上的政治天空看起来是十分晴朗的。

本-古里安向自己最亲近的助手们宣布，他决定在自己的斯德·鲍凯尔的庄园里隐居，“在那里向自己的脑电池重新充电”。自然，这种解释立即在报上传开了（离职的总理正是希望这样），但它不能说明任何东西，不能使任何人满意。本-古里安的自动“流放”，在长时间内一直是以色列最困难、最使人伤脑筋

的谜之一。军人和非军人都在这个谜上伤过脑筋，但依阿科夫将军对此是有所理解，并且猜到了很多的！

当依阿科夫得知（还在报上正式公布之前），平哈斯·拉旺成了国防部长，而摩西·达扬成了总参谋长时，许多事情对他来说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暂时取代了本-古里安的摩西·夏里特将会遇到严重的困难。特别是他的同阿拉伯人谈判的方针！这类谈判会意味着不断扩大以色列领土的计划破产！

平哈斯·拉旺是个纯粹文职的、职业的政治家，极好的雄辩家。但是，为了要能及时地和准确无误地按照那些决定以色列军事政策的人的要求去按动军事政策的秘密弹簧，光凭上面这些是完全不够的。尽管所有的以色列报纸围绕这个新国防部长的名字作出了种种最出人意料预测，强调他将妨碍夏里特实行其和平路线，这也无济于事。需要做出的是某种十分重大的事，能决定今后许多年内的以色列的地位的事。这事将由达扬来领导。

在那个时候，这个人的名字还不象现在一九六七年五月那么响亮。但是他已经被称为本-古里安的代理人。是什么东西使他成为总理所需要的人呢？

.....

达扬蔑视外交和外交家，认为在近东一切将由轰炸机来决定。也许，还有组织得好的情报工作。将军否定同阿拉伯人的任何谈判，特别是在一九五三年，当暂时代替本-古里安当了总理的夏里特开始谈起了谈判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开罗的情况变了。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年轻的军官们执掌了政权。革命指挥委员会里的、后来还有政府里的领导岗位被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所占据。

哎！依阿科夫甚至皱起了眉头。那时开罗的事变给他带来

了多少麻烦啊！他的机关为了弄清楚纳吉布将军是何许人而跑断了腿。这位将军坐着吉普车在开罗兜来兜去，埃及人给予他真正是国王般的荣誉。许多已经退伍的以色列军官清楚地记得他。纳吉布将军在巴勒斯坦打过仗，这位把所有其他的政变领导人都排挤开了（报上当时这样写）的埃及革命英雄，不倾向于重复旧的错误。

依·哈列尔去找艾利·科恩。科恩一度曾是“哈加内”（地下军）的军官，阿拉伯语说得极好，他是从也门来到以色列的。在巴勒斯坦战争期间，科恩同埃及人作战过。一九五二年，他已经成了个大学里的学生。科恩住在耶路撒冷一座七层楼房里的一个小房间里。

“您对纳吉布将军是怎么看的？”哈列尔问他。

作为回答，科恩劝他把注意力放到年轻的中校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身上。

“这才是首先应当观察的人，”他很有把握地说。“我十分记得他。我们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碰见过。纳赛尔，而不是任何别人，将成为埃及的领袖。”

科恩曾于一九四八年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少校谈判撤离巴勒斯坦前线的双方部队——埃及的和以色列的。在罗多斯停火签署以后，两人都各自回家。

夏里特觉得，可以利用科恩来开始同这位埃及新领袖的直接谈判，即使是非正式的也好。因为纳赛尔邀请过科恩到开罗去，不过是以“私人”身份。

依·哈列尔特别是本-古里安坚决地宣布：决不进行任何私人谈判。如果要谈判，那只能是“直接的”，在政府之间进行。但是这种谈判恰恰正是以色列的首领们不想要的。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

依阿科夫想起，在一九五三年，使以色列的统治者们不安的完全是另外的问题。

纳赛尔和他的政变战友们考虑得很简单：如果埃及想要确实自由，就应该把英国兵从国内赶出去。在那时对埃及人来说，要英国兵离开还好象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虽然英国在开罗的大使已经不能够变换政府。只要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进入苏伊士运河区，他们祖国独立的幻象就立刻完全消失了。到处是戴着各色贝雷帽的“汤姆”们在跑来跑去。英国的上校们仍象过去一样支配着埃及最重要的地区。

在政变前不久，埃及空军情报机关的首脑访问了美国驻开罗大使馆的空军武官爱文斯。他夜里来到爱文斯家里，要求立刻把他叫醒，准备亲自通知他关于埃及军队即将起事的消息。

“自由军官”们采取这个初看起来如此突然的步骤只有一个目的——企图把美国同英国对立起来。至少是在尼罗河畔。那时候，在一九五二年，这种对立能产生很多好处：一个帝国主义豺狼将制止另一个！如果一切都按照那些准备夺取政权的大尉们、少校们和中校们的估计实现，那么苏伊士运河区的英国军队将被中立化，政变将不会受到帝国主义干涉的威胁。正是抱着这个想法，那时还默默无闻的中校在那个值得纪念的七月之夜前往美国驻开罗的大使馆。

美国驻埃及大使约·凯弗利关切地为被推翻的法鲁克送行，后者即将乘坐自己的游艇“马赫鲁萨”号从亚力山大港前往直意大利。在码头上等待国王离开的时候，这一位大使同纳吉布将军谈着话：他在向尼罗河两岸建立的新政权拍肩膀。美国毫不含糊地强调，它同已发生的政变有利害关系。照凯弗利看来，现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同开罗的英国人谈话了，虽然后者仍企

图以主人的身份行事……

依阿科夫将军再三地开动记忆力。他到现在还觉得，在埃及起初是一切顺利。既然美国人欢迎已成事实的政变，那么以色列是不会因此吃亏的。何况被推翻的法鲁克本来是反对同特拉维夫调整关系的。

可是纳赛尔中校开始同英国人谈判关于撤出苏伊士运河区的事。这时候就感到必须认真对待了。一旦埃及人成功，英国缓冲区（对以色列来说运河一直是一个缓冲区）就要永远消失了。而且英国人在近东地位的削弱——随着苏伊士运河区基地的丧失，这是不可避免的——将会使太多的事情变得糟糕！

本-古里安暴跳如雷。纳赛尔的人多么巧妙地玩弄了轻信美国人！现在，对埃及中校夜访爱文斯一事完全有了另一种看法。起义的埃及军官们高明地实行了自己的策略行动——把美国人同英国人对立起来。而后者在一九五二年七月有近十万名士兵驻在苏伊士运河区，终于不敢出来公开干涉。在盟国之间对近东问题没有一致态度的条件下，干涉看来是冒险的。在美国和英国大使馆之间进行着不断的磋商。

.....

在纳赛尔中校的威信在开罗开始迅速增长之后，华盛顿很快就开始表现出对尼罗河两岸发生的事情越来越感兴趣。艾森豪威尔总统、国务卿杜勒斯、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亨利·巴路德开始越来越好意地谈到开罗的新政权和美国的依靠阿拉伯人的政策。

本-古里安在读到这类消息时，已经接近于绝望了。根据他的直接指示，以色列间谍机关——依阿科夫将军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开始准备那一次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在开罗开始的行动。行动的目的是要使埃及和美国的的关系复杂化，破坏开罗

和伦敦关于撤出苏伊士运河区英国军队的协定签订。

“莫萨德”的头子那时候是别尼亚明·吉布利上校。在特拉维夫有许多人对他的姓生气。他违反时俗，不把自己的姓改成圣经上的姓。上校不无自满地强调出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出身：他的家庭出生在英国。上校的这个弱点得到了原谅，因为他是个搞阴谋花招的行家。正是在他的头脑里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点子：采取一些破坏活动来反对在开罗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如果这些行动成功了，就可以把一切都推给……埃及人，更确切些说，都推给埃及的左派分子，他们——特拉维夫很清楚这一点——对掌握了政权的年轻军官们是抱有戒心的。

本-古里安喜欢吉布利的这个想法。作为“莫萨德”的最高指挥者，他同意把它付诸实施。

……达尔小组（注：在开罗的一组以色列间谍）奉命开始搞爆炸，隐居在斯德·鲍凯尔的本-古里安迫切地等待这些爆炸声。原来，他所说的“向脑电池重新充电”就是这个东西。如果在开罗的行动成功了，前总理在美、英、法国的最大报纸和通讯社中的有影响的朋友们就会设法做到立即支持特拉维夫报纸散布出来的无稽之谈：在开罗的美国和英国公民们的生命遭到危险。难道这还不是进行干涉的借口，或者至少是重新研究对两年前取得政权的青年军官们的态度的借口吗！

这个行动的密码称呼是“怠工”。根据保尔·弗朗克（注：达尔小组的头子）的信号，一会儿在开罗，一会儿在亚力山大港，炸弹开始爆炸。美国新闻中心和英国图书馆的建筑物烧起来了。一颗小炸弹在一个在埃及工作的美国公民的信箱里爆炸。最后，准备在“卡斯尔-恩-尼罗”电影院制造爆炸事件：这里面在晚场时总是有许多人。保尔·弗朗克估计，在这家电影院里发生爆炸案之后，开罗一定会出现真正的慌乱。他对奥马尔·埃芬

季<sup>①</sup>的性格知道得太清楚了。但是倒霉得很，纳丹逊被捕了。就是在他的后面裤袋里，一颗土制小炸弹冒出烟来。

纳丹逊谈出了所采取的行动的实质。其余的由他的被捕的朋友们作了补充……

……………

依阿科夫现在想起了这件事，仅仅是因为现在又象十三年前一样，他重新要同埃及人打交道了。他们是否会知道他现在的使命呢？

不，依阿科夫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他还是稍稍有点感到不自在。随着达尔小组的失败，在以色列掀起了多大的风波啊！埃及报纸立即报道了纳丹逊和他的朋友们被捕之事。以色列报刊则相反，不急于对这件大新闻作出反应。只是到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在一家用希伯莱文出版的地方小报上才出现了如下的一条电讯：

“据大马士革电台报道，在埃及逮捕了六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被埃及警察控告为企图使埃英谈判复杂化。被捕者被揭发犯有烧毁开罗的美国新闻中心和亚力山大港的英国图书馆的建筑物的罪行。”

在特拉维夫发生了一场真正的大风暴。“莫萨德”不是仅仅遭到了失败而已。它竟向以色列的强大朋友——美国和英国动起手来。部长们、政治家们、军人们提出了完全合乎逻辑的问题：是谁下令给达尔——弗朗克小组在开罗搞爆炸的？

当丑事开始时，许多人都认为这道命令是国防部长平哈斯·拉旺发出的。部长本人断然否认自己与这件事有关。而且所有要对以色列的情报工作负责的人，都尽力洗刷自己。

也许，命令不是国防部长下的，而是总参谋长达扬下的？正

---

<sup>①</sup> 原注：这是中等的埃及人的象征性称呼。

是在开罗抓住了以色列间谍并把这事公开宣布的那一天，这位将军神秘地到了美国进行“私人”访问，甚至旅费也自己掏腰包。达扬访问了五角大楼及其一些机构。五角大楼的领导人们惊讶地得知，在访问过他们的人中间有以色列总参谋长在内。最后知道达扬到过华盛顿的人是阿巴·埃班，当时的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达扬出现的原因和目的也对他保密。

“怠工”行动的可耻失败，使拉旺失掉了国防部长职位。别尼亚明·吉布利被派往伦敦去当武官。摩西·夏里特在政治上消失了。同开罗谈判的希望也同他一起被埋葬。可是本-古里安却从斯德·鲍凯尔凯旋地回到了特拉维夫。他重新“被召唤”来领导政府。

开始了连续不断的调查。拉旺特别坚持这样做。他说，他劝，他叫喊：他是一次不光彩阴谋的牺牲品……本-古里安的阴谋的牺牲品。起先人们对他的话不相信。当然罗！他在破坏总理的威信！然而，在调查过程中逐步揭发出来的事实慢慢地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大的注意。特别是专门的政府委员会确定，“莫萨德”和国防部的几个军官以前提供的证词是假的。最后，真正轰动的新闻是，在开罗搞爆炸的命令下面拉旺的签字是伪造的，而伪造又是根据本-古里安的命令做的。这样大胆的政治欺骗甚至在以色列也经受不起。总理再也不能领导政府。拉旺事件使本-古里安的前程完蛋。他的位子被埃什科尔占据。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英一埃关于撤出苏伊士运河区的协议终于草签。以色列破坏这个协议的努力没有结果。也在那个时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开始加强同阿拉伯各国改善关系的政策。而在那些日子里曾多次去斯德·鲍凯尔同本-古里安会晤的达扬，则开始实行所谓“答复行动”计划来对付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袭击。

埃及边境上的局势迅速恶化……

在依阿科夫的座椅上面亮起了灯光字牌：“扣上皮带，停止吸烟！”飞机开始降落了。

在伦敦机场上依阿科夫将军和他的随从们进入了贵宾室。随从之一迅速拨了一个电话号码。在电话线的另一端，以色列驻英武官助理走近电话机。

“是你吗，阿里克？”打电话的人问。

“是的，首长。”

“我们不到你处来了。我们立即到纽约去。肖洛姆！”

飞机停在伦敦机场大约一个或一个半钟头。接着又宣布上飞机。乘客们坐上了自己的位子。前面的航程是飞越大西洋。

“波音”的发动机有节奏地吼叫着。舷窗外面照耀着和平的五月的太阳。小型扩音机传出来的轻音乐逗人沉思。依阿科夫重新回到了被打断了的思路上去，想起他的这种不平静的工作中所碰到的一切。

为“莫萨德”工作的有居住在阿拉伯各国的男人和女人。在被派往那儿去之前他们都住在以色列。“莫萨德”的所有间谍都能流利地说阿拉伯语。这是他们的一个大优点：他们了解敌人的思想方法，他们能够象埃及人或叙利亚人一样考虑问题，他们在外表上同他们毫无区别。

……在慕尼黑，“莫萨德”设有一个在西欧最好的行动中心。盖伦将军帮助了这个行动中心的建立。它的出现也受到前联邦总理阿登纳的祝福。

慕尼黑，慕尼黑！……和慕尼黑有关的事可真多啊！在盖伦机关的庇护下，以色列的间谍就从巴伐利亚转往近东。当年，艾利·科恩也是取道慕尼黑。在想起这个间谍时，依阿科夫将军差点儿流出了眼泪。

还在“拉旺事件”时，艾利·科恩就被埃及人逮捕了。那时他终于逃脱了不愉快的事。他在埃及秘密警察看来是个太小的人物，不值得把他关在牢里。艾利·科恩只是被控参加了亚力山大港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下组织。至于他也参加了达尔小组，幸运地未被发现。

艾利·科恩在埃及一直住到一九五六年十月以色列进攻埃及。那时候他明白了，必须尽快离开尼罗河畔。

西奈和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行动刚结束，科恩就收拾自己的东西溜到了西欧，一九五七年初出现在以色列。看来，目的好象已经达到——“乐土”向自己的儿子敞开了母亲般的怀抱。

对“莫萨德”来说，艾利·科恩是个真正难得的东西。他精通阿拉伯语，英语、法语甚至西班牙语都说得不坏。但是，适合做情报员的职业是一会事，愿不愿意做则完全是另一会事。艾利·科恩显然不愿同“莫萨德”有联系。他甚至把这一点大声说了出来，当有人偶然向他暗示他在间谍活动方面可有光辉前景的时候。“莫萨德”有时觉得，对艾利·科恩可能已经没有希望了。于是根据依阿科夫将军的建议开始用强迫手段逼他进情报机关。采取的是一种惯用的手法：艾利·科恩怎么也找不到工作。他或者遭到拒绝，或者只肯出他极低的工资。当他在长期寻找之后终于在国防部只当上了一名翻译的时候，一个早在埃及就认识他的军官把他“找到了”。

依阿科夫将军认真地注意着科恩的每一步行动。他不急于向他建议进情报机关工作。他深信，应当巧妙地引导科恩自己作出对他说来如此冒险的决定。

艾利·科恩很快就离开了国防部，因为那儿工资少，而以色列的生活从来就是不便宜的。这完全使“莫萨德”感到满意。一九五八年初，科恩开始在以色列工会联合会工作。一年后他结

婚了。结婚后有人向他建议一个新的工作，答应付给他比工会里多得多的工资。

艾利·科恩对家里说，他开始在一家大的商业公司工作，由于生意上的需要他将经常地和长期地到国外去。同这个职务相联系，他热心地研究阿拉伯语，并且……开始蓄胡子。实际上，邀请他去工作的“公司”在任何一本商业参考手册里都没有名字。它的名字是“莫萨德”！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使艾利·科恩习惯于这样一个思想：他将到大马士革去。他的指导者，以“德尔维什”这个名字闻名的人说，他在那儿将很容易地自称自己是一个从国外回国的叙利亚人。科恩“回国”的出发地，选中了阿根廷。

依阿科夫喜欢这个拉丁美洲的国家。主要是因为，那儿住着五十万阿拉伯人，“莫萨德”的间谍在那儿容易进入角色！

一九六〇年底，科恩出现在“利达”机场……

## 大 马 士 革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二日傍晚，他（科恩）向特拉维夫发了第一个短电报。一共只有两个数字，两个8。它们意味着：找到了住所，我开始工作。

……………

“莫萨德”的人在大马士革收集关于军队中军官调动，政府机关中事务情况的有趣材料。特拉维夫在这些情报的帮助下得出关于叙利亚政治中可能的变动的结论。

科恩-塔阿别（注：塔阿别是科恩在大马士革用的叙利亚人化名）竭力在工作中遵循从领导那儿得来的指示。他的记忆力很好，从来不做任何笔记。他在阿布·鲁曼街上的住宅不受到

怀疑 只是偶尔才极其谨慎地发出用密写墨水写成的详细的信……

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尽管这并不经常发生，科恩-塔阿别现在常常考虑自己的工作。叙利亚人的轻信和轻松态度使他吃惊。他们随随便便地把他们所知道的有关国内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而且，大马士革的生活也与特拉维夫的说法相反，完全没有服从于军事准备。叙利亚的军队在政治舞台上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但远不是每个叙利亚将军都在号召同以色列作战。

科恩-塔阿别越来越想知道他的使命的主要目的。难道把他派到大马士革仅仅只是为了替特拉维夫捞到一些尽管有趣和有用，但总的说来是浮在表面的事实？

科恩-塔阿别的怀疑是合理的。“德尔维什”暂时还没有向他透露事情的实质。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科恩-塔阿别象往常一样借口在欧洲的“商业事务”，飞往以色列。

同四年前一样，在“莫萨德”的同一座房子里，同一个房间里，科恩重新见到了依阿科夫将军。这一次他的话比较多，而且比较亲切。

“我们很满意您的工作，科恩。对‘莫萨德’来说，象您这样的间谍是一种宝贵的收获。现在终于到了把要您帮助我们实现的意图告诉您的时候了。我们对大马士革的政治上频繁更迭感到厌烦。那里老是不不断地出现新的‘强有力’的人物。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骄傲脾气。您做得很对，把齐亚德·阿里-哈利利将军的一切报告给我们。据我们的材料，他现在正在巴黎同巴勒斯坦人建立接触。至于您，科恩，您应当准备向叙利亚的军人和安全机关提供材料，这些材料将使叙利亚政府相信，以色列军队将侵入叙利亚。请找到一个能把这个‘机密情报’送到必要的地

方去的人。您的‘情报’必须一定起到作用。那时我们就会迫使大马士革接受我们的条件。也许，甚至还有开罗。我十分信托您。祝您成功！”

将军走掉了。科恩-塔阿别一个人留下来，思想上很不愉快。从依阿科夫的话里他明白了，军人们和“莫萨德”在向新的以色列和阿拉伯战争下赌注。叙利亚现在成了特别的目标。在同阿联的边境上照常平静。要把阿联拖入直接的冲突是不可能的。特拉维夫的人知道，纳赛尔总统顽强地说服定期叙会的阿拉伯各国首脑，同以色列的战争不在议事日程上。阿拉伯人的对手是过分强大和阴险的敌人，其背后还有美国。同时，华盛顿依靠着极端的阿拉伯反动派。进行着双重的赌博，这种赌博给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带来双重的利息。约翰逊总统能够指靠越南的“鸽派”和近东的“鹰派”的支持。纳赛尔总统和阿拉伯各国的其他进步活动家则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在西方的可靠支持下以色列完全能够把他们搞掉。而且对自己没有大风险。

依阿科夫将军预先就为全世界可能会由于新的反阿拉伯行动而产生的喧闹声感到不安。但是人们安慰他说，这一次西方的反响将与一九五六年的完全不同。那时候，安东尼·艾登和居伊·摩勒以为，艾森豪威尔会无条件支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各国的社会舆论可以置之不理。至于苏联，这些老练的政治家相信，在近东还没有起到能迫使人们重视的作用。正是这些错误估计使英国和法国得到了悲惨的结局。全世界都站到了阿拉伯人一边。

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常大会上，美国投票反对以色列。英国和法国陷入孤立。以色列最后不得不耻辱地从西奈半岛撤走。本-古里安只能满足于这样一点：在埃及领土上出现了联合国部队。

那些现在正在准备新的反阿拉伯行动的人，决定利用阿拉伯政治家们，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的错误。

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过分轻率地谈论，由于以色列曾经是十字军的骑士，应当被赶下海去。大量地摘引他们的言论当然能改变对阿拉伯人的态度。亲阿拉伯的感情将被消除。

纳赛尔总统一直很明白，消灭以色列国家的口号是有害的，只对帝国主义者和复国主义者有利。尽管如此，在阿拉伯国家内有一些政治家——极端分子，他们歪曲地利用这个最有害的口号为自己的自私目的服务。如果纳赛尔总统陷入困境或者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一定会非常高兴。何况纳赛尔还被加上了这样沉重的罪名——同苏联勾结。

华盛顿一直害怕苏联的威信在近东增长。一九五六年，苏联首次用全部声音宣布支持阿拉伯人，西方强国突然发现了苏联就在旁边。在过去，英国和法国曾不止一次成功地把俄国关进黑海这个瓶子里，而把瓶塞——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的一个巨大成功是克里米亚战争。而现在，趁时间还不晚，应当试试看即使不把俄国人完全赶出近东，也应把他们重新限制在黑海范围之内。如果纳赛尔总统倒台，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将容易得多。而如果在以一叙边境上发生某种预见不到的事，他是可能“摔下来”的。

实际上，正是为了挑起这种事件，本-古里安才批准把科恩派到大马士革去。

“他的任务等以后再向他明确，看事情的进展情况，”总理对依阿科夫说。“不应当匆忙。‘拉旺事件’对我们已经够了”。

本-古里安不想要骚乱人心的爆炸和射击，象一九五四年在开罗发生的那样。吉布利的使阿拉伯人同英美冲突的诱人发明也不得不放弃。于是就产生了新的妙计，安排使叙利亚和埃

及同以色列发生冲突。只有“莫萨德”的首脑们知道这个预定的新行动。一切都应当完全突然地压到阿拉伯人的头上。

大马士革并不排除在同以色列交界处，特别是在戈兰高地局势尖锐化的可能。军人们了解到，最近在那里出现了以色列部队，这些部队通常是驻在同阿联或约旦的交界处的。叙利亚军队情报机关的观察材料汇集到阿布·鲁曼街上的总参谋部，总参谋部注意到，以色列空军的飞机有规律地“由于错误”而飞进叙利亚领空。据专门机构报告，其中有一些侦察机。把这事提交给停战委员会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以色列继续进行“静悄悄的”挑衅。

叙利亚参谋部正确地估计到，以色列人可能派遣自己的间谍到叙利亚，在当地观察一切。这个人当然会拥有强大的发报机。但是国内情报机关在各个点上进行观察，包括在大马士革，没有取得结果。

军人们不是没有注意到科恩-塔阿别在大马士革的出现。然而他的商业活动没有引起任何怀疑。至于生活方式上的一些奇特之处则从科恩-塔阿别本人那里得到了完全合乎情理的解释。

比如说，他没有自己的小汽车，这是因为他不愿在自己的同行中显得突出，而大马士革的商人们目前还顾不上小汽车。

那些常到科恩-塔阿别家中去的人注意到，他几乎不和客人们一起喝酒，在最热闹的宴会结束时也毫无醉意。对这个意见科恩-塔阿别也平静地回答说，每个人都只喝他的灵魂所能容纳的分量，阿拉伯的好客精神并不要求必须互相模仿。

科恩-塔阿别没有大马士革家庭中常见的佣人。但这是因为他不愿有旁人和自己在一起。只有他的未来的妻子，如他自己所说，才能成为例外。

所有这些巧计在一定时期内使科恩有可能为特拉维夫进行

顺利的活动。但是选择发报时间是不容易的，所以科恩-塔阿别现在有时甚至在夜里进行联系。这就把他断送了。

叙利亚军事情报机关得到情报说，大马士革突然发现了一部奇怪的无线电发报机。实际上，暂时还只听到他的相当微弱的信号。它显然是用密码工作的。发射经常只向着一个方向。在大马士革没有一个西方情报员使用无线电联系。他们的大使馆合法地拥有这种联系手段，他们也满足于这一点。

这意味着，有一个以色列间谍在工作。如果微弱的无线电发射机的信号只向着一个方向，就是说，他是通过公开的电波接受任务的，用普通的收音机捕捉指示。这样的办法以色列人早就开始用了。在特拉维夫和某些阿拉伯国家首都之间的距离是很小的——总共几十公里。

动员了叙利亚反间谍机关。当叙利亚军队情报机关的首脑接到报告说，昨天夜里终于确定了，神秘的发报机的无线电信号来自阿布·鲁曼区，也就是说完全就在总参谋部本身的旁边，他是感到多么吃惊啊！间谍的狂妄震动了情报机关首脑。他亲自开始准备逮捕间谍。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做到人赃俱获。

叙利亚军事情报机关的技术人员耐心地在阿布·鲁曼区挨家挨户搜索。两个穿便服的小伙子走进每家住宅，询问电话机是否有损坏。在这同时大马士革电话局里专门把阿布·鲁曼区里的电话线卡断。“技术人员”爬到屋顶上，检查无线电和电视机天线的尺寸，外形和方位。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有专门设备的军用汽车也定期地出现在阿布·鲁曼区——每次都换上新号码：害怕吓跑那个要找的人。探向器常常碰上“阻碍”——各大使馆的发报机的无线电信号。它们在电波中的出现是常事。

只有私人住户的那些房子里的天线都是标准型号的，是从

同一家店里买来的。所以外部检查没有结果。但是科恩-塔阿别没有注意到，有时在半夜过后在阿布·鲁曼区有一辆白色的“梅塞德斯”在缓缓移动。在汽车的黑色玻璃后面坐着两个无线电技术员，细致地记下每一个出现在电波中的无线电信号。最后，要找的对象终于出现了——那个由科恩-塔阿别的袖珍发报机发往特拉维夫的微弱信号。技术人员记下了它的工作时间。科恩-塔阿别所住的那座房子被特别地看管起来。

当军事情报机关的首脑接到报告说，那些被白色的“梅塞德斯”上的磁带近来经常记录到的微弱电波来自科恩-塔阿别的住宅时，他又一次吃了一惊，——因为这位商人有着无可指责的好名声。不错，房主人曾说过，他一次也没有去过清真寺。但这还不能成为指控为间谍的理由。

凌晨，情报机关首长不再派出“梅塞德斯”去巡查，而是下令包围科恩-塔阿别的房子，派出一个武装小组去抓间谍。……

不久，在大马士革开始了科恩案件的审讯。军事法庭的场面通过电视转播，所以装在“莫萨德”的建筑物里的强有力的电视机能够收到。依阿科夫看到的景象使他十分沮丧。他的科恩，他的“劳伦斯”，完全出人意料地跪倒在地，向法官们请求饶恕。

不论是依阿科夫，还是“德尔维什”，始终也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的内幕。艾利·科恩在大马士革度过的几个月，成了他的新的考验。叙利亚人待他很好。至少，当他和与他的案件有牵连的人一起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他看上去外表不坏，身上穿着干净的衬衫和熨过的上装。只不过眼光充满了忧愁，以前的自信消失殆尽。

当艾利·科恩被关进监狱，审问开始较少进行之后，他有了许多时间来思考。艾利·科恩一次又一次想起自己的一生。他

的父母亲曾经住在叙利亚。但他现在甚至没有到哈列勃去过一次，他的父亲过去曾在那儿附近做生意。后来父亲迁到了亚力山大港，他的生意好多了，所有的孩子就都能读书。艾利被认为特别有希望。他在中学毕业后进了亚力山大大学，学习电子技术。直到一九五一年在亚力山大港出现了“达尔林格”（注：达尔小组的头子），艾利的命运才被完全打乱了。

“达尔林格”不断地说，从一九四四年起亚力山大港就存在一个青年复国主义组织。正是在那个时候，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小组“什坦尔恩”的成员艾利·祖里和艾利·哈基姆杀死了开罗的英国爵士莫因。目的只是为了使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数量得到增长。艾利·科恩那时多么为他们的“功勋”所感动啊！在他的眼里，他们是英雄！同英帝国主义斗争的英雄！

看来，正是这一点起了主要的作用，使艾利决定参加亚力山大港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亲身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后来，其他的复国主义活动家也着重在犹太人想对英国人进行报复的愿望上做文章。“达尔林格”建立了自己的埃及小组后，甚至没有试图要年轻的埃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去做任何有损于他们国家的事。相反，“达尔林格”强调，应当帮助埃及人把英国殖民者赶出去。

当“德尔维什”首次透露出自己属于以色列情报机关的时候，“莫萨德”在艾利·科恩的心目中是以色列人的无私保卫者。在它面前的任务是极端爱国主义的：获取一些想要消灭以色列国的人们的活动情报。

艾利后来在国外的整个活动，也是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但是艾利·科恩在亚力山大港和大马士革突然感到自己重新到了家里。他看到，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没有任何要打仗的思想，但也不是对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漠不关心。说实在的，对他

们的悲惨命运难道可以漠不关心吗？几乎有一百万不幸的人住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有的人住了十五年，有的人一生住在那儿，因为是在难民营里出生的。

艾利·科恩还懂得了一个真理：阿拉伯人是不可能被奴役、被屈辱、被放在永久恐惧之中的。他们有近一亿人。总会有一个时候，也许很快，他们就将给以色列以反击。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同阿拉伯人的和平关系才能使以色列得救，而不是战争。艾利·科恩知道特拉维夫在对待自己邻居方面的真正意图，有时候禁不住想告诉叙利亚人他们正在面临的危险。但是他不能这么做：他在为“莫萨德”服务。

最近一次与依阿科夫将军的谈话深深地触痛了艾利·科恩。在以色列没有一个人知道科恩。甚至“德尔维什”也故意被请到隔壁房间去“接电话”。

那时候艾利·科恩才最终明白了，他实质上将要使叙利亚，同时还有其他阿拉伯国家引上一个卑鄙挑衅的钩子，这个挑衅将以同以色列的战争作为结束。可能，战争将不会有，但他在大马士革的活动完全不排斥这样的结果。

大概，现在科恩已能够在自己身上找到勇气去向自己的同胞们揭穿以色列统治者的全部真相，这些统治者虚伪地反复强调，说什么阿拉伯人想消灭他们的房子。然而要揭露特拉维夫的政治家他恐怕未必能成功：即使把他从叙利亚的监狱里放了出来，特拉维夫政权将会宣布他是疯子。

艾利·科恩越来越经常地把阿拉伯国家中新的反以色列运动的开始同他自己从依阿科夫将军那儿接到的任务相对比。他不是没有根据地感到，这中间有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只要随便哪一个极端分子发表一次讲话，所有的美国、英国、法国报纸就会立即各显神通地描绘出“悬在以色列头上的阿拉伯危险”。

艾利·科恩现在十分清楚，阿拉伯人自己是怎样对待奇怪的极端主义言论的。他不止一次地问起过那些不久前同他在大马士革倾心交谈的人，他们对极端主义的言论有什么看法。他了解到，所有的人在有关难民问题上同巴勒斯坦人是一致的，——对每个叙利亚人来说难民们的命运早就成了流血不止的伤口。但尽管如此，在叙利亚没有人想同以色列或者任何其他他人打仗。叙利亚人一直把巴勒斯坦问题本身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命运分开，同那些把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变成一连串无休止的反对近东各国人民的罪行的英国人的问题分开。

但是美国和西欧的资产阶级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却把巴勒斯坦人的某些言论巧妙地当作几乎是新纳粹主义的表现介绍给自己的读者、观众和听众。这些读者、听众和观众不知道阿拉伯人的真正情绪，不知道纳赛尔总统的话，他说，不许任何人消灭以色列国家，因为它是由许多国家共同努力所建立的。埃及的领袖被毫无任何现实根据地看成为不可救药的反犹分子。

西方庞大的新闻界越来越强烈地攻击阿拉伯人。开罗和大马士革，阿尔及尔和巴格达为了保护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的民族利益而采取的任何一个步骤，都被评价为他们的侵略性和敌视以色列的表现。在西欧和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地看着近东。报道巴勒斯坦军队建立的电文被粗体字印在报纸的头条。事情看来象是这样：蓄意煽动反阿拉伯情绪的报刊言论成了一个大阴谋的组成部分，目的是要把旷日持久的以色列—阿拉伯决斗导向血腥的解决。

艾利·科恩现在感到自己正是这个阴谋的参加者。折磨着他的与其说是在宣判前的恐惧（虽然他也不知道军事法庭未必会对他开恩），不如说是对自己所作事情的后悔。他把自己的思想

写在致同胞的最后几封信里，但这些信没有使特拉维夫的任何人受到触动。依阿科夫感到可惜的是失去了一个得手的间谍，对于人他是毫不在乎的。

在特拉维夫看到了审讯科恩时的极不愉快的场面之后不久，将军把“德尔维什”叫去了。

“咱们是否该记起塞里姆了？”

“这是个光辉的想法，而且科恩给了我们这许多关于他的材料！”“德尔维什”高兴地说。“过几天我就提出一个具体的东西来。”

“德尔维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吩咐把塞里姆的档案拿来。在艾利·科恩在大马士革失败以后，叙利亚军队的青年少校塞里姆·哈图姆可能非常非常用得着。他的官儿不大，但是指挥一个特种伞兵营。他从不脱下在叙利亚流行的突击队制服，以此强调自己在叙利亚军队中的特殊地位。在朋友的圈子里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他一感觉到有什么反对他个人的东西在酝酿，他就立即发动反政府的叛乱。少校的如此易于激动的性格使特拉维夫决定加以利用。此外，依阿科夫和“德尔维什”还拥有对少校施加影响的其他手段。

在以色列住着塞里姆的弟弟——法利斯·哈图姆。两人都出身于住在叙利亚德鲁兹山区的富裕的德鲁兹族家庭。他们的父亲以极端的保守主义和不可遏止的好战精神闻名。他认为，塞里姆和法利斯应当成为叙利亚军队的军官。大儿子在这方面很有出息，现在正在挤入叙利亚军官集团的前列。

法利斯的做法不同。一九四七年他来到巴勒斯坦。他对阿拉伯人的情绪远不是友好的，所以加入了“哈加内”。后来他作为派往德鲁兹山区的以色列间谍有出色表现，回到以色列后开始指挥以军中的德鲁兹人部队。一九五〇年他接受了犹太教。

“德尔维什”合上档案，考虑用什么方法能更巧妙地利用整个这些情况。特拉维夫知道，塞里姆·哈图姆少校既对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不满，也对领导这支军队的人不满。他的这些情绪应当为以色列所用。“德尔维什”报告依阿科夫，在这件事上“近东美国之友协会”中的自己人将能帮忙，他们早就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

“德尔维什”的计划原来很简单。法利斯·哈图姆让大马士革的哥哥知道，有一个反对他的阴谋正在准备：企图从肉体上把他消灭掉。在同一封信里弟弟“劝”塞里姆同某些保守的叙利亚政治家建立接触。信是通过“近东美国之友协会”中的一个可靠的人转交的。他同时还向少校转交了一笔可观的钱——“以防万一”，以及一个“反阴谋”的计划，即又一次政变的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实现，反动分子将在叙利亚执政，而军队将落入塞里姆之手。

塞里姆·哈图姆相信了弟弟，并且与那些不久前还被她百般辱骂的政治家进行接触。塞里姆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完全有道理的：要知道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中央情报局对“莫萨德”的计划的的态度十分良好。那里面的入早就习惯于用以色列在近东各阿拉伯国家里的手去做有利于美国的许多事情。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亲自批准了应当在塞里姆·哈图姆政变之后当新政府部长的人的名单。

阴谋分子的集合信号应当是歌女廖蒂·沙玛尼（塞里姆少校的“女朋友”）在电台中出场。要塞里姆营的士兵们占领电台和叙利亚其他重要的国家机关的直接命令应当用电报发出。电报员的爱国主义精神拯救了政府，他在枪口下面拍发命令，但这个机灵的小伙子把机器关上了。忠于政府的部队利用赢得的时

间粉碎了阴谋。哈图姆少校及其朋友们消失无踪。后来才知道，他们先逃到约旦，然后到了以色列。

特拉维夫又遭到了失败。在这以后依阿科夫得到通知说，军人将转而采取直接行动来反对叙利亚。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以色列空军对大马士革进行了突然袭击。在空战中击落了几架进行拦击的叙利亚歼击机。进攻是如此猖狂，以致阿拉伯各国的首都里一下子不明白发生的是什么。确实，以色列自从一九五六年十月之后是第一次敢于作出这样的挑衅行动。

特拉维夫的将军们考虑得很简单。如果以色列受到叙利亚空军类似的回击，就可以把事情说成是阿拉伯人开始“消灭”以色列，要把它赶下海去了。西方报刊早就为这类说法准备好了土壤。

如果埃及或者叙利亚不敢立即实行某种回击，而世界反应平静，那么这将意味着，以色列面前开亮了可以采取更有力的反阿拉伯军事行动的“绿灯”。

以色列可以庆贺了。叙利亚对空袭没有报复。拉宾将军下了在叙利亚边境上集结以色列旅的绝密命令。以色列一直害怕的西方舆论默不作声。对西方舆论的事先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依阿科夫将军对这一点的高兴程度甚至超过了纯军事方面的成就。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平静地站到特拉维夫一边。

列维·埃什科尔总理按照事先定好的计划，同其他以色列政治家一样发表了明显挑衅的反叙利亚声明。声明的意思可以归结为，大马士革的进步体制不合以色列的意。列维·埃什科尔还威胁性地补充说，谁应治理叙利亚，将由以色列，而不是别人，来决定。以色列将找到时间和力量在有必要时向叙利亚进行打击。

## 开 罗

“没有疑问，总统先生。以色列在叙利亚边境上集结了十二个旅。集结是不易察觉的。以色列的领土太小，不会使集结成为显眼，因为部队不必开往边界本身。白天官兵们改穿便服。他们与平民没有区别。我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根据我的情报，以色列军队对叙利亚的进攻定在五月十七日。所有其他材料都证实这一点。在去年年底以色列军队没有进行通常的复员，这等于是秘密的动员。看来，对所有年龄的人的服役期都延长了。大致在那个时候开始了在约旦边境的挑畔。四月七日以色列向叙利亚出动了自己的空军。”

埃及情报机关首脑稍停顿了片刻，补充道：

“总统先生，我认为有必要采取反措施。应当让以色列知道，同时也让美国知道，我们在仔细地注视着叙以边境的局势。否则其他阿拉伯国家就会对我们不理解。”

“这样会使以色列把军队转移到我国边界吗？”纳赛尔问。

“我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以色列把阿拉伯人各个击破……”

在几天前进行的这次谈话老是停留在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脑子里。阿联总统习惯于在行动之前把一切都最仔细地考虑周到。而这一次确实是有东西值得想一想的。何况国际局势明显地复杂化了。

四月二十一日雅典发生了军事政变。“黑色的上校们”上台执掌希腊政权。尽管美国国务院采取了“谨慎态度”，可以明显看出美国是从这场政变中得到好处的。阿联总统并不怀疑，雅典的事变是美国人对决定要独立行事的土耳其发生的麻烦的

回答。

四、五月间，在塞浦路斯发生了谋刺马卡里奥斯总统事件。而塞浦路斯到开罗只有“一伸手”的距离。

纳赛尔总统走到不久前才出现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张大地图面前。地图上一个粗的红圈把那不勒斯圈了起来——这表示地中海的美国第六舰队。一九五八年七月纳赛尔是记得太清楚了。伊拉克革命开始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立刻在黎巴嫩登陆。英国人把自己的部队空运到约旦。美国也把自己的空降兵降落在贝鲁特。

“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的危险程度有多大呢？”纳赛尔总统问埃及海军司令，他是总统在和情报机关首脑谈话之后立刻用电话召来的。

“我以为，总统先生，美国海军陆战队这一次可能出现在以色列，”海军上将回答。“现在，当以色列的士兵集中在叙利亚边境上的时候，美国人最关心的是以色列对叙利亚军事行动的可能演变。自然，如果这种军事行动开始的话，”将军解释自己的想法。

纳赛尔一向十分严肃地对待以色列军队。他没有忘记一九五六年，那时以色列十分迅速地在西奈半岛推进。不错，在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埃及之后的十年半时间里，尼罗河两岸起了许多变化。可是阿联总统还是明白，任何反以战争对阿拉伯人都是十分危险的。以色列的背后站着美国。

但现在必须估量以色列和叙利亚战争的所有的“正”和“负”。如果世界相信，以色列确实在准备进攻叙利亚，那么埃及军队的任何调动都将被认为是合适的。那么，在进行了这样的调动之后——比如说，把军队开进西奈——也许将能为阿联得到某些重要的政治好处。以色列显然是冒进了，是否已到了该

从中获取一些好处的时候了呢？

而这种好处阿联非常需要。即使是为了这一点吧：打破美国、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反动派的拟议中的联盟。

同样重要的是向那些美国人表明，埃及人通过与英国殖民者斗争而获得独立，并不是为了把这个独立让给山姆大叔。

纳赛尔在考虑拟议中的行动的可能性时，也意识到要实现它是很困难的。埃及的部队迄今还驻在也门。开罗—萨那之间的空中桥梁使阿联花费太昂贵的代价。而且要在一个自己不愿意摆脱中世纪状态的国家中同中世纪状态作斗争是很困难的。纳赛尔早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他想要加强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愿望总是占了上风。费萨尔国王会立即把自己贪婪的手伸向也门。沙特阿拉伯巴不得埃及士兵离开也门的群山，以便最终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愿望。如果事情这样发展，那么对英国人就太有利了。代替在亚丁的英国顾问的将是沙特阿拉伯顾问，这将等于是阿拉伯革命在阿拉伯半岛南方遭到失败。

纳赛尔毫不怀疑，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压力掩盖着美国对阿拉伯国家所有进步体制的压力，以色列卖身为美帝国主义效劳。叙利亚的政权可能只是美以侵略的第一个牺牲品。如果在他们的同盟中再加上阿拉伯国家的反动王朝，那时就将替整个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严重威胁。而美国，其他西方强国也一样，正是要扑灭这个运动。

但是不管这种危险有多大，纳赛尔不能不考虑到被赶出自己的祖国和家园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他们怎么办？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东西现实地威胁以色列。为什么一个民族的幸福要以另一个民族的不幸为代价？阿拉伯人住在巴勒斯坦已经十三个世纪。他们拥有本地居民的一切权利。现在他们被剥夺了

这些权利。必须恢复公正。

纳赛尔知道，最反动的阿拉伯政客们公开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投机。正是他们过去在联合国大会上决定巴勒斯坦命运时不负责任，这一点丝毫不使他们难为情。从那个时候起已过去了几乎二十年，未必有人现在还会回到悲剧的起源上去。以色列不止一次地保证要接受有权返回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这样的保证记录在联合国的决议里。但是自从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就座的时候起，特拉维夫甚至对执行自己保证的事连想也没有想过。

这该怎么办？

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纳赛尔在考虑同任何敌人的可能的战争时，总是记得，埃及是一个空间开阔的国家，因此是很容易受损害的。在埃及的领土上没有山脉、森林、崎岖不平的地方。只有一片尼罗河平原。它是敌人空军的极好目标，如果敌人开始轰炸革命年代里建立起来的年轻的民族企业，国家就将遭殃。对工业已经投入了这么多的劳动，要保证它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建立巩固的和平——这条真理是不需要证明的。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阿联应当老是在任何敌人面前退让呢？当然不。现在纳赛尔就意识到以色列的意图的“多层性”。他记得，本-古里安一直害怕训练有素的埃及军官们。在一九六七年五月，阿联军队的军官集体是指挥员们的复杂的堆积物。对于其父辈和祖父辈在国王和总督时代都当将军的血统将军们来说，在军队中服务是一种在社会中生存的习常形式。他们尊敬地对待纳赛尔总统，但反对他的最近的一些改革。年轻的军官们开始在阿联军队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不错，他们中间还没有来自人民的人，但纳赛尔总统对此并不着急——建立新的军官集体的事被他放到了将来。

很了解将军们情绪的纳赛尔认为，目前个人的忠诚决定一切。他自己受过这条原则的教育，它在埃及至少经过了最近三十年的考验。把埃及坦克开进西奈的可能性很吸引他。因为这一行动将立即表明，纳赛尔对叙利亚的命运是多么重视，这无疑将加强他在阿拉伯各国以及阿联本国的威信。近几年来总统越来越经常地处于孤立。他的政策一会儿受到右的，一会儿受到左的批评。尼罗河两岸的革命在深入，把以前的战友们抛向四面八方。困难和烦恼与日俱增……

当新的反帝行动最终定形后，纳赛尔召来了将军们。他向他们讲清了计划中行动的实质：

“我们将试图用政治手段取得最大限度可能的东西。军队将只是标出行动的轮廓，不能更多！我将下令调坦克进西奈。它们必须在以色列边界线附近停止。一个坦克团要经过美国驻开罗大使馆面前。一等到我们的坦克到达预定的界线，我们将要求‘蓝钢盔’（注：指“联合国部队”）或者完全离开，或者转移一部分到以色列去。在这以后军队将进入沙姆沙伊赫。这是埃及的领土，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警备部队在那儿。不排斥阿联将在一段时间里封锁蒂朗海峡。”

纳赛尔总结说：

“我警告在先，将军和军官先生们，我不会容忍自行其是。我们在开始积极的政治行动，而绝对不是战争，实质就在于此。”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埃及坦克向西奈推进。穆罕默德·莫纳斯蒂尔利大尉坐在开过开罗中心区拉丁美洲街的坦克纵队的第一辆里面，用眼睛瞄了一下美国大使馆的敞开的窗户。人们在从窗口观察开过面前的坦克队伍。五月的烈日当空高照，天上飘着稀少的云彩，象一些天鹅在飞过。

## 西部耶路撒冷

加勃利埃尔·梅隆觉得今年春天有些奇怪，他来到以色列很久了。近几年里极少访问欧洲。他喜欢在特拉维夫“猎取秘密”。这地方的秘密多的是。梅隆有一次听说，以色列差不多成了近东政治上的腹腔神经丛。他对这个如此出奇的比喻付之一笑，虽然对记者来说在以色列发生的某些事情简直是个真正的宝贝。

加勃利埃尔·梅隆是个西方人。他的护照使他能获得以色列的国籍，同时保留原有的国籍；他的记者证则使他能打开各部办公室的大门，参加记者招待会，这种招待会在特拉维夫是经常举行的，为的是让“自由世界”尽可能多地了解以色列。

梅隆是好几家西欧报纸和杂志的记者。每当需要发表对某一事件的以色列一方的说法时，人们总会找到他，他也就很乐意地对这种要求作出反响，因而既收到金钱，又得到信任。

“如果你所代表的报纸和杂志想从耶路撒冷的军事检阅得到通常的惊人消息，”以色列总参谋部的一个熟悉的军官在五月初有一次对梅隆说，“那么我就要使你失望。耶路撒冷的阅兵式这次不会有了。实际上将只有一种与通常的场面完全不象的东西。所以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惊人消息吧！”

“你能不能提示一下，到底在什么地方？”梅隆问。

“嘿，亲爱的加勃利埃尔，如果我回答了你的问题，那么我就穿不成总参谋部军官的制服了！你再也休想从我这儿听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个字。我宁可说说开心的笑话。你有没有什么新鲜的？”

这位朋友是不可动摇的。梅隆只得屈服和等待。

在每年都要隆重纪念的以色列国庆节前夕，以色列人在第一次对阿拉伯人战争中夺取的西部耶路撒冷挤满了记者们。在他们中间当然有加勃利埃尔·梅隆，他还没有忘记总参谋部的朋友的含意很多的暗示。

五月十五日，许多以色列人预期要在西部耶路撒冷看到通常的阅兵式，在这个阅兵式上几乎总是全军出动——坦克，炮兵，机械化部队。它们被称为“以色列的盾牌”。这面盾牌应当保护国家免受“固执己见的”和“血腥的”阿拉伯人之害，这些人不知为什么又在急急地想向巴勒斯坦进攻了……

早晨九点，在“大卫王”饭店出现了以色列总理列维·埃什科尔。在饭店的前厅里人很多。这一次在文职人员的白衬衫之间闪烁着许多军人。

梅隆企图走近埃什科尔。他早就知道他，注视着他的向上爬过程。现在埃什科尔似乎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显然已赶过了本-古里安，在“拉旺事件”以后他同后者成了死敌。

……

梅隆对埃什科尔持怀疑态度。他觉得这位以色列总理是个不果断、好妥协的人。难怪人们挖苦他说，当问他要喝茶还是喝咖啡时，他的回答是：各一半。

梅隆终于挤过人群，到了总理的身边。他看到总理面色憔悴，准备问问他的健康情况，然后再打听关于阅兵的事。可是突然发现中央军委司令纳尔基斯将军用力挤到门口去了。他后面跟着议会主席卡基什·鲁茨、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主席纳乌姆·戈尔德曼和其他人。其余的人也开始跟他们。梅隆就这样没能和总理谈成。

九点半正，列维·埃什科尔在耶路撒冷运动场上走出了自己的汽车。他将同军人们一同阅兵。在他旁边的是总参谋长拉

宾将军。还在旅馆里时将军就通知了埃什科尔，西奈出现了埃及坦克，以色列军队已进入战备状态。拉宾将军说，他还在五月十四日到十五日的夜间就得到了关于埃及坦克要在西奈半岛推进的消息。关于这一点埃什科尔也已在夜里得到了利奥尔上校，他的军事秘书的报告。事实上埃及坦克通过开罗然后进入西奈是在五月十五日的白天。

总理感到奇怪，拉宾将军竟不同他商量就下令军队进入战备，而埃什科尔不仅领导政府，而且还是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通常是隶属于部长的，当然更隶属于总理。不错，一般说来，总理迄今为止还没有同将军们发生过争吵，特别是在有关纳赛尔和埃及人的问题上。为什么现在拉宾将军要如此匆忙呢？埃什科尔带着这些想法出了汽车，向主席台走去。

十点正，在西部耶路撒冷开始了以色列军队的阅兵式。但是集合在体育场上的上万八千名观众看到的不是坦克，而只是几辆吉普车，车上坐着一般的军官。不错，主席台前还拉过了一些高射炮。但这大概是刚从这座城市四周的阵地上拉来的。士兵也完全不多。“阅兵式”只进行了二十六分钟，而平常它要延续不少于两个钟头。

梅隆的惊讶程度不比观众的小。以色列军队到哪里去了呢？以色列的将军们在什么地方？总的说来这个“微型场面”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梅隆打算在特拉维夫搞清楚，所以阅兵式一结束他就回去了。

公路空得出奇。梅隆不自觉地注意到，当他的汽车一开过为数不多的道口，道口上的拦路木就放了下来。旁边就立即出现戴钢盔而不戴平常军帽的军人。有一些军官身上的制服看上去有些过大。

“哎，这不是后备役军人吗？”梅隆不久前听说过，某几种后

备役军官突然被征召入伍。把西耶路撒冷的“微型阅兵式”同公路上的后备役军人一对照，他突然明白了一些东西。

在特拉维夫，梅隆在军官俱乐部里找到了那个在参谋部工作的军官。

“喂，印象如何？你不是刚从耶路撒冷来吗，是这样吧？”他问梅隆。

“别再把我搞得糊里糊涂的了！”记者转入进攻。“在发生什么事？军人们在哪儿？技术装备在哪儿？”

“他们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不过，如果坦白地说——当然，不供发表——是在西奈！”总参谋部的军官放了这一炮之后，就转入了细声耳语。

军官说了特拉维夫收到的来自开罗的消息：纳赛尔派了埃及坦克进入西奈沙漠。他还提到，从五月初起以色列的军队就部署在叙利亚边境上。以色列领土不大，军队调动很容易。在以色列的各战略公路上交通组织良好，在这种情况下把两个旅从北方调到南方并不困难。而且行动是在夜间进行的。白天士兵们穿着便服。

“我们那时是无论如何要把埃及人拖过苏伊士运河！”总参谋部军官继续热烈地说。“你想象一下，加勃利埃尔，现在将发生什么事！”

梅隆想象得出。他想起了拉宾将军五月十一日的声明：

“我们对约旦和黎巴嫩的报复措施所涉及的国家是不支持恐怖活动的，而且它们的领土充当恐怖分子的基地是违反它们政府的意愿的。叙利亚的情况不同。在这里破坏分子的活动是受政府领导的。所以我们对叙利亚行动的目的也与对约旦和黎巴嫩的不同。”

须知这已经是对叙利亚的不公开的宣战。

而且列维·埃什科尔于次日即五月十二日发表的声明也不比拉宾更少冒险性。

“在过去一个月内发生了十四次事件之后，我们可能将采取比四月七日采取的措施更有力的措施”。他说。

在同一天其他的以色列政治家也发表了威胁性的言论。

对比所有这些事实，梅隆很容易地想象出了一幅将来可能的和现在的图景。原来以色列军队和将军们是到这个地方去了。他们待在叙利亚边境上，目的是为了把埃及人拖到西奈来。

## 巴 黎

爱丽舍宫的大门旁有十八辆黑色的轿车。

在戴高乐将军主持下法国政府开会的长桌子上有十八只黑色的文件夹。文件夹这一次被推到了边上：部长们注意倾听着顾夫·德姆维尔作关于近东局势的报告。

在这个多事的地区，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的战争一触即发，法国的政策应当怎么样？法国内阁成员们面临着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外交部长的声音象平时一样平稳。他细致地，逐条逐点地分析埃及人封锁蒂朗海峡和把军队调入沙姆沙伊赫之后的形势。戴高乐从桌子后面站起来。他在大厅里均匀地跨着步子，思考着法国的近东政策。

现在，当阿尔及利亚已经独立，法国似乎已经忘记了它所经受过的阿尔及利亚悲剧之后，已经没有必要再把主要赌注押在以色列身上。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事件，其正确性是不必怀疑的。过去同特拉维夫联盟，巴黎付出的代价是使法国在阿拉伯各国

的地位急剧削弱。这一点首先被美国所利用。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他们完全铲除了过去曾在这些国家中占支配地位的法国影响。戴高乐不止一次地被提醒，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越来越经常地可以听到英语。甚至在阿尔及利亚也出现了波尔·格蒂<sup>①</sup>的人。说不定他们将会钻进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工业。如果发生这一类的事，法国在北非的利益将要遭殃。

戴高乐将军极为了解，远不是所有今天能影响法国近东政策的人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法国总统目前是他！然而阐明自己的观点还可以稍稍等一等……

中午过后，爱丽舍宫的接待室里出现了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埃班和陪他一起来的以色列驻巴黎大使埃伊丹。埃班在早上七点钟就飞到了巴黎。飞机场没有人迎接他。通常十分遵守外交礼节的法国外交部，这一次决定让人们知道，埃班的访问带着纯粹的私人性质。如此冷淡的接待使以色列外交部长觉得是将要到来的不愉快事的严重征候。

他默默地坐进汽车，汽车把他带到了一家离机场不远的“奥尔利·希尔顿”旅馆。埃班拒绝休息：他将同戴高乐总统进行的谈话太重要了。在近东正在发展的事件中法国的立场对以色列意味着很多东西。

埃班记得很清楚，戴高乐将军在过去曾认为建立以色列国是历史的必需。他甚至用阿拉伯人从来没有统一过来作为建立以色列的根据。在地中海区域从来没有存在过统一的阿拉伯哈里发国（注：哈里发是伊斯兰国家集政权教权于一身的最高首领的尊号）或阿拉伯王国。而且阿拉伯各国目前的边界照将军的看法也是人为的。

一九五六年以色列和法国曾一起出兵反对埃及，因为开罗

---

<sup>①</sup> 原注：美国的石油大王之一。

那时帮助阿尔及利亚，领导法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者”居伊·摩勒很想教训教训纳赛尔。

在一九六七年，法国至少在外表上并没有改变同以色列的友好关系。它的军事工业在为着以色列服务。为了满足以色列顾客的要求，法国曾同其他国家解约。以色列空军基本上是用法国的“海市蜃楼式”和“沃图尔式”装备起来的，这些飞机需要备件和弹药。一旦同阿拉伯人发生战争，对这种东西的需要量就会增加许多倍。但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出现了某些改变的迹象。特拉维夫已经感觉到了这点，所以想要了解戴高乐将军意图中的一切。实际上埃班就是为了这个才到巴黎来的。

埃伊丹简短地向部长报告了事情的进程。大使肯定，以色列正在从法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

“不过，我们不得不负担附加的开支，”埃伊丹指出。“法国人被迫解除某些向其他国家供应军火的合同。违约金由我们来付。”

“这无关紧要，”埃班坚定地说。“主要的是要使利蒙海军上将在这里不遇到任何困难。”

“我想不会有困难。”

“戴高乐怎么样？”埃班提出了自己最困难的问题。

“戴高乐——是个很复杂的人。他能够作出最出人意料的决定。”

“你认为我今天同他的会见将进行得顺利吗？”

“咳，我没有信心，部长先生，”埃伊丹说，接着就沉默了。

出现了令人难堪的哑场。

电话铃声解救了这个场面。它响得似乎特别响亮。

法国总统助理特利科先生请埃班接电话。

“部长先生吗？”法国人开始说。“很遗憾，我不得不通知您，

总统现在没有空。他在开每星期的例会。会大概将开到中午。也许可能稍微再长些。顺便说说，今天内阁讨论你们的事情，部长先生。我向将军报告了您的到来。是的，他知道下午五点钟伦敦在等着您。总统一有空，他马上就会接见您。我很荣幸，部长先生。”

埃班来到爱丽舍宫的接待室恰好碰上内阁部长们散会。他在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但是他们只是客气地同他握握手，没有一个人吐露一个字。过了一分钟埃班走进了法国总统办公室，那儿除了戴高乐外只有顾夫·德姆维尔。

这一次戴高乐改变了自己常用的格式“我听着，部长先生！”他抬起双手，向着埃班叫道：

“不要首先开火！不要发动战争！在任何情况下不许使用暴力！”

埃班惊呆了。

“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发动，”他说。“是埃及人已经实行了暴力行动。”

这句话没有起作用。法国总统更明确地说：“我认为实行暴力的人是首先开火的人。”

“我们正在经历近十年来我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之一，”埃班悲壮地宣称。“所以完全可以理解，我的政府和我现在来到自己伟大的朋友这里。您就是他们的代表。近东当前的危机有三个原因：从叙利亚领土出发的游击队的活动，埃及军队在西奈沙漠的集中和封闭国际海路。这些原因使我们这一方产生了完全自然的反措施。以色列和亚洲的联系太密切了，使我们不能无视它们。埃及的行动给我们造成了一系列的不方便。以色列不能同已造成的局面妥协。”

戴高乐不耐烦地打断埃班。

“我再次要求您，不要匆忙。现在以色列具体打算做什么？”

埃班用一句话作为回答，为了准备这句话他曾经花了不止一个钟头。

“我们决定抵抗！但是我们准备等待几天。暂时我们什么也没有做！”

根据顾夫·德姆维尔和戴高乐当场交换的评价，埃班明白他们把“抵抗”一词理解为“打仗”。必须立即改变这个印象。但是用什么办法？

戴高乐继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走来走去，并且说出自己的想法：

“近东的局势确实是复杂的。保留你们的立场。不要只是在西方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四大国应当相互磋商。我们将共同找到某种出路，以保证自由通航。”

“我在这方面是个悲观主义者，”埃班插话说。“俄国从来没有赞成过国际水路的通航自由。”

“俄国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戴高乐驳斥。“你们要让时间来做做工作。首先要有耐心。谨慎行事，你们就不会犯致命的错误——不要首先射击！”

戴高乐重新回过来说他刚才被打断了的想法：

“今天不存在‘西方的决定’。你们以色列人应当明白这一点，你们提出的任何其他的决定都将把事情引入死胡同。苏联一定会参加解决冲突。”

埃班提醒戴高乐法国代表在一九五七年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采取的立场。

“是的，我极其清楚这个立场，但这是在十年之前。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九六七年，”将军反驳。“顺便说说，关于乔治·皮科的海上自由通航协定——这里应当估计到一个极其重要的情

况。被封闭的海路可以被看作是黑海的海峡。”

埃班找不到回答，就决定把显然对他不成功的会谈变为一般的说说客套话。

“我尽管不同意您说的话，但我还是想感谢法国，感谢她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她的道义支持和军事援助。”

“您真狡猾，部长先生，”戴高乐想。“但是我们也不是傻瓜。以色列发动的冒险对美国太有利了。法国不准备支持它。”

“将军把我逼进了死胡同，”在这同时，埃班象发疟疾似地思考着。“也许，他还是不至于冒险采取公开反以色列的立场？！”

然而戴高乐用一句没有任何含意的客气话结束了会谈：

“法国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是由你们因之如此感激我们的那种友谊所决定的。”

埃班明白，接见结束了。但是趁着顾夫·德姆维尔还在同埃伊丹大使谈着什么，他走近总统，几乎是耳语似地说：

“您记得您在一九六四年对埃什科尔说的话吗？”

“是的，我记得，”戴高乐坚定地回答。“他当时的立场同您现在的立场一样。而我希望，经过这几年以色列在某些方面有了变化。这才是十分重要的！这才是十分重要的！”

以色列外长和大使什么也没有得到，离开了爱丽舍宫。戴高乐的一句话一直不离开埃班的头脑：“不要首先开火！不要发动战争！”他于是向法国总统保证，他的国家决定等待，并且用一句相当机动的话“我们决定抵抗”代替了“我们将要作战！”

这时候，顾夫·德姆维尔打电话给武装部队部部长梅斯梅尔：

“总统命令以后运出军事物资给以色列时一定要得到外交部的同意。在这方面我们将得到协调向外国订货者供应武器的部际委员会的帮助。”

当埃班对埃伊丹说他深信法国对以色列的立场已经改变的时候，他离开真相是不远的。

可能，戴高乐将军认定，在目前，当他继续进行法郎同美元的战争时，有利于法郎的前景更多地取决于阿拉伯的石油，而较少取决于以色列的侵略。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肮脏战争”削弱了美元。现在轮到了近东，在那里美国也可能受到损失。阿尔及利亚独立了。法国不再有必要在政治上排斥开罗和大马士革以及其他阿拉伯首都。

于是戴高乐越来越经常地想起了枢机主教利歇利叶的话：“法国人，到你们撒过种子的地方去！”

## 伦 敦

当“快帆式”喷气客机载着埃班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部长不停地想着同戴高乐的不成功的会见。十九年来以色列统治者一直依靠着法国的支持。以色列军队的装备，首先是空军，依靠法国。而同总统的会谈清楚地意味着，军事供应的法国来源已经失去了。

加罗尔德·威尔逊将向埃班“揭晓”些什么呢？他正在唐宁街十号，下午五点钟，等待着埃班。英国是正在近东失去东西的大国。英国在那里的政策始终是同阿拉伯国家联系着的。自然，是以特殊的方式，殖民主义的方式。英国在残酷压迫阿拉伯人的同时，总是做出一种样子，似乎是在“保卫”他们的利益。这样它就把阿拉伯贵族和公开的反动分子争取到了自己的一边，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自私的目的。对这条规则的唯一一次违反使安东尼·艾登遭到了悲惨的下场。在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他亲自去向英国女王提出辞职。

不过，目前英国又在为新的—次大麻烦——阿拉伯半岛南部亚丁、各酋长国和苏丹国内的战争担忧。根据最近的报道，英国总督特列威尔扬在那里日子很难过。也许，这个情况会迫使威尔逊政府站到以色列一边？对特拉维夫来说这将会不是一种意外。但是谁知道一切将会怎样变化呢？难道在巴黎时埃班曾经料到过，戴高乐会这样攻击以色列？

在接见埃班前几个钟头，英国首相在马尔格特的工会大会上讲了话。他首次在大庭广众之前表明了英国对封锁蒂朗海峡的态度：“女王政府将尊重给英国船只提供的在亚喀巴湾的自由通航权；女王政府准备和其他国家一起保障对所有国家的同样的通航自由。”

英国在自己的近东政策中还没有彻底摆脱一九五六年失败的后果，现在又遇到了新的不可遏制的诱惑。威尔逊政府觉得，纳赛尔的削弱将自动地增加特列威尔扬在亚丁的机会。不过，如果还是开罗占了优势呢？即使只是在政治上？英国的秘密机关排除了这个可能。但是要知道，一九五六年苏伊士战争前夕这个秘密机关的报告里也作出了乐观的结论。艾登由于盲目地相信英国侦察机关的万能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威尔逊决定极端慎重地行事。英国对近东事件的公开干预将只限于政治上。在蒂朗海峡封锁之后这看来是十分合理的。工党政府的首脑当然了解以色列军人们的远大打算。要支持他们威尔逊认为还为时过早，虽然并不排除以色列取得成就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在近东的地位可能会得到恢复。英国首脑在马尔格特的演说是英国对正在增长的近东危机索取红利的预约。

……威尔逊把埃班领进接待室，请他坐到一张长桌子后面，靠近自己的右手。

“戴高乐建议召开四大国会议讨论近东问题，”威尔逊向着客人说。“我不认为他的想法有取得成功的机会。不过，谁知道呢？也许，您知道，部长先生？至于我们，为什么恰恰要由我们来说‘不’呢？”

英国首相象通常一样，企图躲在别人的背后。他十分知道，埃班可能向他要求些什么。他记得艾登的致命错误，然而还是想在这一次把纳赛尔逼进角落里。自然，是通过别人的手。

“至于亚喀巴湾的通航问题，英国政府在这方面有自己坚定的观点，”威尔逊继续说。“我不认为纳赛尔将轻易地取消他已经施加上的限制。我已授权汤姆逊协调我们的和美国的行动。我们将和他们讨论可以采取的具体步骤。”

威尔逊沉默了。现在英国的立场埃班已经相当清楚了。伦敦将跟着华盛顿。没有美国，英国甚至不会向以色列一边走近一步。四大国的新的力量分布已经确立。现在继续谈下去实际上已没有意思。

以色列外交部长把自己同法国总统会见后的印象告诉了威尔逊。

“将军同通常一样，很独特，”埃班在结束时开玩笑地说。“但我们还没有失去希望，即我们的老友谊将重新取得胜利。以色列和法国在传统上一直是并肩行动的。现在未必会发生什么不可挽回的事。”

威尔逊作了总结。

“请记住，部长先生，”他在告别时指出，“英国不希望近东有战争。”

“老天爷，西方是多么的一模一样！”埃班差一点大声回答。“巴黎和伦敦在口头上都说不希望近东发生战争。大概是因为害怕同阿拉伯人发生麻烦，虽然他们对于破坏纳赛尔和叙利亚

的复兴社会党人的影响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后者对英国特别危险，因为他们的加强会在巴格达产生不可避免的麻烦。甚至可能使那里的‘伊拉克石油公司’覆灭，而这个公司对伦敦有特殊的贡献。”

……晚上埃班看望了自己住在伦敦的母亲。明天，华盛顿的谈判已在等待着他。

## 华 盛 顿

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美国总统的秘书们和助手们的脚步偶尔打破这片静寂。但是近东事件的喧闹声也传到了这里。林登·约翰逊刚刚看完了一份关于这个多事地区的局势的厚厚的报告。关于近东这几天里报纸写得非常多，热闹极了。但总统习惯于依靠专家们的情报。这样的制度还是已故的约翰·肯尼迪定下来的。它现在也在继续起作用，象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

约翰逊再三再四地研读着大使们和军人的报告。没有任何东西证实纳赛尔有在最近几个钟点里或甚至最近几天里进攻以色列的意图。但是引起总统注意的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五角大楼的专家们认为，一旦近东战争爆发，以色列能在几天之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军人们用四月份以色列空军对大马士革的空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五角大楼非常清楚地知道，以色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拥有什么手段。这首先是指空军，最主要的是指飞行员。他们在美国实习过。相当数量的美国犹太人出身的飞行教练员目前在以色列为以色列空军培养飞行员。他们没有遇到不愉快事的危险。他们保留美国国籍，同时也有以色列护照。他们将不参加

战斗行动。除非是极端必要时……

一个无声地出现的助手报告约翰逊总统，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坚决地要求接见。

“他在华盛顿？”总统问。

“是的，先生！”

“目前我没有东西可以对他讲。”

尽管是这样断然地答复，但约翰逊非常明白，他简直不可能不接见埃班。还在昨天就有一个在美国最有影响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打过电话给他。但在这个时刻总统还没有为接见做好准备。在近东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中有这么多不清楚的、混乱的东西，还需要仔细加以分析。于是约翰逊重新开始翻阅五角大楼的报告。

总统拒绝立即接见埃班的事被告知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美国外交政策机关的首脑把这个消息当作一个不愉快的征候。这并不因为是他盲目地支持以色列。不，美国国务卿是个相当灵活的人。原因只不过是，他觉得，如果埃班受到白宫的接见，他，腊斯克，就将能实现某种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事情——把美国在近东的与阿拉伯人联系着的利益同中等美国人对以色列的多情态度协调起来，使之并存不悖。

不过话得说回来，问题不在于情感，虽然它们对社会的情绪也起着自己的影响。对于讲求实际的、能干的腊斯克来说，多情态度只不过是对近东事件的态度的一种外表。在这层外壳后面隐藏着重要得多的实质。他，腊斯克，还在当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基金会的主人们对近东石油的兴趣。条条油管从沙特阿拉伯或伊拉克抽向地中海的绝不只是“黑色的金子”。不，油管抽走的是在阿拉伯国家活动的世界闻名的洛克菲勒各托拉斯的巨额利润。其中有几乎在四十年前建立在阿拉

伯半岛上的“阿美石油公司”。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把洛克菲勒家族看作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但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否认过美国的犹太资本对最大的金融垄断组织，其中包括洛克菲勒的巨大影响。洛克菲勒的与近东有密切关系的大银行“曼哈顿-大通银行”（它在贝鲁特和其他的阿拉伯首都有自己的分行）并不反对有时同美国的库恩·廖勃们、法国和英国的罗特希尔德们站在一起。生意嘛，普通得很！生意的幕后与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洛克菲勒家族只对洛克菲勒家族负责。

……九点半。腊斯克要求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阿别·哈尔曼接电话。只过了几秒钟哈尔曼就拿起了话筒。

“早上好，国务卿先生！”哈尔曼全神贯注。他要求过腊斯克帮助埃班进入白宫，现在腊斯克将给他什么答复呢？

“请告诉我，”腊斯克问大使，“埃班先生还打算在华盛顿停留几天呢？”

这个问题使哈尔曼陷入了真正的沮丧之中。这意味着，腊斯克丝毫无能为力，埃班将双手空空地飞回特拉维夫。这可不行。

“国务卿先生，”大使进攻，“在巴黎和伦敦大使受到了极好的接待。埃班先生在那里没有久等，而且主要的是没有空等。难道现在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也许，部长将在华盛顿逗留到星期六以前？”腊斯克没有让步。“到那时吴丹在开罗的活动结果就可以分晓了。”

哈尔曼对吴丹以及吴丹的使双方和解的路线根本不感兴趣。埃班必须在今天会见约翰逊。不弄清美国的立场，他不能在特拉维夫出现。根据外交部前几天发给他的密码电报中提出的问题，哈尔曼知道这事情是多么的严重。特别是现在，当埃班

在这里的时候。

哈尔曼没有给腊斯克肯定的回答。他还有五角大楼作后备。也许，军人们能帮助埃班进入白宫？

过了几分钟大使向埃班报告了自己刚才同腊斯克的谈话。埃班听了之后，决定采用无先例的施加压力的行动。一刻钟后他亲自打电话给腊斯克。

“早上好，国务卿先生！”他用平静坚定的声音说。“我被迫遗憾地通知你，明天我就将不在华盛顿。今天夜里我要飞返特拉维夫。星期天早晨我的政府要举行特别紧急会议。他们等着我。所以我很想知道，总统先生是否将接见我。我坦白告诉你：以色列指望美国的帮助。吴丹给联合国的报告将已经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论是从正面的还是从反面的意义上。我很担心，下星期近东将爆发战争。”

腊斯克问，为什么埃班有这样的想法，埃班在稍停片刻后继续发表自己的“电话里的”声明来作为回答：

“国务卿先生！埃及封锁沙姆沙伊赫是一个真正的战争行动，我们将必须采取自卫性措施来对付。避免灾祸的唯一手段将是美国总统发表声明用美国、联合王国和其他盟国的力量来立即开放蒂朗海峡。下面有约翰逊总统签名的这样的声明可以由我带去给以色列总理。声明中可以包括美国预定要采取的行动的细节。这是解决正在成熟的无法阻挡的危机的唯一办法。关于联合国的种种空谈将不会得到以色列的考虑。”

埃班不响了。他集中注意力听。但耳机中没有声音。只是在过了几秒钟之后才响起了国务卿的平静的声音。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部长先生，”腊斯克说着挂上了听筒。经过一段不长的沉思后国务卿坐进了汽车。

“去白宫！”他对司机说。

大型黑色的轿车慢慢地离开了国务院灰色的建筑物。

约翰逊总统带着不加掩饰的恼怒听着腊斯克说话。他显然对国务卿和以色列部长之间的谈话不满，然而他明白，腊斯克并不总是只代表他个人和国务院讲话。在他的后面老是有着洛克菲勒家族的影子。……

“如果这位来自特拉维夫先生这样匆忙，那就让他回去吧。我对那种用手枪逼我的人是不看不起的。以色列政府的星期天会议——是种哀的美敦书。我不喜欢这个！”

总统的怒火当即就平息了。他的脑子里没有忘记昨天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领袖的谈话。这场谈话太重要了，如果考虑到的不仅仅只是近东危机的话。要知道明年将举行新的总统选举。所以约翰逊接下去的话就已经是和解性的了：

“显然，埃班我是要接见的。以色列在美国的朋友太多了。他们的总统应当知道的不能仅仅只是美国人对当前事件的看法。我将接见埃班，但不是现在。也许，在晚上。……”

埃班在回忆自己在电话中同腊斯克的全部谈话。他有一种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立即记录下自己从谈话对方听到的一切。而在目前，当不仅仅字眼，而且字眼下面的几乎难以捉摸的言外之意都很重要的时候，这样的记录就特别必要了。埃班回忆起腊斯克的谈话，就不是没有根据地认为，腊斯克必须帮助他。而目前部长将到五角大楼去会谈。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早就受到埃班的敬仰。不仅仅是由于自己的精力，而且是由于对最错综复杂的国际事件的敏锐眼光和能够评价初看起来不大重要，而实际上在与现代世界战略有关的一切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的本领。他不但在越南进行着战争，而且巧妙地为其辩护。而且辩护得使“自由世界”只能相信他。至少在埃班看来是这样。所以他期待

从麦克纳马拉的意见中得到许多东西。

埃班由以色列驻华使馆武官格维将军陪同。将军沉默寡言，仪表整洁，与一般的以色列将军们故意不重视军容不同。他向埃班报告了将要举行的会见。从他的话里部长明白了，五角大楼将对他完全开诚布公。他所要求的也正是这个，虽然十分明白，决定权仍在约翰逊总统手里。

他是否会接见他，还不知道。正是为了以防万一，埃班才把本来准备在白宫庄严地说出的话告诉了迪安·腊斯克。他早就料到了约翰逊的反对。特别是关于埃班提出的“卡茹斯·别利”。<sup>①</sup>

沙姆沙伊赫是埃及的领土，埃及有自由在那里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何况，没有任何公认的关于这块领土的体制的国际协议。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法学家，埃班对这一切知道得十分清楚，但作为以色列的外交部长，他故意地忽视了这一点。象其他以色列政治家们一样，他以为以色列有时可以无视国际法。特拉维夫在美国的强有力的朋友太多了！特拉维夫和他自己的某些声明与健全的思想不一致，这不要紧。政治就是政治。在政治中取胜的如果不是强有力的人，那就是灵巧的人……

埃班带着这些想法走进五角大楼宽敞的前厅。给来访者发证明的姑娘们欢迎地向客人微笑。迎接埃班和格维的一位部长助手领他们上电梯，然后大家都向部长办公室走去。沉重的门打开了，埃班突然出乎意料地看到了有相当多的人在场，虽然原来只打算在狭小的圈子内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在办公室里坐着部长的助手万斯和霍浦斯，美国武装力量各兵种的司令们的肩章上星星闪闪发光，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

埃班闪电式地决定根本改变预定的谈话进程。这里需要

---

<sup>①</sup> 原注：Casus belli——开战的理由（拉丁语）。

进攻！

“先生们，”他开始向在座的人说，“我的政府由于不久前埃及坦克在西奈沙漠靠近我国边境的地方集结而深感不安。我很想知道，先生们，五角大楼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从我自己这方面还可以再补充说，这关系到以色列的生死存亡！”

这个简短的、有点夸张的、然而在埃班看来相当动人的声明受到了怀疑的对待。美国军人们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本人所持的观点就是他们写在给约翰逊总统的报告里的观点：以色列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惠勒将军走近墙边，拉开一幅沉重的幕布，露出藏在里面的近东大地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慌不忙地解释，为什么他深信一旦发生战争埃及将不会得胜。

“以色列肯定将打赢，”将军说，“我们委托我们的专家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得出结论，胜利的将是你们，而不是埃及人。”

“如果他们进攻我们的飞机场呢？”埃班问。

“我们的意见是，你们更强。”将军回答。

埃班谈到蒂朗，谈到亚喀巴湾的航行。他觉得，只有美国和英国舰队的联合力量（“快艇”计划）才能够迫使开罗退却，迫使埃及人离开沙姆沙伊赫。其实不是离开，而是使这个地点非军事化。沙姆沙伊赫的大炮威胁着以色列的驶往以色列港口埃拉特的船只。

麦克纳马拉反对“快艇”计划。

“我们假定，”他指出，“我们建立了国际舰队来打通蒂朗并保卫以色列船只。这支舰队在这个海峡通过一次或两次。在亚喀巴湾待上两三个月。这将花费几十亿。可是以后会怎么样呢？舰队不能永久留在那里。在它解散以后又有谁将护送以色

列船只去埃拉特港呢？问题就在这里……”

埃班稍微有点惶惑地离开了五角大楼。惠勒将军向他揭示了一个意外的新闻。难道五角大楼同意了近东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

部长不知道，五角大楼早就在以色列反阿拉伯战争上打算盘了。它顽强地，一步接着一步地把事情引向这场战争。给约翰逊的报告实际上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现在惠勒实际上也在挑动埃班去打仗。你们抛开犹豫，行动起来吧——这就是这位最有影响的美国将军的话的真正含意。但是要知道仅仅只有惠勒的一些暗示毕竟是不够的。了解约翰逊对此怎么想，仍然是重要的。埃班的思想重又回到了同腊斯克的谈话上去。以色列外交部长所走的那个极端的一步，是否有效呢？

埃班清楚地记得一九五六年的西奈之役。那时候故意不让以色列到达苏伊士运河。到那里去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然而英法终于没有能保住夺到的东西。英国政府处于绝望之中，法国的社会舆论分裂。但甚至那些赞成在苏伊士运河区出兵，以此作为对埃及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某种报复的人，也感觉到在世界上掀起了如此强大的抗议运动，巴黎未必能够把它忽视。在联合国内俄国和美国反对三国行动。

即使是现在，以色列外长想，如果美国又不支持以色列，那么特拉维夫的军人们称之为“预防性”打击的事情也是想也不想的。将军们在坚持进行这样的打击。

埃班抱有一种在以色列广泛流行的意见，就是以色列没有权利打输即使是一次战争。军人在国内所据的控制地位（这种地位早已使职业政治家恼火）也是由这种意见的巨大影响造成的。越是这样，发动任何一场战争就更应小心谨慎。因为任何

一次战争对以色列来说都可能成为致命的。

但这样想的是他，埃班，而不是以色列总参谋长拉宾将军和他周围的人。要是他们听到惠勒说的关于以色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胜的话，他们将会多么高兴啊！有趣的是，在美国将军的话后面是否有对开罗的现实情况的了解作为依据，还是有某种另外的东西？

其实，五角大楼的老板们对许多事情的了解比埃班好得多。以色列的军人们早就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行动。从本-古里安时代起，他们就只服从总理。而不服从议会和政治家。顺便说说，总理列维·埃什科尔是以色列国防部的第一总经理，而财政部长平哈斯·萨皮尔是第二总经理。特拉维夫的最强硬的“鹰派”，象情报部长伊斯拉叶尔·加利利，也经历过“军队的学校”。过去加利利曾经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现在他也和军人一起行动。政府内部早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军人和非军人的“鹰派”集团。

五角大楼知道，以色列总参谋部有一个早就制订好的“鸽子”计划，计划规定在未来战争的头一个小时就对阿拉伯的飞机场进行集中全力的打击。美国和西德的将军们直接参加了这个计划的制订。自然，仅仅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专家”的身份。

以色列的军人们始终了解驻在地中海的美国第六舰队的情况。驻在西欧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随时能够保卫以色列——只要在海法港或其他以色列港口进行大张声势的登陆就足够了。在这种情况下用小的力量就能够达到大的目的。……

埃班在思考特拉维夫的事情时，总是不断地回过来想到他在华盛顿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继续希望与约翰逊会见。美国犹太人公会的人刚才拜访了埃班，向他保证说，总统将改变自己奇怪的决定。总之，动员了所有一切。

为了应付万一预见不到的情况，埃班还有埃皮·埃弗隆作为后备。他的名字列在派驻美国政府的外交官的名单中。实际上，埃弗隆从事的活动同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政治处头子的活动一样——情报。自然，不是反对美国！埃弗隆有着广泛的联系，而最主要的是他能够在必要时毫无阻拦地见到约翰逊。总统在当参议员时就熟悉埃弗隆。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当近东局势越来越尖锐时，约翰逊要求自己的一个工作人员尤金·罗斯托与这个以色列“外交官”保持经常联系。埃弗隆经常定期地向白宫报告在以色列发生的一切。而且，据罗斯托的看法，在这一点上做得比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还要好得多。白宫高度评价这样重要的服务。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点，华德·罗斯托打电话给埃皮·埃弗隆，要他丢下一切事情立即到宾夕法尼亚大街去找他。

“我们非常明白近东局势的全部严重性，”罗斯托立刻开始说，把眼睛盯住埃弗隆。“我向你保证，总统想同埃班先生会见以便进行磋商。然而你得同意，在会见之前总统需要安静地研究有关近东疙瘩的全部问题。此外，在决定采取某种步骤之前，他想知道吴丹给安理会报告的内容。所以把埃班同约翰逊的会见推迟到即使不是明天，也至少是到晚上，这是十分合理的。我坦白说，总统由于这样催逼他同你们的部长会见，认真的生了气。因为根据礼节他并不一定要接见。但是，我的天，求他这样做的人太多了！”

埃弗隆会意地点点头。可是现在不能退让。

“总统先生需要考虑许多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会见不能够，不应当被取消，”埃弗隆坚持说。“我们没有生气，也没有被吓倒，但我们十分想知道美国的立场！”

埃弗隆这一次说的是真情。以色列的军人们也想知道白宫

的立场。美国的立场对以色列来说意味着一切。以色列军队没有可靠的后方不能开战。所以应当不屈不挠地，但又小心谨慎地行动。特拉维夫不愿意重复一九五六年的西奈之战。

当罗斯托和埃弗隆的谈话还在继续的时候，一架专机在华盛顿的一个机场上降落。清晨，一个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曾乘着它到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格蒂斯堡的农场去，在他的档案里终于找到了杜勒斯同当时的以色列驻美大使埃班的谈话记录。谈话中说明了美国对以色列在一九五六年西奈半岛上的行动的态度。当谈话的内容为约翰逊所了解之后，他还是决定他自己该采取什么态度，就重新又去征询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意见。

中午，迪安·腊斯克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送来了各自关于美国在近东的可能的行动的最后意见。它们可以简单归纳为：

1. 华盛顿赞成建立一支多方面的海军力量，这支力量将前往蒂朗海峡，在那里恢复国际航行自由。
2. 允许以色列独立行动。

谨慎的腊斯克主张第一种解决办法，认为美国在近东的利益与阿拉伯人的关系要大得多。如果估计到以后年代的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的命运，国务院只赞成第一种解决办法。

麦克纳马拉主张第二种办法。他替五角大楼保留行动自由。在发生麻烦的情况下美国能够用第六舰队进行干预。在黎巴嫩的登陆记忆犹新。那时候美国海军陆战队企图把突然发生的伊拉克革命局部化。现在在发生麻烦时第六舰队的陆战队同样也能出现在海法港。这样冒险的步骤只能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采取。开始时美国宁愿站在一旁。而如果以色列胜了，华盛顿将理所当然地得到战果的一大部分。麦克纳马拉觉得事件这

样的发展是符合逻辑的。

约翰逊长久地思考这两种方案。腊斯克太谨慎了。“快艇”计划过于繁琐。麦克纳马拉的建议看来比较合理。但是五角大楼已经提出过多少次倒霉的计划了啊！它们会不会在这一次又造成祸害？

约翰逊试图想象一下这些计划的可能后果。越南战争至今还带来如此多的失望和麻烦！而且不仅仅在那里，在越南，而且也在这里，在美国。不过，这一次发生了某种奇怪的事。那些在有关越南的所有问题上都是“鸽派”的人，在解决近东危机方面都成了真正的“鹰派”。

也许，近东会以某种方式“平衡”越南？苏联肯定不会置身于近东事件之外。不仅华盛顿，莫斯科也将被卷进尖锐的处境之中。那时候也许将能堵住美国的喜欢大叫大嚷的人们的口，安静地继续做在越南已经开始了的事情。

华德·罗斯托，美国总统最有影响的顾问之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时机来报告约翰逊，他的老相识埃皮·埃弗隆现在在白宫。是不是请他来，请他说说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一直是值得注意的。

“好的，”约翰逊同意。“我将乐于听听他的意见。顺便请你告诉他，今天晚上我接见埃班。”

约翰逊在同罗斯托谈话时，意识到自己开始在已经燃烧起来的近东危机上赌博了。军人们和中央情报局主张支持以色列。甚至不惜为此动用第六舰队。如果近东战争象五角大楼的估计那样是短时间的，显然这是值得支持的。这里的事情不仅仅在于以色列。在阿拉伯各国从事石油开采的美国公司早就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而且纳赛尔也终究该除掉了。可能他，约翰逊，将能做到他的白宫前任们所未能做到的事。

然而想想战争，甚至是别人的战争，总是比参加进去要容易。这个如此明显的真理立刻使人想到必须使赌博不要输掉。在约翰逊看来，在当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双重的赌博。在口头上总统将主张近东和平，这将替他带来和平创造者的桂冠。而在实际上呢？这还得尽快地全面考虑一番。

……傍晚六点半，埃弗隆在罗斯托的办公室里得知，约翰逊准备接见埃班。他立即同华盛顿的“梅弗劳”旅馆联系，把这事通知了外交部长，约定在近七点钟时他到旅馆去。他们一起去见总统。

“你们的事情今天挤掉了所有其他的事情，”埃弗隆听见。“总统整天同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专家们在一起忙碌：讨论美国在中东行动的各种可能方案。”

话被电话铃打断了。罗斯托注意地听着，然后挂上听筒，向埃弗隆说：

“咱们走吧！总统想见您！”

约翰逊坐在一张大沙发上，在罗斯托和埃弗隆两人之间，现在他本身就是善良和关怀。他用自己的全部举动强调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老的友谊，而老的友谊比世界政治还要强大。

约翰逊刚刚得到报告，加拿大总理皮尔逊重新发言反对近东战争。但是同一个皮尔逊准备参加国际的海军力量的行动，以“开放”蒂朗海峡的封锁。奇怪！

总统没有向埃弗隆透露自己的想法。他再一次把埃班的关于以色列政府将举行会议的声明称作为“哀的美敦书”。

“在早饭以后我一直在研究你们的事情，”约翰逊补充说。“在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已经向埃班说过的一切之外，我可惜没有什么可以补充了。我不相信埃及进攻以色列的现实性。我坦白说，我自己很愿意看到在蒂朗海峡有以色列的国旗。但是为

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得到国会对采取海上行动的同意。”

约翰逊又一次强调，未来的在海上的“快艇”行动是美国在近东所能做的最大限度。总统不愿与国会发生争吵。

七时正。埃班和哈尔曼大使坐立不安。埃弗隆约好的电话一直不来。他们决定不再等他。大使馆的汽车载着埃班和哈尔曼向白宫驶去。他们向约翰逊的强攻将会得到什么结局呢？

哈尔曼出了个错误。他不是把埃班引向白宫的正门，而是便门。大使这样做完全是无意识的。他习惯于“非正式地”访问美国总统。在这种访问时不吸引旁人的注意总是比较好的。

岗哨对外国人在便门口出现感到惊讶，就打电话给值日军官：

“先生！这里有个人说，他叫埃班，还说他和总统有约会。有什么命令吗，先生？”

人们客气地使埃班和哈尔曼免除了向岗哨作进一步的解释，并且陪同他们到了约翰逊的办公室。那里在一张长桌子后面已经坐着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专门请来的专家们。部长和大使坐到了桌子的另一边。总统作主席。他不耐烦地听着埃班说话。埃班说的是以色列面临的威胁，这威胁仿佛是纳赛尔和埃及人所造成的。

约翰逊不费力地打退埃班的进攻，指出，根据他的情报阿联不准备同以色列打仗。麦克纳马拉支持约翰逊。

谈话转到了蒂朗，以及向海峡派遣国际舰队的可能性。

总统提醒，一旦蒂朗的封锁被解除，纳赛尔的威信将受到痛苦的打击。这在美国和阿联的关系上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华德·罗斯托指出，在一切情况下，蒂朗海峡出现外国船只将迫使全世界看到美国的力量。

双方再三再四地估量了特拉维夫和华盛顿为对付封锁蒂朗

海峡和关闭亚咯巴湾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案。这完全不是因为海湾对国际航运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里起作用的完全是另外的情况。一方面，开罗决定向以色列开往埃拉特港的船只关闭亚咯巴湾一事成了个威信的问题。蒂朗是阿联的领海。所以纳赛尔可以不顾以色列而行动。开罗并不排除谈判的可能性，不但如此，它预先就决定了要进行这种谈判。但是现在故意示威性地坚持要消除一九五六年战争的不良的政治后果。

以色列也知道，要断定开罗的行动为非法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但是，利用这个合适的环境来发动又一次反阿拉伯人的战争是太诱人了。即使战争打不起来，消除蒂朗的封锁，照以色列的算盘看来，也会使阿联总统付出昂贵的代价——阿拉伯各国里的许多人将会对他的“软骨头”不满。

约翰逊牢记自己的双重赌博，所以越来越倾向于让美国参加“快艇”行动。

“但是这需要国会同意，”总统固执地补充道。“令人惊奇的是，就是那些狂热地要求我不再派遣一兵一卒前往越南的人，如今却要把全部的美国航空母舰集中到亚咯巴湾！”

美国总统显然是“玩过了头”。他知道，美国和以色列的在近东问题上的“鹰派”公正地认为这个地区不同于东南亚。如果那里真的爆发了战争，要打仗的将是以色列人，而不是美国人。只有在发生预料不到的麻烦时才会需要美国人的公开干涉。

可是，在谈到向近东这只锅炉进一步“加热”时，约翰逊还是突然扳动了刹车。他还需要估量许多东西。他双手拿起一张写得满满的纸，总结道：

“美国在近东的任何一个行动都取决于国会的同意。我首先要试试看在联合国范围内行动。至于蒂朗海峡，我们打算参加各海上强国为保证所有国家船只在亚咯巴湾自由通行而可能作

出的努力。以色列不应当开始战争。”

约翰逊最后向埃班说：

“我们不认为你们将采取这种冒失的步骤。”

埃班不知所措。

“我们处在重要决定的前夕，”他反驳了。“实际上以色列没有选择余地。我已经说过，阿拉伯人要进攻我们。也许会流出许多血，但我们对胜利有信心，而且我们必须知道，谁站在我们这一边，美国是否打算遵守一九五七年承担的义务。戴高乐将军提出了召开四大国会议的建议。但他很难实现自己的想法。我们认为法国的军火工厂还是向着以色列开门的。伦敦也向我答应支持。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你们也参加。因此，现在一切取决于美国。我想再次问您，总统先生，你们是否会站在我们一边，美国义务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约翰逊用一个反问来回答：以色列是否想参加“快艇”？

“您不断地说以色列政府要在最近一个星期天开会，”总统说。“我不能这么快就决定。我重复一遍：如果你们要我们的协助，你们就等一等，现在我们在求助于联合国。也许，我们能把加拿大、意大利、挪威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请相信，我不是个软弱的人，也不是个胆小鬼。我真诚地希望以色列船只能够使用蒂朗海峡。我将用一切办法努力打开亚喀巴湾的水路。这样的结果将对你们完全有利。”

总统站了起来，表示会见已经结束。他把以色列部长送到电梯旁，回到办公室。想了片刻之后，他满意地下了结论：

“我本来准备斗争，可是我的对手看来却好象被我用两句漂亮话安抚住了。”

在大使馆里埃班独自关起房门，仔细地把同美国总统的会谈记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哈尔曼问他，是否要利用使馆现有的

通讯设备把会谈的内容发往特拉维夫，他否定地摇摇头。他知道政府在等着他的电报，但决定把所有材料都随身带上飞机。

哈尔曼给了埃班一份自己所作的白宫会谈记录。几个钟头以后埃班已在纽约。他从肯尼迪机场乘“埃里·阿尔”公司的飞机取道巴黎回特拉维夫。

哈尔曼送走埃班后，稍微有点迷惑不解。埃弗隆刚刚把自己同约翰逊的谈话报告发往以色列。多么奇怪的事！难道在这种时刻华盛顿和特拉维夫之间开始了“双重外交”？大使忘记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一直是有“双重外交”的。

晚上八点半，埃班在利达机场下了飞机。警察吃力地挡住了记者群的冲击。埃班坐进开到飞机旁的汽车，向政府所在地驶去。

## 加 埃 塔

位于那不勒斯北面大约不过一百公里的意大利小港口加埃塔。深夜。城中狭小的街巷一片黑暗，行人绝迹。只有停在港内泊地上的美国巡洋舰“小洛克号”的巨大舰体发出亮光。美国第六舰队的旗舰在倾听由它的灵敏的天线捕捉到的无线电信号。“小洛克号”是座真正的海上五角大楼。它上面有舰队司令威廉·马丁海军中将的司令部，包括四十名美国海军军官。在五月份第三个星期的最后几天里，他们都留在舰上。在得到来自华盛顿的专门命令之后，他们现在要经常留在舰上。

值日的通讯军官突然来叫舰长。当舰长出现在指挥桌旁时，他得到报告说，收到了一份给海军中将的特别重要的电报。而中将正在岸上家里，需要和他紧急用无线电话联系。

“哈啰！出了什么事？”将军问。

“先生，极其需要您来，否则我不会敢于惊动你。”

“我马上来。”将军对话筒简短地说。

马丁行动迅速。几分钟后他的汽车就已经驶进了港区。舰队司令专用的小汽艇已在码头上等着他。又过了几分钟，马丁登上了旗舰，立即去到无线电室。巡洋舰的舰长向他报告，已下令在舰上升起舰队司令的旗子（大概将军将在自己的房舱里待到早晨），并且交给他一份绿色的文件夹，上面印着：“绝密。只给舰队司令。”

马丁把拍给他的急电读了一次又一次，最后才明白了电报的不太平常的含意。疑问消失了。委托给他指挥的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奉命……不过，关于这个还得以后再谈。

海军中将下令把舰队参谋长叫来，吩咐在早晨八点钟召集作战会议。出席的有各部门的首长。必须使全舰队的所有舰只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不论它们目前处在什么地方！

马丁同参谋长告别，走到自己的房舱里，打电话告诉家里，在最近几天内不要等他，他不得不留在“小洛克号”上面。……

没有睡意。马丁在房舱里来回踱步，不安地考虑着，他将要吧第六舰队的大部分开进去的地中海那个地区，恰好是经常能遇上俄国船的地方。

近来，苏联海军力量在这里不断增长。以前，马丁的参谋军官们认为，这不过是几只潜水艇，一条巡洋舰，三、四条驱击舰、曳网渔船和加油船而已。现在，船只数量大大增加了。所以不管这是多么的不愉快，命令将在俄国人的眼皮底下实施。

将军早就在考虑一个问题，苏联舰队在地中海出现有什么目的？也许，事情牵涉到要建立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活动圈。可能，俄国人想要抵消早就存在于地中海的美国第六舰队？如果是这样，他们已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现

在,以第六舰队的航空母舰为基地的飞机,活动起来已经困难得多了。不过,假使派美国航空母舰中的一艘通过苏伊士运河到非洲角去呢?它可以在红海停留一段不长的时候,故意显示出美国企图要替以色列船只“打开”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

马丁担任第六舰队司令还不久。然而这位海军中将很能想象得出可能遇到的困难。他觉得,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士兵都不够。现在,当地中海出现了俄国舰队的时候,这就特别危险。

将军要来了作战地图,在上面标出了未来行动的主要方向。他懂得,将要进行的调动是以以色列海岸和西奈半岛为目的地的!

在那里集中舰只是可能做到的。但是怎样去解释,那怕是向美国的报刊解释这个未来的行动呢?马丁想起,几天前他突然收到合众国际社从纽约发来的一份不平常的电报。通讯社要求了解,什么时候可以为报道近东事件派来一个特派记者,这个记者及其助手们准备住在第六舰队的任何一艘兵舰上。将军那时候真正地记者们的这种劲头感到生气。然而使他惊奇的是,五角大楼支持合众国际社的要求。将军只得让步。

不久,通讯社的记者哈利·斯塔托就在航空母舰“美利坚号”上住下来了。将军在看到航空母舰舰长的报告时冷笑一声说,这些记者们可真会抓紧时间。一般来说,在近来这段时间里,正是报刊特别经常地使将军吃惊。有一次(已经是五月里了)马丁的副官在他面前放了一份新出版的一期《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通常将军总是把这份杂志读也不读一下就推到了一旁。只有里面登有对五角大楼老板们或美国舰队司令们的访问记的那几期才是例外。

这一次副官替将军勾出了一篇文章中的不长的一节,这篇文章是说明以色列总理的意见的。埃什科尔公开对杂志记者声

称，特拉维夫得到美国方面的坚定保证，答应用第六舰队的兵舰进行支援。

以色列总理的话使将军不快和吃惊。

“现在舰队由政治家们来指挥了！”马丁恶狠狠地对自己的参谋长说。“而且不是美国的政治家，而是外国的！什么东西我们都是最后知道！”

马丁看不惯政治家和记者。在他看来，政治家们只会制造麻烦，而要军人们去为之找寻解决办法。记者们则由于把应该和需要保密的事情向全世界大叫大嚷而把事情搞坏。譬如说现在，哈利·斯塔托及其助手们立即就会明白一切。他们的电报会立即到达纽约，并在全世界的报纸和杂志上传开。

早晨，将军在给全舰队的命令草案上签了字。这道命令还需要同所有的战斗和辅助部门一起使之明确化。特别是空军指挥官。在登陆时空军的掩护应起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仅登陆地区需要掩护，登陆人员出发的兵舰也需要掩护。将军一直没有合过眼睛。

早上八时正，他走进旗舰上的作战室。在一张长地图——地中海示意图——前面的软椅上坐着高级军官们。马丁在其中看见了“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的舰长。这艘母舰是第六舰队威力的代表。

将军接受了敬礼，请军官们坐下，再次看了看在场的人，开始了自己的报告：

“先生们！我们舰队的四支队伍将到地中海的东部集中，那儿现在有苏联的舰队。过几天就出发。我们将带上海军陆战队。所有的人的方向都是以色列和西奈海岸。”

将军用一根长长的指示棒在地图中画出了集中的地区，详尽地，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地说明了应当完成的任务。在回答

了各种提问之后，将军宣读了命令。根据这个命令，两艘最大的航空母舰“美利坚号”（八万零七百吨）和“萨拉托加号”（七万八千七百吨）、旗舰巡洋舰“小洛克号”和巡洋舰“盖乌斯顿号”将组成第一支队伍“六十号突击队”的核心。这支队伍还包括十一艘驱逐舰。

第二支队伍——“六十一号突击队”——由水陆两用船组成。在需要登陆时海军陆战队将乘着它们去到岸边。第三支队伍“六十二号突击队”是一支特别分队。参加者是海军陆战队士兵，如果近东爆发战争，他们就可能登陆。后来还特地向陆战队的指挥官明确，只有当以色列处境危险时才进行登陆。

最后，“六十三号突击队”将是辅助性的。其中有加油船和执行纯粹技术职能的其他辅助船。

……

中午以后马丁用无线电把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召来，向他明确了他的一千八百名士兵及其附属的炮兵队可能登陆和行动的地区。六十二号突击队将一直处在以色列海岸附近。

“记住，上校，”海军中将在临别时说。“如果合众国际社的好汉们问起你们调动的原由，你就说你和你的士兵们是出发去演习！不许对任何人说出任何细节！”

\*

\*

\*

纽约，五月二十八日。美联社记者从雅典报道：第六登陆舰分队载着海军陆战队 1500—1800 名士兵于星期四（五月二十六日）从那不勒斯（意大利）出发，前往以色列。

六只其他美国船——两只运输船、一只登陆器材运输船坞，一只坦克登陆船和一只货船——驶往希腊和意大利之间的爱奥尼亚海。

## 开 罗

爱德蒙·拉姆博站在开罗“肖伯特”旅馆的阳台上，听着自己从巴黎带来的“菲力普”牌手提式半导体收音机。电波中名副其实地充满了对纳赛尔总统昨天在开罗对外国和阿拉伯记者的谈话的评论。西方评论家们众口一词地指责纳赛尔，说这位阿联总统号召……消灭以色列。但是要知道纳赛尔并没有说过任何类似的话。拉姆博，一家可敬的法国报纸的特派记者，确实地知道这一点。他自己参加了记者招待会。

前天早晨，爱德蒙接到共和国新闻司的电话。他有一度曾在埃及住过几年，熟悉许多开罗记者。新闻司的人把他当作自己人。

“哈啰，爱德蒙先生！”一个埃及官员友好地对他说。“我是阿布·萨拉赫。我想通知你，五月二十八日在阿里·库巴宫纳赛尔总统将向记者们发表谈话。你们可以向他提出任何问题。任何问题和随便多少问题。条件只有一个：你们的问题应当不迟于今天晚上就送到我的桌子上。再见，爱德蒙先生！”

爱德蒙放下听筒，立即又拿了起来。他拨了三个数字，问熟悉的女接线员，能不能按紧急的价目接通巴黎。

女电话员回答，她尽力而为，但是要平常多等些时候。开罗——巴黎的电话线一直没有空。

爱德蒙想到，不必白费时间和钱了。他的报纸的编辑部里的情绪他是十分了解的。有关近东的问题的“客观性”，总编辑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遵守，这个范围就是不妨碍支持以色列。

爱德蒙写的东西过去总是能得到发表，同样也根据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他的文章里要包含着对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

领袖们隐蔽的、但相当辛辣的批评。

编辑部在派遣爱德蒙出差这方面是不怕花钱的。他曾到过近东各个国家。不久前他成功地钻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山沟里，被推翻的也门国王巴德尔正在那里企图领导忠于他的部落起来反对萨那的共和国政权。现在爱德蒙又到了开罗。他非常明白，正是在这里可能演出阿拉伯—以色列悲剧的新的的一幕。

巴黎想要尽可能详尽地了解尼罗河畔正在发生的事情……

电话铃恰恰就在爱德蒙已经对它绝望了的时刻响了起来。女电话员把记者同巴黎接通了。

“哈啰，老板，是您吗？”爱德蒙对主编说。“我很简短。后天纳赛尔要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将有机会向他提几个问题。什么是编辑部首先感兴趣的？”

“你听着，爱德蒙！”从巴黎传来的声音说。“任何问题都不必提。我们重要的是纳赛尔发言的实质。你仔细点听。尽力听出他的‘言外之意’。至于发言的文本法新社会发给我们。对你的要求是评论以及我称之为记者招待会的总的景象的东西。就是这些。你在那边怎么样，爱德蒙？一切都正常？离火葬还远？如果这样，祝你成功！再见，朋友！”

“鬼叫我打这个电话！”爱德蒙恶狠狠地把手筒丢到机架上。

爱德蒙打了个电话到新闻司，通知那里不必等待他的问题。

“我们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爱德蒙先生！”阿布·萨拉赫回答说。“那么，就请您尽量不要迟到。想要参加招待会的人太多了。”

……爱德蒙咯的一声拧了一下小圆轮。“菲力普”沉默了。下面是开罗在喧闹。在异常漂亮的阿特-塔赫利尔桥上，汽车向两边飞驰。出租汽车，大车和跟着它们碎步而行的载重驴子进入并隐没在不久前挖在桥旁的地道里。在旅馆对面蔚蓝色的

天空中高挂着有名的开罗塔。它象一朵巨大的莲花，使人想起了那条尼罗河，这条河就在下面几公里处开始通过自己的支流和支流上的无数运河慷慨地把充满泥土的河水分送给三角洲上的佃农。开罗在喧闹。开罗在象平时一样生活，用响亮难听的嘈杂声让人们知道自己的存在。这种嘈杂声不论是老世界还是新世界都是感到生疏的。

爱德蒙喜欢开罗不是因为他常到这里。不，在尼罗河畔有许多他不喜欢的东西。对纳赛尔总统所宣传的一切他远远不是全部同意，但对在纳赛尔领导下所做的一切他全部感到兴趣。埃及人同俄国人的友谊使他惊慌，但又觉得有益于抵消美国竭力想要建立的影响。

现在在开罗有一些东西严重地引人警觉。爱德蒙不能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领导人中的一个得到广泛宣传自己观点的自由。他的要求消灭以色列的号召起着绝不是有利于阿拉伯人的作用。当事情牵涉到以色列在最近十一年里的掠夺成果时，纳赛尔是毫不妥协的，可是他（爱德蒙曾同他多次会见）同时又总是说，谈不到要消灭以色列。他的立场同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们所宣布的东西是完全不相吻合的。

开罗充满了新闻。记者们、职业政治家们、技术专家们和一般的百姓们茶余酒后尽是在议论未来的“战斗”。懂得阿拉伯语的爱德蒙起初在听到这个字眼时并不感到十分惊奇，因为“战斗”也可以用政治手段来进行。

……爱德蒙看到开罗的记者越来越多。他们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新闻司简直来不及发记者卡。在开罗国际机场上，各通讯社、报社、杂志、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们象整队整队的空降兵一样在着陆。猎取新闻在这里成了难事。要获得那怕一鳞半爪的类似真实的东西，需要有非凡的机灵。种种极不相同的传闻

充斥编辑部、电台和电视台。警车在街上拉响着警报器四处奔驰，吓唬行人。大房子的大门口出现了沙袋。电台报告着以色列军队在埃及和叙利亚边境集结的消息，号召报名参加志愿军。

五月二十八日早晨爱德蒙不无困难地到了总统的阿里·库巴宫，纳赛尔的记者招待会将在这里举行。只有凭记者卡才能进去的大厅还刚刚开始满起来。爱德蒙拣了一个第一排的座位。他想近一些看见阿联总统，观察观察他在回答问题时的脸部。这始终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常常比问题和回答本身能使人得到更多的东西。

通常纳赛尔出席群众大会或招待会是要迟到的。今天阿联总统很准时。他完全按照预定时间走进大厅，坐到一张铺着暗绿色呢子的不大的桌子后面，开始细看自己听众的脸。他一直是更喜欢个别采访而不喜欢记者招待会。现在，同几个记者在小房间里的会见已无法纠正美国和以色列报刊在全世界造成的状况。他，纳赛尔，被强加了他不仅没有说过，而且甚至没有想过的东西。坐在他面前的世界舆论代表等待着他的第一个词。

阿联总统刚站起来要宣布招待会开始，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就发出了连续不断的吱吱声和咔嚓咔嚓声。

“这次记者招待会的目的，”纳赛尔开始说，“是为了要澄清近东已形成的局势的真相。由于目前的局势可能意味着整个阿拉伯民族是战争还是和平，并且会在远远超过阿拉伯世界的范围内引起反应，这样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纳赛尔说得很平静，竭力尽可能明白地描述出埃及在这次激化了的以一阿争吵中的立场。爱德蒙在自己的笔记簿上记下：“纳赛尔感到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姿态上很有信心。”

“我们断然反对任何把注意力集中到蒂朗海峡上或者把注

意力集中到联合国部队撤出近东上的企图。……”

爱德蒙转过身子，他立即看到，纳赛尔的这些话被所有在场的人记了下来。正是这点声明明天将在世界所有的报纸上受到几乎是用放大镜一样的分析研究，不论这些报纸对以色列或阿联的态度如何。纳赛尔的每个字都将被放在世界政治的看不见的天平秤上衡量一番。

这位法国记者觉得，目前，一切都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直到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之前驻在埃及领土上的“蓝钢盔”看来是对那些准备在近东进行侵略的人的一种遮盖。难怪他们的撤出震动了全世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遭到了百般咒骂，指责他没有把自己的从近东撤出“蓝钢盔”的决定通知安理会，没有紧急地召开联合国大会。

但是其实吴丹根本没有责任要这样做！十年前，当纳赛尔在开罗同那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会见时，爱德蒙正在开罗。他清楚地记得，埃及总统那时并没有给哈马舍尔德任何关于“蓝钢盔”在埃及驻扎期限的保证。瑞典人（注：即哈马舍尔德）那时在自己的日记上写道，纳赛尔的同意只不过是一种“自愿”的行动，而不是执行任何人的强迫决定。纳赛尔可以不受阻挡地并且在任何时候命令“蓝钢盔”回家，不必征求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的同意。

当现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紧急飞来开罗时，爱德蒙也已经在这里了。不管别人怎么看，这位外表阴沉的缅甸人则确实是不仅知道，而且从心底里感觉得到“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自尊心和优点。外国军队驻在埃及领土上意味着对它的主权的损害。吴丹公正地认为纳赛尔总统的行动是对如此明白的不公正现象的纠正。他甚至没有想到过要取消他已经发出的叫“蓝钢盔”撤出埃及领土的命令。

吴丹在开罗问纳赛尔，阿联是否将同意联合国部队留下，如果它们也将分驻到以色列的话。阿联总统没有反对这个合理的建议。特拉维夫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说吴丹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拯救近东和平，难道是公正的吗？爱德蒙深信，如果埃什科尔同意了吴丹的建议，事件的这样危险的发展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以色列的政治家和军人们根本不想避免它。

当纳赛尔总统下令暂时封锁蒂朗海峡之后，吴丹急忙从纽约飞到开罗。纳赛尔宣布，每一条开往以色列港口埃拉特的船只，不管它挂的是以色列旗还是外国旗，将受到检查，装有战略物资的不予通过。特拉维夫把阿联的决定评价成简直是经济封锁，是对以色列的侵略行动。说什么埃拉特港在以色列经济中起着生命攸关的重要作用：与“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联系靠它来维持！以色列进攻阿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卡兹斯·别利”如今仿佛已装在埃什科尔的口袋里。特拉维夫公开地谈论这一点。封闭蒂朗和亚喀巴被用来替以色列的全面动员和完全公开地开始进行反对阿联和叙利亚的战争准备作辩护。

爱德蒙不止一次地注意过以色列报纸的报道，说是埃拉特港只占以色列总贸易量的百分之三——四。他还知道，亚喀巴湾的入口处和那个几乎把这入口处封住、位于西奈半岛四哩外的蒂朗岛，都处在阿联和沙特阿拉伯的领海范围之内，甚至即使严格按领海宽度只有三哩的标准来算的话。无论是亚喀巴湾还是它外面的海峡，都不曾被国际航运所利用，所以亚喀巴湾没有列入联合国秘书处为国际航运法会议所拟订的三十二个国际海湾的名单之内。显然，特拉维夫发出的关于暂时封锁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的叫嚣声掩盖着以色列在近东的某些秘密目标。对这些目标暂时还只能猜猜而已……

爱德蒙注意到，纳赛尔总统曾几次重复，阿联准备恢复一九

五六年“三国”侵略以前存在的那种状态。

“他的意见有逻辑，”爱德蒙想。“确实，那时以色列进攻埃及，没有任何进攻的理由。本-古里安那时竭力想夺走埃及人刚刚收归国有的苏伊士运河，用这个来得到相应的‘报偿’。多么无耻的政治买卖啊！”

“三国”侵略没有成功。本-古里安不顾对以色列如此悲哀的事态发展，还是竭力想替自己的国家得到一些优势。其中之一就是把“蓝钢盔”驻扎在沙姆沙伊赫。爱德蒙记得本-古里安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他那时说，埃及可能破坏亚咯巴湾的航运。本-古里安在说这种话时“忘记了”，建设在原来的阿拉伯小村庄乌姆姆·拉什-拉什之上的埃拉特港是非法地出现在海湾岸边的。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签订了埃及停战协定。乌姆姆·拉什-拉什在那一天还在埃及领土上。同年三月十日以色列士兵占领了这个村庄所在的沿岸一块五哩长的土地。为什么埃及人应当忘记这种对自己土地的毫无道理的侵占呢？

爱德蒙近来常常问自己，为什么纳赛尔总统恰恰是在目前开始进行这个危险的恢复埃及人被践踏的权利的运动。最可能的原因是，他认为当前的政治形势在所有各方面都对自己有利。

如果取得成就，纳赛尔在阿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威望将能大大加强，而这对纳赛尔是很需要的。埃及革命在继续，但革命发展的困难在许多方面由于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怠工破坏而变得十分显著了。纳赛尔的反对者利用他的每一个不成功的步骤来削弱总统的地位，或者想根本把他搞掉。而对纳赛尔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政权本身，重要的是要毫不动摇地贯彻那些近年来所宣布的根本性的国内改革。纳赛尔懂得，用埃及军队进入西奈的办法去保卫叙利亚可能会使他付出太高的代价。

这就是说，按照事物的逻辑，纳赛尔明明是不准备打仗。埃

及坦克仅仅是开到以色列的边界前面就停止了。现在纳赛尔要让外交起决定性的作用，准备派副总统查卡里亚·毛希丁到华盛顿去同约翰逊总统谈判。但是实际上美国人能够很容易地把他拖进外交阴谋的迷魂阵中，使他看不到主要的危险。

爱德蒙好不容易才摆脱自己的沉思，重新开始注意地倾听纳赛尔的每一个词。

“女士们和先生们，”总统向记者们说。“我很高兴能在今天同阿拉伯和世界报刊的代表们会见。我很高兴同正在作出不小的努力来说明使我们大家都关心的事件的人们见面。”

纳赛尔顿了一顿继续说：

“我要向在场的人们保证，我没有任何东西要隐瞒。我准备告诉你们一切使你们感兴趣的东西，准备向你们提供最近事件的全部细节，说出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评价。总之，你们提问吧，先生们！”

向阿联总统提的问题很多。爱德蒙不费力地就抓住了它们的性质。他的西方同事们想要挑动纳赛尔说出可以从有利于他们的报纸的方向来进行解释的话。伦敦的《每日快报》派来的斯杰方·哈尔佩竟大胆提了一个相当无礼的个人性质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夏天，您，总统先生，曾经处在同目前这次危机中大致一样的境地。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即使是部份地减轻历史加于您的肩上的责任？也许，您年龄大了些，经验多了些，比起十一年之前来？也许您现在更加困难些？您希望怎样解决你们的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伤害了纳赛尔的尊严，所以总统决定给一贯不知分寸的整个英国报界一次回击。至少是在对他的态度方面。

“好的，我来回答您，虽然从一九五六年起《每日快报》就经

常在攻击我。但是，这对我来说也许甚至是一种荣幸。我由于对我如此注意而高兴。所以您听着。至于年龄，我不以为我已经成了老头子。我还不到五十岁。我不象艾登先生那样衰老。我能够用自己的双肩为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你们攻击我们和我个人。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的正确性的最好证明。”

东京《读卖新闻》的北村也提了个问题。对爱德蒙来说，日本人对近东的兴趣并不是一个谜。他们为近东的石油来源而担心，注视着美国的行动。他们希望美国越来越深地陷入近东，脱离东南亚，这样对他们有利。

北村提醒说：“有报道说，美国正在制订用第六舰队的舰只派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去以色列的计划。如果美国这一行动实现了，您是否会把它看成是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您的政府是否会要求苏联或其他友好国家在世界的这个地区进行干预？”

阿联总统在答复日本人的问题时竭力做到极端准确。他也看到过北村所提到的报道。

“自然，”他挑选着字眼，慢慢地开始说，“派美国陆战队去以色列，以便在如果以色列进攻我们时支持它，将被视作对阿联、对整个阿拉伯民族的侵略行动。

“最近几十年的事件清楚地表明，美国完全站在以色列一边。他们已经指责我们侵略以色列，虽然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实现和保卫我们的合法权利。目前局势迫使我们认为，美国的政策和它同以色列的紧密联盟是以损害整个阿拉伯民族为目的的……”

“美国是一个强国，但我们将不出让自己的权利。我们将进行斗争并且抵抗对我们主权的任何侵犯。我相信，全体阿拉伯人民，世界上所有的自由人将抵抗侵略。没有一个国家，不管它的力量有多大，能够使决定保卫自己和自己的生存权以及自

己领土的民族遭到失败。如果美国想站在以色列一边进行武装干涉来反对阿拉伯民族，我们宣布，我们将象在一九五六年所做的那样来保卫自己的国家。这就是阿联的立场，而且我认为也就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立场。这样的入侵可能孕育着许多后果，我现在还难以预言它们的可能的发展。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在正在发展的危机中苏联和美国互相对立，因为这将意味着世界核战争。我们也不希望同美利坚合众国发生战争。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不能解决的矛盾。此外，美国可以做阿拉伯人的朋友。然而如果美国发动进攻或者向我们强加什么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我们不应当也不会投降”。

美国报纸《每日新闻》的弗洛拉·柳以思继续提问题：

“阁下！照您看来，是否有一种哪怕是不大的机会来达成这样的协议，它将能在目前的事态下促进建立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巩固和平？”

“我已经谈过这一点，”纳赛尔指出。“今天的问题不是在于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调整关系和达成和平。以色列现在是立足于侵略，立足于践踏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正是这些权利首先应得到恢复。我们将是有耐心的。哪怕再过十年或更多年，但我们将恢复公正。阿拉伯人民不容易忘记耻辱，阿拉伯人是拥有最丰富的文明和历史的人民，他们必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向我提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先生们。感谢你们为我献出了自己的时间！……”

在记者招待会上听到的一切使爱德蒙感到不安，他厌恶正在远东演出的政治丑剧，而他的报纸对这丑剧的演出也不是没有出过力。从一切情况看来，美国人伙同有影响的以色列复国主义者想要把纳赛尔捉进陷阱。不错，爱德蒙没有事实来证明他的猜疑。但是在这方面他完全信赖从未欺骗过他的直觉。

爱德蒙刚刚遇见过几个自己在开罗的老相识。他从他们那儿得知，纳赛尔处常常有美国客人来，他们再三地劝他开始谈判。他们会不会使纳赛尔上这个似乎合理的建议的圈套呢？第六舰队已经在以色列海岸附近。以色列士兵已经准备好在任何时刻冲锋。耶路撒冷电台公开地报道这一点，毫不在乎形式上还没有宣战。但实际上战争也可能是不预先宣布的！

为什么需要用纳赛尔从未说过的话去指责他呢？这只能用以色列准备先放第一枪来解释。

爱德蒙感到越来越清楚，美国人和以色列合伙开始了对付纳赛尔的卑鄙的政治赌博。约翰逊大概认为这场赌博对他自己来说是决不会输的。因为如果以色列的反阿拉伯战争失利，他将可以说，他是一贯主张同埃及人谈判的。

而纳赛尔，照爱德蒙的看法，越来越走近为他而设的套索。大概，一举而向以色列取回由于一九五六年三国侵略而丧失的一切东西，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正是这个诱人之处也包含着危险。

开罗现在正在等待侯赛因国王。

纳赛尔曾经以各种态度对待这位约旦君主，虽然他承认，国王比他狡猾。就拿现在来说，从一切情况看来，侯赛因打算同开罗联合仅仅是因为想用接近开罗的方法保全自己。

“好吧，我们就给陛下这个机会！”纳赛尔在同安曼通电话之后表示。“在约旦之后伊拉克将跟上来。那时和约旦相邻的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将反对以色列……”

爱德蒙走出旅馆，向阿特-塔赫利尔广场方向走去。在房子的墙壁上已经出现了第一批传单，传单上有一个武装的奥马尔·埃芬基瞧着过往的行人，号召埃及人保卫自己，回击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

清晨，爱德蒙被来自开罗机场的电话吵醒了。一个不熟悉的声音说了一句：“查尔斯·约斯特到了”——电话立即被挂断了。

这个美国外交家飞到开罗来做什么？他在迪安·腊斯克那里是个很有份量的人物，没有重大原因是不会来的。爱德蒙请求自己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他对这个美国人非常感兴趣。

查尔斯·约斯特从机场直接到美国驻开罗大使诺尔迪那儿。同一天早晨他就受到了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里亚德的接见。

谈话象通常一样，先从互相询问健康开始。但美国外交家决定最大限度地压缩这套礼仪，所以只过了大约一分钟就转入了正题。

“请告诉我，部长先生，难道埃及坦克进入西奈沙漠真的是那样必不可少吗？”约斯特甜言蜜语地问。

“我们拥有可靠的情报，说明以色列在准备进攻叙利亚。难道这还不是一个有足够份量的原因吗？”里亚德回答。

“那么下令撤走‘蓝钢盔’又有什么必要呢？”查尔斯·约斯特继续进攻。

“我想把这澄清一下，约斯特先生。我们是要求联合国部队回到自己的基地里去。他们让我们选择：或者是完全不作任何移动，或者是完全撤走。我们不得不要后者。您看，这个步骤与其说是侵略性的，不如说是被迫的。何况以色列拒绝让‘蓝钢盔’驻在自己的领土上。您们的报刊，约斯特先生，反复说，埃及人要战争。我向你保证，事实不是这样。”

“难道不可能妥协吗？”约斯特单刀直入地问。

“当然可能！埃及人完全不准开始军事行动。”里亚德说。他暗示可以就亚喀巴湾的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目前不准准备

表声明。还没有接到总统的指示。

会谈结束了。查尔斯·约斯特带着某种捉摸不定的情绪离开了埃及外交部。他从美国大使馆打了一个密码电报给国务院，建议给阿联留下一个和平地摆脱目前的复杂处境的可能性。约斯特觉得，他找到了妥协的基础。他不知道，对他的开罗之行感兴趣的只是国务院，而国务院几乎已有十年之久越来越服从于五角大楼的影响。常常使人觉得，不是政治家，而是军人在替白宫规定行动的路线。在这一次五角大楼终于也强过了国务院。

五月三十一日，爱德蒙被告知说，在“纳伊尔·希尔顿”旅馆里在几名埃及将军陪同下突然出现了一个罗伯特·安德森。过去他是美国财政部长，现在则是石油商人。据说，安德森在开采阿拉伯石油的美国公司中的股票正在给他带来不坏的收入。安德森早就认识纳赛尔总统，打算同他见面。在机场上对他的亲切接待使他深信有这个可能性。

罗伯特·安德森甚至没有同美国驻开罗的大使馆联系。这一次他来到尼罗河畔是秘密的。美国大使将只会妨碍他。

次日，在同纳赛尔进行了长时间会谈之后，石油大王准备通知华盛顿，阿联总统接受了关于就亚喀巴湾通航问题举行谈判的建议。为了这个目的纳赛尔可以派自己的副总统毛希丁到华盛顿去。到达的日期定为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

罗伯特·安德森从纳赛尔那里出来，到旅馆里稍事休息。使他惊奇的是，他在那里看见了诺尔迪，就把会谈的实质告诉了他，然后急急忙忙前往机场。他的飞机飞向纽约。爱德蒙对美国前部长的旅程所了解到的就只是这么一点。他不知道，罗伯特·安德森将在里斯本降落并将立即同美国大使馆联系。开罗在这一夜睡不安枕。这位法国记者觉得，这是尼罗河畔的又一

个最后的和平之夜……

## 特 拉 维 夫

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常常会使人弄不明白，以色列政府是在自己的驻地开会，还是在希蒙·佩雷斯<sup>①</sup>的办公室里，或者本-古里安在家里开会。许多人正确地感到，还不能过早地把这位前总理从帐面上除去。相反，恰恰是在现在，他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别看他已经近八十岁了，这位曾经是所有的以色列统治者中最好斗的人想要了解，以色列实际上是拿什么东西在冒险。

在佩雷斯的办公室里，“拉菲”党的首领们集合在一起开会。其中有三个以色列军的前参谋长：摩西·达扬，茨维·祖尔和雅科夫·多利。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老狮子”。他重又离开了斯德·鲍凯尔，出现在特拉维夫。

开始了不慌不忙的谈话。话题是：在西奈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埃及人会不会使用自己的火箭？”本-古里安问。

“火箭是没有飞行员的飞机。他们决定不了事情，”达扬指出。“我们可以冒险试试武力。”

将军显然想要战争。他认为，以色列人在这一次也将能利用埃及人的错误。因为埃及人自己来到了西奈半岛，尽管那儿四周都是沙漠。而以色列军队不仅有可靠的后方，而且有能力迅速运动。而且整个军事机器目前情况极好。

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已经相信了本来曾准备通过艾利·科恩

---

<sup>①</sup> 原注：希蒙·佩雷斯——站在极端主义立场上的以色列政治活动家。本-古里安的支持者。参加果尔达·梅厄政府。

送过去的情报，让世界去叫嚷以色列军队在叙利亚边境集结的事吧。宣战的“卡茹斯·别利”实际上已经放在口袋里：沙姆沙伊赫被阿联士兵占领了，蒂朗封闭了，埃拉特港被封锁了。

本-古里安通常是赞成用战争解决同阿拉伯人的所有争执的。但他这一次将说些什么呢？当大家都准备好听他说话时，办公室里突然进来了一个国防部的官员，交给“老狮子”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条子。总参谋长拉宾请本-古里安在晚上七时见面……

本-古里安在自己的图书馆里等候将军。……

七时正，拉宾出现了。他迫不及待地要知道本-古里安对当前事件的意见。但将军丝毫不露出急迫的样子。相反，他在开始时详细地询问本-古里安的健康以及晚辈见长辈时礼节上要求询问的一切东西。

本-古里安先问拉宾，他对军事形势是怎么看法。使拉宾惊奇的是，关于埃及可能进攻的话没有引起本-古里安习惯的好战反应。本-古里安表示，在西奈集结坦克只不过是一种示威。无论如何不会更多。

拉宾不作声了。他不认为有必要把前总理拖进一场赌博，这场赌博在将军看来已经不可能制止了。

拉宾推说有事，离去了。本-古里安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这几天他越来越经常地想到将来。只要将来埃及训练出足够的内行的军官，以色列再要照过去的方针行事就要倒霉了。而要好好地了解埃及军队中的目前情况，本-古里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来到特拉维夫太晚了。

当然，如果战争确实不可避免，就不能丧失时间。本来，如果不是俄国支持埃及，一切都会很好。而这一堵墙以色列是永远也打不穿。而墙已经存在着了。可惜，特拉维夫的许多人

愿估计到这一点。从俄国武器开始进入埃及的一九五五年起，近东的许多事情变了。本-古里安自己，很遗憾，认识这个真理也太慢了。

上星期日，本-古里安家里突然出人意料地来了一个梅纳希姆·贝京，他过去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伊尔贡 茨维伊 鲁也米”的首领，这个组织在第一次同阿拉伯人的战争后被本-古里安解散了。梅纳希姆·贝京从来也不掩盖自己的政治信念——为建立约旦河两岸的大以色列而斗争。贝京的党自由党是最反动的政党之一，与他的信念一致，并将为扩大以色列的领土而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斗争。

贝京来访本-古里安是一件真正惊人的大新闻，如果这次会见能够说出去或者在报上宣布的话。正因为这样，这次会见布置得极为隐秘。

本-古里安过去公开地厌恶贝京。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可以最确切地用这些字眼来表达：“要互相烧毁的怨毒”。本-古里安对贝京只有一种称呼：“胡狼”。而贝京则尊称“老狮子”为“小丑”。

这一次一切都和平地进行。贝京和本-古里安出于意料地达成了协议：如果在议事日程上提出了组织“全国一致”内阁的问题——没有这样的政府不可能开始战争，——双方将都作出最大的努力促其实现。

“谁将代表拉非党参加这样的政府？”贝京问。

“达扬！”本-古里安毫不迟疑地回答……

列维·埃什科尔丝毫也不知道这次在图书馆里的会见。当埃班刚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定，埃什科尔就开始了内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防部的将军们，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们。无线电刚刚宣布过，内阁将在明天开始开会。但这项宣布只是为了给没

有经验的广大群众听的。

埃班开始了自己的报告。仅仅看列举出来的名字就使这个报告显得很有分量——以色列外交部长同戴高乐将军、威尔逊和约翰逊总统举行了谈判。也提到了同麦克纳马拉的会见。

部长报告了约翰逊要以色列等待两、三个星期的劝告以及总统的保证——同其他西方强国一起开放蒂朗海峡让以色列和所有其他外国船只通行。

突然，部长稍稍脱离了自己的笔记本，指出，美国的行动不可能足够的迅速和坚决，因为约翰逊在一切情况下都要向国会请求批准。不过，埃班故意略去了与这一情况有关的困难。可能，他想要造成一种印象，即他已经得到美国的某种坚定的保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以色列的将军们也将不得回头看看华盛顿。而埃班要达到的目的正是这个。

关于同戴高乐将军的会谈，埃班也没有如实汇报。部长不认为有必要重复将军的话：“无论如何你们不要开第一枪！”不久前埃班从巴黎发出的电报中关于法国立场的悲观主义报道，忽然被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所取代了。

政府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埃班还抽时间向在隔壁房间里开会的议会外交委员会作了报告。他把自己的旅行重新报告了一次，不过比较简短。在五角大楼和白宫的会谈被他说成是以色列的一大胜利。

直到半夜之后埃什科尔才向部长们提出这个问题：以色列现在是否需要开战？

政府成员的意见分歧。表决结果形成了两派。半数部长赞成战争。另一半反对。

早晨六点钟，埃什科尔坐进汽车回旅馆。初升的太阳照亮了莫亚皮丘陵，斯科普斯山变成了玫瑰色。早晨来临了。但城

市的街道还空着。汽车轮胎摩擦柏油路发出的沙沙声使人沉思。总理的头脑里思绪如潮，而且越来越不安。

总理自己问自己，他投了赞成战争的票，这是否对。但他当即就作了肯定的回答。“鹰派分子”埃什科尔在自己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向来奉行着一条十分一贯的路线。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以色列国成立前，他是“地下军”的司库之一，这支军队是用罗特希尔德男爵的钱在巴勒斯坦建立，以便同阿拉伯人作斗争的。埃什科尔通过一切途径搞钱，又把搞来的钱花在购买军火上面。那些支持他的人一直对他很满意。他在党的和政治的阶梯上的地位不断上升。

从一九六三年起埃什科尔占据了国家的最高行政职位。甚至在这个职位上他也没有忘记，他的主人和支持者们期望他重复一九五六年做的事。那时候，本-古里安和达扬在塞夫勒同法国人谈妥了侵略埃及的计划。埃什科尔又为那时已合法存在的以色列军队搞钱，需要总共三亿美元。它们也被搞到了。

现在埃什科尔不反对新的反阿拉伯战争，不过还有点动摇。当然，可以赢得又一次反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但是不可以无休止的拿自己人民的命运去冒险。到阿拉伯人的力量同以色列相等的时候，然后优势不可避免地转向阿拉伯方面的的时候，那时会发生什么事呢？……

汽车轻轻地停住了。埃什科尔打发走司机，上楼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他躺倒在沙发上。但是睡不着。一个问题不断地在脑子里打转：如果以色列发动战争，其他国家将会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这时，本-古里安的话十分及时地来到他的脑子里：“世界说什么，这不重要，以色列人做什么，这才重要！”

埃什科尔早就同一度受他尊敬的自己的政治老板和指导者分手了。还在一九六三年退休之前，本-古里安就公开地称埃

什科尔为“叛徒”和“阴险的阴谋家”。他不能原谅他参加了为拉旺恢复名誉的部长级委员会。从那时起他们尽管为同一个上帝——犹太复国主义服务，但是各用各的方式。最后，他们之间的鸿沟终于成为不可逾越……

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埃什科尔就已经签署了把以色列军队的服役期从二十六个月延长到三十个月的法律。这是走向又一次战争的第一步。那时列维·埃什科尔没有迟疑过。而现在他忽然开始疑虑重重起来。可能是因为，在以前以色列军人们只是想战争，而他面临着的是开始战争！

军人们主张马上就打。总参谋长拉宾坚持不等外交行动结束就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埃什科尔极其了解“扎哈尔”这个词的几乎魔法般的力量。把这个词从希伯莱文翻译过来就是“军队”、“武装力量”的意思。总理自己就是“扎哈尔”在政府中的代表。他当了政府首脑之后，同时占据了国防部长的职位。拉宾将军同他合作得很密切。到今天为止，总理和军人们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产生过分歧。在昨天的政府会议前总参谋长曾向他报告过，“扎哈尔”已准备好作战。难道总理能够投票反对对自己吗？

埃什科尔带着这些想法睡着了一会儿。睡眠充满了怪梦，没有给他带来休息和安宁。当埃什科尔出现在总理办公室时，他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看出，他们的一贯镇静，甚至冷冰冰的头头在为着某种事情而激动。

埃什科尔是第一次这样心神不定。他甚至不去掩盖这一点。

内阁秘书报告了最近的新闻：在开罗，纳赛尔准备开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他还准备就开放亚喀巴湾进行谈判。这个消息使埃什科尔更加不安了。如果世界上知道了关于谈判的事，那

么他们所谓的“卡茹斯·别利”就要落空了！既然亚喀巴湾里的埃拉特港没有受到任何威胁，那么以色列还能为了进攻埃及辩解么？

不愉快的事好象故意同他为难似的，一个接一个而来。过了一会，秘书又在总理的桌子上放了一封刚收到的约翰逊的来信。美国总统要求“不要匆忙”，还是要在那个亚喀巴湾问题上集中努力。

当然，埃什科尔知道，类似美国总统这种信的文件，都是为了让新闻界知道而写的。因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在战争开始前说谎说得多！可是约翰逊的行动这样不干脆，难道仅仅是出于小心谨慎吗？

埃什科尔吩咐把昨天政府会议的速记记录拿来。秘书提醒他，昨天没有进行记录，因为会议的议题太秘密了，不能让任何一个旁人知道。总理不得不开动自己的全部记忆力，回忆埃班所说的话的一切最细微的含意。不，在华盛顿不可能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麦克纳马拉和惠勒将军都是非常严肃的人，对他们是可以信得过的。

不，改变是不可能的！不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以色列。埃什科尔仿佛第一次这样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思想象一个细的钻头在钻着大脑。头开始痛起来。埃什科尔坐车去吃早饭。

总理的一张脸孔现在露出真正的茫然慌乱的神情，虽然现在他已经自觉地决定战争。何况昨天埃班几乎肯定地说，以色列的背后有美国及其第六舰队。而这支舰队就在这里，在身旁，在地中海上。

不过，地中海前不久也出现了苏联军舰。埃什科尔知道，它们的存在使华盛顿不安。以色列的军人们现在也正是决定在这一点上搞赌博。他们向华盛顿重申，本-古里安所作的关于把

以色列变成反苏堡垒的保证现在继续有效……

埃什科尔的视线向着窗外特拉维夫的街道。街上的人们看上去是惶惶不安的：不论是自己的部长们和将军们的好战言论，还是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号召消灭以色列的演说，都同样使他们害怕。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得到，他们如此害怕的战争将由他们自己的总理强加到他们头上。

埃什科尔离开窗口，坐到离窗口不远的一张桌子上喝咖啡。总理闭起眼睛，小口小口地喝着。咖啡使他振作起来，使他的情绪比较平静。但是恼人的沉思在继续。他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希特勒德国度过的年代。那时候他帮助过德国犹太人迁到巴勒斯坦以逃避纳粹分子的迫害。现在他正准备同阿拉伯人作战，而阿拉伯人过去曾满腔热情地在自己家里接待那些受到希特勒政权迫害的人们。

埃什科尔竭力赶走这个不愉快的对比。以色列需要目前的战争只是为了站稳脚跟，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至于华盛顿的帝国主义集团怎么看待这个战争，那与总理无关。以色列不是三十年代的巴勒斯坦。新的时代——新的朋友，新的敌人！

……埃什科尔回到总理办公室，叫来了秘书，下令在下午四点召开政府会议。总理估计，他将能使这次会议开出应有的水平，并达到必要的目的。

这时候，特拉维夫收到了根据无线电记录的纳赛尔在开罗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全文。“莫萨德”的分析员们立即注意到阿联总统的这样一点声明：一旦发生战争，他将封闭苏伊士运河。对美国 and 英国的石油公司来说，他的话是一种预先警告，他们当然会开始绕过非洲转运近东的石油！那时封闭苏伊士运河将不会成为一种灾难。

当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报馆在用大字标题排印明天见报

的关于阿联总统记者招待会的报道的时候，当评论员们在绞尽脑汁，以便把这个招待会报道得更巧妙更有利于以色列的时候，部长们重新集合到了“红宫”里。

总理宣布开会。他对自己说的每个词都掂斤估两，同时仔细地观察与会者的脸部。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是军队的代表——拉宾将军。政府首脑象通常一样，让总参谋长参与一切机密。

埃什科尔问，内阁对约翰逊总统的来信将怎么办。

埃班首先发言。外交部长从来不曾以爱好和平而闻名。但是，作为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埃班相当明白，特拉维夫的任何一个没有得到美国支持保证的行动都可能会有危险的后果。他现在正是着重地谈这一点，要求政府不要匆忙行事：在以色列面前的题目有着许多未知数。

“约翰逊重申了他为我们打开亚喀巴湾的决心。他可能将向我们提供一次国际行动来达到这个目的……”

至于纳赛尔准备为亚喀巴湾通航问题进行谈判和他决定只封闭它三个星期，这自然没有提到。

“我们将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为海湾通航而斗争，以色列单方面的行动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太严重的麻烦，”——埃班总结说。

“约翰逊要求我们等两三个星期，”埃什科尔说。“我们应当同意！”

他得到副总理伊加尔·阿隆的支持。阿隆在过去是个将军，现在是以色列有名的政治家，正在争取当国防部长。其他部长们也都点头表示同意，只有一个与会者，运输部长卡尔麦里将军顽固地再三说：

“现在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

为了不发生意外，总理把问题提付新的表决。这一次

有十七只手举起来赞成推迟战争。只有卡尔麦里一个人赞成立即就打。

埃什科尔宣布散会。部长们离开了“红宫”。总理办公室里只留下一个拉宾。将军强忍怒火，问总理，应当怎样理解刚才作出的决议。要知道军队已经开上了集结线。拉宾要求总理到总参谋部去把会议的结果告诉将军们。

晚上八时，埃什科尔来到“以色列之声”电台的播音室。总理在播音器前读着演讲稿，差一点说出了必须把军队从它已进入的阵地上撤出来。他临时改变主意，接着就说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使听众普遍感到莫名其妙。埃什科尔艰难地把演说读完，立即就动身到作战中心去会见将军们。这时阿隆也来了。

埃什科尔向将军们一口气说出了政府刚才作出的决定：等一下！总理的神经差点儿要忍耐不住了。将军们很不满意。其中一位阿勃拉汉·伊奥非准将，在场的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比谁都生气，他要求行动，而不是部长们的空谈。另一位将军埃泽尔·魏茨曼，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指出，根据情报材料，以色列未必还能碰上比现在更有利的开战条件。

“总理先生，”沙隆将军喊道。“你们的犹豫将会使我们付出多死几千人的代价。”

有几个在场的人谈到了要退伍。最后拉宾将军出来说话。

“我觉得，这个国家里的军队是可以信赖的唯一的！”总参谋长简短地说。

在这种白热化的环境中，总理决定使用他的最可靠的武器。他建议派“莫萨德”的头子依阿科夫将军到美国去“磋商”。只有在他得到关于美国立场的可靠情报之后，才能最后决定采取责任重大的步骤。将军们把埃什科尔的建议看成是一种让步，就同意了。

次日早晨，依阿科夫将军被召去见总理。

“您将赶快飞往华盛顿，”埃什科尔对他说。“我希望，你会明白，这事连您的助手们也不应该知道。去的目的是我现在来告诉您。出发时间不能迟于明天早晨。……”

“为了准确执行您的指示，”依阿科夫回答，“我将乘普通班机去。‘埃里·阿尔’公司会向我们提供帮助。祝您幸福，总理先生！”

“一路顺风，将军！”

总理同依阿科夫分别后，立即叫来了内阁秘书，向他口授致约翰逊总统的电报：

“以色列同意继续进行为开放亚喀巴湾而作的努力。埃什科尔感谢总统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开放蒂朗海峡的国际通航的保证。”

### 在大西洋上空某处

依阿科夫看着机窗外。沉重的“波音”正在绕过一个强大的雷雨区。特拉维夫—纽约航线被迫拖长了。它看来好象没有尽头……

自从开始了环球旅行的埃班向特拉维夫发来了头几次电报之后，依阿科夫将军就预见到，他将要到美国去。从外交部长的密码电报中可以弄清楚的远远不是一切。其中特别是，近东战争一旦爆发时英国的立场将怎么样？戴高乐将军是否彻底改变了自己以前对以色列的态度？如果以色列决定实施“鸽子”计划，美国将做什么？

实际上，如果把这些问题翻译成准确的军人语言，那就是需要知道，谁将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弹药，数量如何，谁将给它政

治上的支持，在一切与摧毁开罗的纳赛尔政权、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复兴社会党政权有关的事情中，将允许以色列的军人和政治家们走到哪一条“界线”？

为了弄清楚这一切，昨天埃什科尔实际上给了依阿科夫无限的权力。被召去见总理这件事本身就已使依阿科夫想起了以前的好时光。过去本-古里安就很喜欢这一套做法及其神秘性。他总是想使他的行动象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最高法师在举行宗教仪式。而至于他自己也是在执行另外一些住在“美洲某地”的法师们的意志，这不关别人的事。本-古里安竭力使自己和其他人相信，以色列政治家们的行动是不依赖于任何人的，虽然表现这种不依赖性的尝试常常使以色列大吃苦头。例如，在一九五六年，本-古里安不慎重地向艾森豪威尔隐瞒了以色列准备参加反对埃及的战争。当他不久后知道了他的隐瞒引起了白宫的狂怒时，他经受了許多不愉快的时刻。不得不提出坚定的保证，以后决不再重复这种“脱离”美以相互关系的常规的事。所有的牌都被苏联打乱了。因为如果不是苏联表现出支持阿拉伯人的坚强决心，苏伊士运河肯定会回到过去的主人之手。而这样一来杜勒斯就一定能够利用这一情况来为美国谋利。可是结果不是这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收到了美国的一份恼怒的照会，表达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不满。本-古里安立即就认识到那些出来反对三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并保卫了埃及的人的力量。现在依阿科夫将军飞往华盛顿，就是为了使以色列不要再犯新的错误。

不，将军不准会同美国总统会见。这样高水平的会见对依阿科夫毫无必要。他只要能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就满意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相当经常地见到美国总统，他是能够很好了解总统的意图的。

为了消磨时间，将军戴上了耳机。女服务员根据他的要求把耳机接在“波音”上的正在收听美国海岸的收音机上。“美国之音”报告在开罗签订了阿联—约旦防御条约。这事被评论为阿拉伯人正在准备消灭以色列的又一个步骤。看来，敌人自己动手来帮助以色列了。在西方新闻界的帮助下现在将能够为以色列轰炸机的任何一个“自卫”行动辩护了。

播音员字字清楚地报告，来自开罗的这条新闻在美国引起了又一次的亲以色列浪潮。“新大陆的公民们不会让以色列受到欺侮！”播音员报告。“住在纽约的美国犹太人正准备又一次的支持以色列的示威，要求约翰逊采取坚决的有利于特拉维夫的行动”。

依阿科夫摘下耳机。他听到的正是他等了整整一星期的东西。纳赛尔和侯赛因国王找到了共同语言。阿拉伯人的联合成了事实。

依阿科夫将军的座椅前亮起了着陆前常见的灯光牌，要求扣上皮带，停止吸烟。在“波音”的机翼下已经现出了曼哈顿的灰色侧影。在许多摩天大楼的背景上立着自由神象。几分钟后飞机的轮子碰到了肯尼迪机场的跑道。

将军和他的随从等到其他乘客都已走进了机场的房子，才又坐到停在“波音”旁边的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直升飞机里去。直升飞机把旅行者带到拉·加尔第的内部机场。那里有一架小型喷气机等着，它把他们送到了华盛顿。

## 兰 格 利

一架体育飞机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安德留斯美国空军基地着陆。它没有滑向机场大厦，那儿有时候也接待美国的正式客人，

但经常则是接待从世界各地回家的美国军人。飞机没有到机场大厦前，就向右转弯，不久就停在拨给它的停靠线上。

有三个人急急忙忙向着飞机走来，他们穿着灰色的薄西装，白领衬衫，打着按照传统的领结。象来自某个部或大公司的外事部门的典型的华盛顿官僚。他们迎接自己的客人。只做这个。其中的一个登上不高的梯子，进入飞机，客气地向来访者说：

“欢迎，绅士们！我很高兴在美国欢迎你们！为了你们能在我们这里有益地度过自己的时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然后他走近座椅旁边，依阿科夫正在那里不耐烦地左右脚交替地站着。他向他轻轻说：

“您的助手们，先生，将直接去华盛顿。房间已经为他们订好，象通常一样，在‘梅弗劳威尔’旅馆里，而您将不得不再作一次不长的和不会使您疲劳的旅行。”

两个来接的人和依阿科夫的随从不知怎么一来悄悄地失踪了。和将军一起留下的一个人用手势请他坐进一辆无声地开过来的“凯迪拉克”牌汽车。当他们在后座上坐定，默不作声的司机啪的一声关上了门。上了锁。五月的白天留在在机场某地。在“凯迪拉克”里面是一片昏暗。阳光照不进它的蓝绿色的厚玻璃。

这辆大型黑色汽车慢慢地通过挂着“只供公事用”牌子的拦路杆，上了公路，加快速度向华盛顿驶去。他们沿环城公路绕过这座城市。旁边闪过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的字告诉你，你已经到了弗吉尼亚州。在一块有三个拉丁字母“BPP”的小牌子旁边，“凯迪拉克”弯进了兰格利。

“我们到了费尔法克斯伯爵国，”来接的人解释说。“现在就要到了。”

出现了高高的网状围墙，它长得看不到尽头。墙上不时闪

现严格的警告性的招贴：“美国政府财产”、“只供公事用”、“禁止摄影”。最后，眼前出现了：“旁人禁止入内”。

“凯迪拉克”驶进了打开的大门。……

依阿科夫和陪同他的“白领”进入了一间宽敞的前厅。首先投入将军眼帘的东西是左面墙上的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刻着福音书上的格言：“于是你将知道真相，而真相将使你自由。伊凡Ⅷ——X X X II……”

好吧，这些字可能对他是一种吉兆。因为将军就是想知道美国的真正立场。

陪同依阿科夫的“白领”向在检查放行处值日的一个军官做了一个暗号，军官就没有检查这位穿便服的来客的证件。他的能干的同行者一路上为将军保证了“绿灯”。他们一起穿过一个宽敞的大厅，大厅的地板上漂亮地铺出一个徽章——一个鹰头，四周围着“中央情报局”字样。他们走到电梯旁。“白领”留在电梯外面，将军走了进去。电梯无声地上升。将军一走出电梯，就看到一个高个子、黑头发，有着吸引人的外表和运动员的体格的年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迎面走来。他同依阿科夫象老朋友似地问了好，请他走进一间不大的餐厅。将军首先想看见的正是这个人。

依阿科夫感到荣幸，他这次在兰格利受到如此亲切的接待。但是他随身带到兰格利来的东西难道还不配受到这种接待吗？近东早就成了美国总统的仅次于越南的最迫切的忧虑。近年来开罗的纳赛尔政权、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复兴社会党政权巩固了，而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的石油公司的地位则相反，越来越复杂化了。美国在近东曾不得不后退。他们只有对纳赛尔作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才能得救，而这也符合以色列的“鹰派”的利益。正是为了这个才想出了由科恩开始的行

动。现在，当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得到了由以色列人塞给他们的关于以色列军队在叙利亚边境集结的情报后，可以而且必须坚决地行动起来了。

在以色列已经完成了总动员，达扬将军眼看就要进入政府。那时候以色列的露骨的战争方针就将成为每个人都显而易见的事。但在以色列士兵打了第一枪之后的战争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的立场。

依阿科夫还在特拉维夫时就知道，马丁海军中将已经集中了第六舰队的四支分队于西奈半岛和以色列海岸旁边。但这还不够。万一反阿拉伯人的战争失利，以色列需要美国的强有力的支持。而如果战争能打胜，也需要同样大的支持。单是使埃及人或叙利亚人遭到军事失败是不够的。还必须推翻开罗和大马士革的现政权。其他的政权也将不可避免地跟着他们倒台。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华盛顿的支持。

依阿科夫将军觉得，他想依靠中央情报局的帮助来弄清楚约翰逊总统的意图，是做对了。在一九六五年越南战争扩大之后，美国情报机关的力量越来越大。可是这位以色列情报人员毕竟还是忘记了，在崇拜黄金的世界里大的政治归根到底总是由非军人来决定的，不论他们是国务活动家还是大生意的台柱。

美国和以色列一样，并不是这条规则的例外。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象依阿科夫将军一样，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底都在驯服地执行着那些美国帝国主义集团的社会要求，这些集团对新的以阿战争有着利害关系，把它看成是使近东的各种美国大王们摆脱一切灾难的万应灵药。

.....

依阿科夫早就在注视着目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认为赫

尔姆斯对近东的良好知识是以色列的一个机会。将军曾指望，随着时间过去他将在他身上找到一个同盟者。

赫尔姆斯过去在柏林和越南、在危地马拉和香港从事间谍活动时，从未放松过主要的东西——对苏联的破坏活动。而在近东进行这种活动是特别方便的。……

谁还可以被认为是以色列在中央情报局的盟友呢？恐怕就是杰斯蒙德·菲特茨杰拉尔德了。一九六六年他接替赫尔姆斯任情报局的计划处长。正是他坚持在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访问华盛顿之前把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交给约翰逊。菲特茨杰拉尔德认为，“不应当仅仅从事实和数字出发去判断战争”。当然，这样的议论不是新闻。世界上所有的老练的情报人员都是这样认为的。但菲特茨杰拉尔德却成功地使中央情报局内的许多人相信，这是他的发明。计划处的新头头在兰格利属于那种被称为“普遍的领导人”之列。他的大学教育（他在哈佛学习过）给他创造了一个有智慧的情报员的名声。

菲特茨杰拉尔德不大注意同事们大量地加给他的那些形容词。他一直看到自己面前的主要目标——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做出最大限度的反苏的事。仅仅是不可遏阻的反苏主义支持着他 对近东的越来越大的兴趣。

菲特茨杰拉尔德知道中央情报局在猪湾的耻辱，它使美国受到了巨大的政治损失。在一九六一年的这次古巴丑闻之后人们开始议论说，美国的情报机关只不过是一条“正在沉没的船”罢了。

赫尔姆斯从自己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第一天起，就决定用一次特别有影响的行动来拯救这条船。他把赌注押到以色列的“鹰派”身上，他觉得这批人是美国计划的极好的执行者。首先，赫尔姆斯认为，他们是美国在近东的天然同盟者。在特拉

维夫，犹太复国主义和反苏主义早就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了官方的政治方针。第二，对以色列的“鹰派”来说，只有在美国在近东的地位得到巩固的条件下，他们的前途看上去才有保障。

“难道近东不是反对俄国人的理想的活动场所吗？”菲特茨杰拉尔德不止一次地说过。“现在，当我们开始感到自己在土耳其不舒服的时候，以色列对美国来说就有了第一位的意义。我们应当支持以色列的反对阿拉伯人的斗争。支持到能够把纳赛尔和其他为我们所不喜欢的体制搞掉的程度。如果以色列的飞机能够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就把埃及机场上的飞机一举消灭，他们就完蛋了。那时，要把俄国人赶出近东只不过是几个月内的事。因为苏联把自己在那里的全部政策都建立在支持纳赛尔及其在阿拉伯各国的追随者之上……”

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餐厅位于兰格利的大楼的最高层。通过这里宽阔的玻璃窗客人们通常可以欣赏野生的动物。在他们的眼前会突然出现美丽的鹿和温柔的羚羊。它们飞快地冲出森林，立即就又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中。惊叹声常常会打断局长的早餐，如果这时有客人在场的话。

这一次没有任何感情上的东西。坐在桌子后面的人既不受鹿，也不受电话铃的吸引。主人和客人在讨论近东的局势。

## 华 盛 顿

约翰逊靠到转椅的背上，开始沉思。他常常喜欢这样一下子从白宫的繁忙事务中暂时摆脱出来。在这种时刻助手们保证他的安宁不受任何人的侵犯。谁也不进来找总统。电话机都沉默无声。只有总统的私人摄影师，一个菲律宾人，无声无息地拍着他的不计其数的照片。总统正在专心思考某一个在这一时刻

使他特别关注的问题。额上两条深刻的皱纹更深了。通常十分活跃的脸部这时仿佛凝固了。身高六英尺三吋的德克萨斯人(白宫主人喜欢这样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在周密考虑将要作出的决定。

在约翰逊面前放着中央情报局关于近东局势的报告。象五角大楼一样，美国情报机关深信，一旦以色列阿拉伯战争发生，以色列将得胜。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意见，近东冲突的这种结局将给美国带来许多好处。纳赛尔终于要垮台了。如果放过这样的机会，那就等于自觉地促进美国的阿拉伯政策的破产。甚至伊朗眼看着自己的邻国，也会最终对美国的万能丧失信心。在土耳其也不排除发生类似情况的可能性。

总统翻阅着报告，想起了今天早晨他的助手麦乔治·邦迪在把印有中央情报局的缩写字母的文件夹放到他的桌子上时用婉转的声音指出，“兰格利的报告”值得注意。

总统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助手的话。前哈佛大学教授麦乔治·邦迪的特点不仅仅只是头脑敏锐。他本人早就同中央情报局有联系，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作为白宫主人的好助手，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目前的。

麦乔治·邦迪首次说出“总统先生”这几个词是在那值得纪念的一九五九年，对象是那时还只刚刚当选的约翰·肯尼迪。肯尼迪认为邦迪是个不平凡的智囊，曾许诺他在自己再次当选时任命他当国务卿。

在肯尼迪时期，在邦迪的手里实际上集中了全部的美国外交政策。来自大使们和情报机关的全部情报都向他汇集。他既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是它的一个成员，又监督中央情报局，进入了专门的政府小组<sup>54-12</sup>。还在大学里工作时，邦迪就教会了自己总是能集中精力，只在有成功把握时才采取行动。

在白宫里他从未违反过这条规则，因此得到了肯尼迪的欢心。而且也得到了约翰逊的欢心，后者于一九六六年邀请邦迪重新担任原来的工作。现在邦迪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越南问题上。“肮脏的越南战争”对他来说也成了美国政策中的“头痛病”，就象对约翰逊一样。麦乔治·邦迪不能替自己的老板找到丝毫新的方法去解决该死的越南方程式。有一些解决方法在昨天看来还是种救星，到第二天就获得了不祥的含义，只是在美国本国和全世界引起了新的抗议而已。

越南人，或者用美国将军们和记者们的叫法，越盟，不惜牺牲地顽强战斗。庞大的美国军事力量一分散到印度支那半岛及其四周，就好象在热带丛林中消失不见了。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士兵们就是被迫在丛林中作战的。邦迪的一些同事早就得出结论，要打胜越南战争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只能放在心里想想。能挽救局面的除非是这样的一种行动，它要能够把全世界和美国人自己的注意力从东南亚引开，又要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而且不用美国自己参加。

麦乔治·邦迪，也象理查德·赫尔姆斯一样，觉得近东是这种行动的最理想的地点，而主要的行动者是以色列。它的目前的首领们并不追求同阿拉伯人和平；他们不喜欢纳赛尔政权和其他某些政权，如大马士革，阿尔及尔，巴格达。特拉维夫准备不去触动侯赛因国王。以色列人的主要打击对象将是埃及。

多年来约翰逊一直宣扬“局部战争”。美国将军泰勒甚至断言，正是这种战争能使“自由世界”得救。这里面的一切都极其简单：同苏联的大战对美国来说是不可能的。应当在遥远的地方同共产党人作战——在他们表现出威胁性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把他们打败，就可以希望，“红色的危险”不会渗透进美国政治家们所划定的界线之内。

不过，总统已开始对这条诱人的理论失望，而越南战争早就把它勾销了。但是中央情报局目前的建议在约翰逊看来很有吸引力。只要美国在近东获得成功，就可以试图迫使俄国人帮助美国人解决在越南的事情。至少，这样的可能性不应放过。当然，同时还应继续鼓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平的必要性。近东事情的确实情况——这是目前总统首先感兴趣的。如果来自兰格利的报告反映的是确实情况，那就好了……

以色列准备进攻阿联和叙利亚。准备进攻的主动权属于特拉维夫，这早在去年十二月就清楚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有相当详细和可靠的情报。达扬将军没有辜负美国情报机关的期望。他在以色列的总参谋部和国防部都有相当多的朋友。他也非常了解埃什科尔政府中的情绪。

美国片面支持以色列反对阿拉伯人会不会损害美国在近东的利益？约翰逊回忆起，一九四八年三月，华盛顿是多么为哈里·杜鲁门总统在对巴勒斯坦的态度上的突然转变而吃惊。那时候，中央情报局提醒，近东以及特别是近东石油的战略意义对美国是多么的重要。警告起了作用。安理会的美国代表奥斯汀在自己的发言中主张把巴勒斯坦交给联合国暂时托管。杜鲁门总统支持把这个阿拉伯国家分为两国的想法。只过了两个月，美国首先承认了以色列。

实质上，从那时以来什么也没有改变。既然在最近二十年里所有的美国总统，包括肯尼迪在内，都把赌注押在以色列身上，一贯怂恿它的反阿拉伯行动，以此来保卫美国的利益，那么为什么他约翰逊不能继续执行这条经过了几乎几十年的考验的路线呢？其实他经常在把某些已被人遗忘的事件同今天的事件对比，以便证实自己看法的逻辑性和正确性。约翰逊排除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利比亚和伊朗对西方实行石油封锁的可能

性。国王们和谢赫们归根到底总是站在美国一边的，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最后依靠。例如，费萨尔就很想迫使纳赛尔离开也门，在那里有埃及的士兵在支持共和国派。

利比亚的君主伊德里斯也同样认为开罗是阿拉伯人的一切灾难的根源。一旦发生以埃战争，他当然将站在西方一边。而美国在利比亚拥有空军基地，当然也会在发生任何麻烦时支持国王陛下。

消除纳赛尔是非常令人向往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把苏联从整个近东挤出去。到那时可以在那里向莫斯科提出某些让步，但这当然只能是在它完全停止帮助民主越南之后。譬如说以以色列让阿拉伯人安宁作为交换。

美国总统非同小可地为苏联舰队出现在地中海而感到忧虑。不错，这支舰队目前还不小，所以还不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要知道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得到加强：苏联在这方面的潜力是无限的。只有非常的情况才能迫使苏联舰队离开地中海回到黑海。地中海是国际的海，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对它拥有特权。纳赛尔的垮台在这一方面也可以使情况变得有利于美国，阿拉伯各国将不再允许苏联军舰进入地中海的阿拉伯港口。到那时候俄国人的地中海舰队将被迫自己离开，到自己的黑海基地里去。

赫尔姆斯的建议开始越来越使约翰逊喜欢。但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好象也多得无穷……

总统的独自沉思被邦迪打断了，他来报告说，英国首相威尔逊要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到来。

“他目前在哪儿，麦克？好象是在加拿大吧？”

“对，总统先生。他可能在会见前夕才到。”

“您去安排一下，麦克，使得我们同他的会谈对象不要预先

规定好。同时要让他们知道，在我们之间将讨论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近东，和越南。现在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对我们有好处。应当提醒他们，美国和英国在世界的各个部分都有义务，这些义务应当执行！顺便问问，麦克，开罗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安德森从里斯本发来了一个电报。他报告说，纳赛尔同意派自己的副总统查卡利亚·毛希丁到华盛顿来。详细情况我要稍晚一些才能报告您。”

在约翰逊没有确信赫尔姆斯的建议之前，邦迪不急于向总统说出自己的见解。要到约翰逊确信了之后，才能回头来谈安德森在开罗的使命。他的开罗之行是绝密的。没有向新闻界透露一个字。邦迪不是没有根据地预料，同阿联总统有私人关系的安德森的建议首先将使纳赛尔本人失去主见，也可能使其他的阿拉伯领袖失去主见。这，不难理解，将对以色列有利，同样也对华盛顿的那些准备支持以色列打一场反阿拉伯战争的人有利。

## 英吉利利克

过去曾在华盛顿领导过马歇尔计划的执行的一个机关里的官员们，至今记得理查德·比谢尔这个人。他高个子，戴眼镜，非常健谈，具有研究家的智慧和冒险家的天赋。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当总统时，理查德·比谢尔充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的重要角色。据说，正是比谢尔想出了建造高空间谍飞机这个主意。这种飞机由洛克希德公司建造，而由著名的波拉路德公司提供装备。

比谢尔得到白宫批准建造“U-2”飞机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安装在上面的强有力的摄影机可从两万多公尺的高空拍

摄任何照片。一九五六年六月艾森豪威尔冒险批准“U-2”到苏联领土上空飞行。这个冒险对美国来说的悲惨结局是众所周知的。

但那时候，艾伦·杜勒斯的这位助手还在为另一个问题伤脑筋。“U-2”的优越性还不能为中央情报局所利用。需要一个隐蔽得十分好的飞行基地。这个基地在土耳其找到了——就在安达纳附近的英吉尔利克。通常“U-2”从这里出发到巴基斯坦，再从巴基斯坦开始到苏联的亚洲部分上空飞行。被苏联火箭打下的来自兰格利的倒霉人物弗兰西斯·鲍埃尔斯飞的也是这条路线。

英吉尔利克实际上也成了中央情报局的私产。在以前某个时候安哥拉政府把这个基地赠送给了美国。它完全脱离了土耳其政权的司法管辖。甚至土耳其的高级军官也不能进入这块土地。一九五八年，在巴格达爆发了七月革命之后，美国人把英吉尔利克列入了美国部队在黎巴嫩登陆的基地体系。土耳其政府丝毫也不知道，在土耳其领土上发生的事。……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英吉尔利克的美国基地司令在准备让美国空军的一队伞兵飞机通过这里前往一个邻近的近东国家。当然，这是指“一旦有必要”。接到命令后不久，基地上就来了一支特别飞行大队。这个大队只有中央情报局才能指挥。土耳其政府没有得到关于这事的任何情报。不必作为一个先知者，就能够明白在英吉尔利克的警报同不断尖锐化的以阿冲突有联系。

## 罗 塔

在这个西班牙港口里，没有人注意过一条灰色的、没有任何

特色的、船舷上的船名“自由号”已经模糊不清的美国船，虽然它越来越经常地在罗塔出现。这条船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批大批生产出来的有名的“双渔船”一样。中央情报局里的人觉得，这样的伪装是“兰格利大楼”的一个杰作。“自由号”的烟囱象早就被世界上所有的时髦女人忘记了的长裙子。来到罗塔的外国海员耻笑这条挂着美国旗的灰色船。

威廉·勒·马克—哥奈格尔，“自由号”的船长，也竭力不使自己在其他海员中有任何突出之处。他和他的助手们是罗塔的美国海员俱乐部的常客，在那里乐意地和其他人一起喝上一杯威士忌。这些美国人喜欢和人接近，但是有分寸。但是威廉·马克(朋友这样称呼他)的交谈者们早就发现，他甚至在喝酒过了量之后，也从来不谈自己那条奇怪的船。“自由号”的小伙子们严格地保守着秘密。任何旁人，不论是西班牙人还是美国人，更不用说外国人，都没有被放上船去过。威廉·马克没有在“自由号”上举行过招待会，他宁可在俱乐部里同自己的熟人们和美国基地的高级官员们会见。

马克—哥奈格尔四十多岁。象他的船一样，他也与自己的同行们不同。他戴眼镜，举止象个知识分子，制服大而不合身。他更象一个大学里的年轻教授，而不象一个海军军官。

这位“文职海员”指挥着一条特殊的船，这条船既不属五角大楼，也不属罗塔的美国基地司令的管辖。“自由号”属于中央情报局。在这条老船的不显眼的外表后面可靠地隐蔽着(兰格利的人希望的就是这个)最新的电子仪器，这些仪器分散装在船上，并有特别的用途。例如，为设置在附近的现代化雷达设施制造障碍。“自由号”上的雷达障碍发生器的有效半径达几百公里。

“自由号”上的另一种电子体系是用来截获公开的和密码的

电报。在船员中始终都有极好的外语专家和解密码的专家。在每一次出海前翻译人员通常要换过。例如在目前，一九六七年五月底，“自由号”上出现了新的精通希伯莱语和阿拉伯语的军官。他们很少离开自己的房舱，从来不上岸。

新来的人分为两组。

每个组的组长都常常在半夜里把部下叫起来，命令他们在限定的几分钟内完成这一件或那一件工作。

威廉·马克对“自由号”上的情况感到满意。他当然很知道，他的船将到什么地方去。翻译们和密码破译员们从特拉维夫得到材料。他们做出来的一切（破译密码，从阿拉伯文翻成希伯莱文，重新译成电码）发往两个地方——兰格利和特拉维夫。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马克·哥奈格尔接到密码命令：不迟于次日早晨出发向东。他下令“自由号”进入一级战备。

罗塔的上空还没有出现朝霞，“自由号”就已启锚出海了。威廉·马克把一张预先标出航线的地图交给领航员。在西奈半岛上埃及小城阿里·阿利什的正横上，半数翻译和密码破译员从船上秘密下来。到岸上他们又分为两半。他们中间的四个人背着小巧玲珑的密封得很好的无线电仪器。在船外，黑黑的南方春天的夜与埃及海岸溶成了一片。“自由号”的特别登陆队消失在地中海温暖的水里。过了一会儿，这条甚至不开船灯的船就离开了埃及的领水。“自由号”的天线向着阿联和以色列集结在阿以边界两边的部队。

在威廉·马克房舱的台历上，黑色的字印着日期——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

## 华盛顿

“自由号”早已离开西班牙海岸前往西奈，而威尔逊和约翰逊这时却手挽手地在白宫四周碧绿整齐的草地上散步。一群有克制的人在近旁拍手，照相机咔嚓咔嚓作响。美国总统似乎对英国首相特别殷勤。

“时间对我们不利，”威尔逊向记者们宣布。

在回答关于英国对中东危机的态度问题时，他叫记者们去看他在加拿大所作的声明。在声明里他强调，如果联合国不能解决目前的以阿分歧，全世界的海上强国（究竟哪一些国家，威尔逊没有明确指出）将保卫自己的船只自由通过蒂朗海峡的权利。据英国首相的意见，安理会还没有失去使以色列同阿拉伯邻国和解的机会，但是“它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打击”。什么打击，威尔逊也没有明确指出。

“如果联合国什么也达不到，”威尔逊在渥太华说，同样没有明确指出他说的是什么。“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其他的可能性。”

“情况是严重的，”威尔逊结束自己向加拿大和外国记者们的讲话时说。“但我认为，暂时还有避免‘普遍火灾’的可能性，如果余下的时间能有效利用的话。”

在伦敦，安东尼·艾登，他也就是阿冯勋爵，在敦促采取有效措施。自然，是指对付纳赛尔的措施。使人普遍感到惊讶的是，阿冯勋爵竟想起了……慕尼黑。

“我一贯支持女王陛下政府和美国的任何行动，并且希望其他海上强国也能清楚地认识到恢复通航自由的必要性，”大不列颠的前首相这样激昂地结束了自己的声明。

目前的首相和约翰逊总统在关起门来密谈。威尔逊觉得，

以前的好时光正在回来，那时伦敦在世界政治乐队中不但演奏第一小提琴，而且还担任指挥。但是可惜，这只是他觉得而已！约翰逊未必会允许发生任何这一类的事。

在白宫为欢迎英国客人而举行的午宴上，约翰逊得意地举起杯来，引用了邱斯吉尔顿的一段话：

“我不相信命运会不顾人们怎样行动而打击他们。但我相信命运会在人们未开始行动之前打击他们。”

约翰逊顿了一顿，补充说：

“今天晚上我们准备一起讨论我们的共同目标，支持我们对和平的共同希望，用行动来巩固这些希望。”

这些话是太含糊了，以致无法从中理解华盛顿的真正意图。

谁也不知道，约翰逊和威尔逊谈了些什么。但在谈判之后威尔逊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说，“我们（显然是指英国和美国，但可能也指其他西方强国——伊·别）应当利用每一分钟来试图不让近东危机增长，这个危机孕育着太危险的后果。”他再次强调，“开放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自由通航和以前一样仍是和平解决以阿冲突的关键，而英国担负了沉重的使命去说服各海上强国参加保证自由通过蒂朗海峡的共同努力。”

在伦敦有一些大臣非同小可地为这个声明担忧。他们觉得，威尔逊承担了用……武力保证亚喀巴湾开放的义务。而在华盛顿，消息最灵通的美国记者们说，英国在动摇，因为害怕损害自己同阿拉伯人的关系！没有一个人确实知道，大不列颠首相到华盛顿来干什么。

六月二日，约翰逊又签发了一封给埃什科尔的比以前所有的信更长的信。总统在信里重又提到了近东和平，提到了西方海上大国的大舰队，他们将向所有国家的商船“开放”蒂朗海峡。约翰逊在这封新的信里忍不住又重复了许多他在会见埃班时说

过的话。重新提到了联合国和安理会，只有它们才有权作出坚决的行动来制止近东事件的危险进程。

自然，总统在自己这封信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首领们对他的顽强要求，这些人不断要求更积极地支持以色列。作为交换，他们保证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投约翰逊的票。美国犹太人的票是分量很大的，而约翰逊很想再次当选担任他目前的职位。

### 特 拉 维 夫

还在五月二十九日，佩雷斯就打电话给埃什科尔并转告他，刚从内格夫沙漠回来的达扬将军准备参加政府并担任国防部长职位。这意味着，总理本人仍将留在自己的职位上。埃什科尔深信这一点，但不久前同本-古里安的争吵毕竟使他担忧。

达扬将军行动得如此坚决，好象他已经被任命为几乎是政府首脑。他不掩盖自己的大胃口，准备当总理，国防部长或甚至兼当总理和国防部长。至少，他想要得到南方战线来归自己指挥，因为熟悉西奈和埃及人在那里的分布情况。将军补充说，为了拯救祖国他准备指挥那怕是一个摩托化营。

将军明明是在装腔作势。他知道，以色列军队中的高级人员已经开始向埃什科尔施加压力，目的是让达扬回到自己的队伍里来，虽然执政的工党已经把国防部长一职许诺给伊加尔·阿隆。埃什科尔和掌握党的机器的果尔达·梅厄用一切办法不让政府中这个最重要的职位脱离自己的控制。

六月一日，埃什科尔在耶路撒冷的国防部里接见将军们。第一个来到部长办公室的是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埃泽尔·魏茨曼将军。他同总理谈话的样子使总理觉得是太富有挑

战性了。埃什科尔已多次想到，以色列的军人开始过分露骨地向往政治了。

将军的话不多。他向埃什科尔宣布，以色列空军已准备好作战，并且是该作战的时候了。打击要先下手。如果迟缓，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优势可能消失。

“那时我们不得不处在消极防御状态，”将军不客气地说。

同魏茨曼一起来的夏皮罗将军把类似的观点表示得更加明确。

“总理先生，您必须立即下令我军进攻。那时您将为以色列赢得又一次胜利。如果您不这样做，那么您将对国家的毁灭负责。您的含糊的政策对以色列国是有致命危险的！”

四点零五分，埃什科尔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个伊加尔·雅金将军，总理的国防问题特别顾问。他拚命地赶到耶路撒冷，为的是重复一下比他先来的人已说过的同样的话。

“我一定得看到您，总理先生。目前的局势使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您必须任命达扬将军为国防部长。”

埃什科尔怒火中烧。他觉得，将军们开始冲锋攻占他的办公室，简直是要迫使他离开政府。但外表上他仍旧很平静，他明白，所有来访的军人们和非军人们都有同一个目的，而且他们将迫得他屈服。埃什科尔自己叫来了达扬。

四点十五分，这位将军来见总理。他听了要他担任国防部长的建议，就象这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事一样，立即同意了。“战争人”成了以色列政府的成员。晚上十点，政府在“红宫”开会。

达扬穿着军服来参加会议。别金坐在他的旁边。他得到了不管部长的席位。“以色列之声”电台在最后一次新闻简报中报道了以色列全国一致政府组成。同时，法国报纸《法兰西晚报》

的记者获悉，为了避免危险的冲突，以色列的政治家们作了互相让步。本-古里安放弃了要代替埃什科尔当总理的念头，而埃什科尔把自己的国防部长一职让给了达扬。

达扬不浪费时间。次日清晨他已经出现在国防部。军队庆祝胜利。将军们只是没有想到，他们的全部“独立”行动是由于以色列目前的战争方针为大洋彼岸所需要而决定的。在一九五六年，本-古里安顺从地跟着英国人和法国人走，是因为看到，以色列将得到头等的军事装备来作为酬劳。现在埃什科尔同样顺从地跟着美国人走。依阿科夫将军将在美国得到的东西，同近十一年前“老狮子”在法国得到的一模一样。

次日早晨九点十五分，达扬、埃什科尔和其他部长们集合在总参谋部大楼里开国防委员会会议。部长们活跃地询问军队的战争准备情况。现在已经没有人要再等待了。埃什科尔不得不困难地使在座的人明白，最后决定的时刻尚未到来。部长们离开了总参谋部，准备在中午时重新集合。使许多人惊奇的是，埃班现在也赞成战争了。任命达扬为国防部长一事给他的印象太强烈了。他想起了一九五六年和这位将军在“三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六月三日，星期六，达扬首次出现在外国记者和以色列记者面前，他的举止聪明而且审慎，在回答一个英国记者的问题时，达扬小心地说：

“我刚刚参加政府。其实，在形式上我甚至还没有参加，因为还没有宣誓。我如实地接受当前局势，并不认为它在上星期要比今天好些。我估计，目前在我们的军事可能性的条件下，谈论开放蒂朗海峡的措施为时已晚，但是要对外交家们影响既成局势的尝试作出某种肯定的结论，则为时尚早……”

## 华盛顿

“埃皮，是您吗？”尤金·罗斯托的声音在耳机里咆哮。他是华德·罗斯托的弟弟，也是总统约翰逊的一个助手。“请立即转告特拉维夫，你们的埃什科尔总理不应该向约翰逊总统发出今天早晨到达白宫的信件。总统在大发雷霆。难道你们的统治者不明白，对美国在近东的义务的任何提及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这一类情况下就需要国会的正式批准。我将不得不就此事同哈尔曼大使接触。”

埃弗隆被这个奇怪的电话弄得莫名其妙……

他的莫名其妙是有原因的。他仅仅只是猜测到特拉维夫和华盛顿之间的游戏。他不知道依阿科夫将军突然来到兰格利之事。他不知道约翰逊总统是否确实支持五角大楼，尽管人们这样暗示过他。从今天早晨的风暴来看，白宫采取的是某种特殊的立场。埃弗隆听说，约翰逊向纳赛尔发出了就亚喀巴湾进行谈判的建议。但是麦克纳马拉和惠勒将军鼓动埃班，这未必会只是他们个人的主意。埃弗隆深信，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现在没有任何严重的不一致。向纳赛尔使出的策略不改变任何东西。以色列的这位“外交官”决定亲自追根刨底，弄清华盛顿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实质。

尤金·罗斯托在同埃弗隆谈话之后，立即同阿别·哈尔曼联系，也不知是第几次地向他提出妥协方案——美国和以色列发表一个声明，说明自己对亚喀巴湾向国际航运开放的利害关系。

“我们的政府，”文件草案里说，“宣布，海峡是国际水域。所以一切国家的船只都有权在这些水域里通行。我们的政府将保

卫一切船只利用这些水域的权利。我们的政府将同其他各国配合行动，以便所有其他有关国家都有可能享受上述权利”。

罗斯托向哈尔曼介绍了文件的全文，并告诉他，声明草案将送交二十八个国家签字。目前除美国外，已有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表示同意。正在准备相应的国会决议。

在参议院里，副总统汉弗莱和国务卿腊斯克在向美国的立法者们解释当前国际局势。腊斯克保证，军事行动是不可能的。关于战争的谈话是纯粹的投机。美国预见不到在近东会有任何片面行动。任何行动只有在联合国范围内和只有同其他国家共同配合才是可能的。

当国务卿的如此负责的声明在报刊上发表后，许多人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但是这样做的根据，呜呼，是没有的，虽然约翰逊确实向开罗发去了一个开始在纽约举行关于亚喀巴湾通航问题谈判的建议。全世界还在激动地谈论着的这个埃及对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的封锁，实际上已被宣布为暂时的。甚至封锁的期限也指出来了——三个星期，在这期间将进行谈判。

法新社在白宫的电传打字机的接收装置刚刚打出了一条来自巴黎的报道：“在以色列大使馆附近举行了庞大的亲以色列示威。”据法国通讯社报道，最成功的一条标语是：“纳赛尔是杀人犯！”另一条受欢迎的标语是：“让以色列活下去！”示威者唱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歌曲和……马赛曲。以色列驻巴黎大使和罗特希尔德们站在使馆的阳台上。巴黎被某种民族主义的犹太狂所笼罩。一贯自称为法国人的法国犹太人现在拚命叫喊：“以色列的战争就是我们的战争！”

其他西方通讯社的电传打字机的接收装置不断地报道，一批防毒面具将紧急地从西德运往以色列；一批荷兰志愿人员出发；加拿大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央部领导人乔治·利巴格医生

声明，有二百多个犹太出身的加拿大人准备哪怕立即就动身前往以色列；只过了几分钟，合众社补充说，加拿大志愿人员的数目已增加到三百个；出现了在法国组织志愿人员的最初迹象，其中公开地报出了一些有丰富战斗经验的王牌飞行员的姓名；一队志愿人员已在英国组成。给人的印象是，整个宇宙都在集合起来援助以色列的“鹰派”。

美国总统助理们的助手们把这些报道的剪报拿给自己的老板们。后者从里面“压缩”出主要的东西，放进按时出现在约翰逊的桌子上的新闻简报中去。这些报道不怎么使白宫主人激动。他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总统不断地重复阅读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结论同五角大楼的观点一致：在未来的战争中，以色列必胜，纳赛尔和俄国人将要倒霉。

如果赫尔姆斯也坚持这一点，约翰逊想到，为什么华德·罗斯托要不同意情报机关和军人们呢？就让汉弗莱和腊斯克向议员们作安抚人心的谈话吧，这样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主要的方面引开。我将继续谈论亚喀巴湾。而与此同时，麦克纳马拉和赫尔姆斯将做成他们自己的事。

总统叫来了华德·罗斯托，吩咐在约翰逊在德克萨斯州的农场里召开中东问题的秘密会议。在被邀请的人中间，中央情报局头子名列首位。

## 兰 格 利

六月三日，依阿科夫急急地赶回特拉维夫。约翰逊总统给埃什科尔总理的信中写了些什么，已经不使他感到兴趣。中央情报局的头子们保证给以色列的军人们完全的支持。不但如此，将军觉得，美国伙伴们甚至在催促他。这不仅是觉得而已。

他们中间的一个看不惯长时间地老是谈论这个以阿战争，不耐烦地问依阿科夫：

“我不明白，你们还要等什么?!”

### 特 拉 维 夫

六月四日，“埃里·阿尔”公司的普通的“波音”班机在利达机场着陆。旅客们还在准备出机场，一辆不大的黑汽车，就是几天前把将军送到机场的那一辆，已经载着他向特拉维夫飞驶而去。它停在市中心一座阴沉的灰色房子前。将军消失在这座房子的大门里。

次日八时零五分，以色列进攻阿联。稍后，也是在六月五日这一天，以色列空军袭击了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的机场。

（崔惠之译）

# 苏修文艺动态

## 苏修公布 1974 年“列宁奖金”获奖名单

《真理报》1974 年 4 月 22 日刊登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颁发 1974 年“列宁奖金”的决定。文艺方面的获奖名单如下(绘画等略):

长篇小说 三部曲《生者与死者》(《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的夏天》) 作者西蒙诺夫

理论著作 《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发展》 作者赫拉普钦柯

## 苏修举行“第五次全苏作曲家代表大会”

### 无耻叫嚷苏修是“最伟大的音乐强国”

《苏维埃文化报》1974 年第 28 期报道: 苏修于 1974 年 4 月 2—8 日在莫斯科举行“第五次全苏作曲家代表大会”, 苏修头目马祖罗夫、苏斯洛夫、杰米契夫以及索洛维采夫等到会捧场,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肖斯塔可维奇致开幕词, “作曲家协会”第一书记赫连尼可夫作了题为“苏联音乐和人民生活”的长篇报告。《真理报》1974 年 4 月 9 日就这次大会发了一篇题为《苏联音乐》的社论。社论一开头就以一副大国沙文主义的霸主面孔引用了这次大会上的一句口号“我们的国家是最伟大的音乐强国”, 说这句话激起了苏联人的“理所当然的自豪感”, 并无耻声称, 苏联作曲家们“高举艺术创作的党性、人民性的旗帜, 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庄重地介绍到全世界”。社论还标榜苏联音乐“以人道主义激情、深刻的民主本质坚决反对西方的‘先锋主义’以及‘商业的假艺术代用品’”。与此同时, 社论又不得

不承认音乐方面还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歌剧“近年来没有出现过一部”称得上“重大艺术大事”的作品；“现代题材”缺乏等等。

## “全苏描写‘工人阶级’文艺作品竞赛”收场

《文学报》1974年第17期报道：苏修工会及作协举办的1972—1974年“全苏描写‘工人阶级’文艺作品竞赛”已经收场。参加这次“竞赛”的共262个作品。获奖情况如下：

### 一等奖：

长篇小说 《中午时在有太阳的一边》 作者 柯热夫尼可夫

长篇小说 《这叫做平日……》 作者 波波夫

### 二等奖：

长篇小说 《一滴水——一片金》 作者 克尔巴巴耶夫

书 《面包和人》 作者 乌克兰波尔塔州委第一书记莫尔贡

长篇小说 《雅尔戈罗德》 作者 佩尔米亚克

### 三等奖：

书 《劳动道路的幸福》 作者 莫斯科《红色无产者》工厂钳工、“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叶尔米洛夫

书 《“雨果”号轮船大事记》 作者 茹可夫

长篇小说 《卡特扎兰》 作者 汉扎江

此外还对一些作品发了“鼓励奖”。

## 苏修在巴库搞“第七届全苏电影节”

《苏维埃文化报》1974年第28、33期报道：苏修于1974年4月12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搞“第七届全苏电影节”。参加电影节的有全国39个电影制片厂、24部艺术片和100部纪录片、科教片等。艺术片评选结果是：

主奖:

《红莓》(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编、导、演舒克申)

一等奖:

《“老头儿们”去战斗》(杜甫仁科电影制片厂)

《凶恶》(哈萨克电影制片厂)

《维利区的旋律》(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

历史题材优秀电影奖:

《纳西米》(阿塞拜疆电影制片厂)

古典作品改编优秀奖:

《吹吧,和风!》(里加电影制片厂)

《混乱》(亚美尼亚电影制片厂)

## “第三届亚非电影节”于5月 20日在塔什干开场

《真理报》1974年4月5日报道:“第三届亚非电影节”将于5月20日在塔什干开场。苏修除拉拢一些亚非国家参加外,还请了某些拉美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参加。据报道,在这次电影节上将讨论“电影为和平、社会进步和民族自由”的问题。

# 自由

(美国短篇小说)

作者：温利·怀特

载于美国《黑世界》1973年2月号

这篇短篇小说以借古喻今的手法，揭露了在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黑人并没有真正获得解放的实质。美国北方的工业资产阶级在南北战争中依靠黑人和白人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推翻了南方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废除了奴隶制，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由于害怕黑人的真正解放将引起北方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涨，迅速与被打垮的奴隶主相勾结，建立两个阶级的联合专政。资产阶级用“民主”、“自由”等空洞口号欺骗黑人，而对他们最关切的土地问题却根本不解决。南方的奴隶主仍然保留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地主，大多数黑奴成为佃户，继续遭受压迫和剥削。正如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所指出的，“美国资产阶级在‘解放了’黑人之后，就竭力在‘自由的’、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恢复一切可能恢复的东西，做一切可能做到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来达到它最可耻最卑鄙地压迫黑人的目的。”这篇小说在揭露资产阶级“解放黑奴”的虚伪性上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小说没有指出黑人争取解放的

正确道路，小说主人公所追求的自由也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

我要说的，在你听来，也许会感到枯燥乏味，因为我要讲的不是那种因果报应、狂怒、暴力解决或可能用其他解决办法来对付别人的故事。我不是一个传教士，我只是照实说，让事实如实披露，把我看到和感觉到的说出来，因为我在美国生活了一百三十年左右。

你没有听错，我是说一百三十年。你认为这是一个奇迹，或者我在说谎了，是吗？这是因为你还没听我说呢。当联邦政府的官员对我们约莫二百个人宣布，我们可以自由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做我们愿意做的事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成人了。要是一百三十年的寿命使你惊愕的话，那你又怎能想象当时获得自由又多么使我们惊愕呢。只有上帝和那些站在那里身穿破衣、没有鞋子——特别是得不到人类之爱的人们——只有这些人才会理解在这些短暂而又突然的日子中的狂喜和苦痛。

因此，不要再对我说什么是奇迹或什么是荒谬绝伦了。我是一个黑人，又活了一百三十岁，你敢设想我会不知道这些事吗？

也许，你会认为我的故事是陈腐的，但对我来说并非如此，而且我还比你多听过好几次，我并没感到这是老一套，相反感到它充满现实意义、感情和记忆；我还感到它象乡村的钟声一样真实，这钟声在宁静的傍晚飞越田野，穿过树林，唱着：《没有人知道我看到过的苦难》<sup>①</sup>。

但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在讲故事，不是在说教。因此，我不想教人们怎样做人，只是讲讲故事本来发生的情况，其中的人物和情景。我既然年纪这么大了，我认为我的大部分故事都是

<sup>①</sup> 著名黑人歌曲。

历史性的，因为我在尽力如实叙述它们，因此故事中会有懦弱行为也会有英雄主义，有正义也有冤屈，正如任何民族的真实历史那样。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全部都是英雄的。

请把那杯水递给我，我们就开始做我最乐意做的事吧。

远在一八六九年早春，当路易西安那州的树叶开始吐青，浑浊的密西西比长河从天地间滚滚而来时，杰克·皮克尼、我以及爱德·韦亨德（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安息吧），正在世界上漂泊，享受着我们的自由——自由啊！我不相信你会知道自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你是不会知道的，你是不会的！这种感觉就好比走在一条路上，你不想停下来就可以不停下来，给人以一种愉快的自由感觉，这种愉快的感觉在大约七千年内是没人体会过的。又如，中午躺在床上，你不想起来就不用起床，这就是自由。自由，伙计，自由啊！天哪，伙计！你们能设想当你准备停步就能停步，想休息就能休息，这意义有多大啊。那就是你直接能用牙齿咬得到的自由，你会感到它是活生生的、暖暖的、在体内流动着的，就好象大冷天喝上一杯威士忌，流遍你全身一样。

我、老爱德和杰克正在世界上漫步、游荡、观望；享受着我们的自由。我们从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边界步行到伊利诺斯州，又回到路易西安那州，走了三年。而且我确实是说我们每一步都是徒步走的——身无分文，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一文不名；衣衫褴褛，有时就靠伐木换取旁人丢弃的旧衣服；忍饥挨饿，可我们口袋里带着渔具和盐——我们就这样混过来了。我们虽然身无分文、衣衫褴褛、忍饥挨饿，但活得很快乐。有时一队队联邦军队的白人士兵看到我们的滑稽相也会笑起来；不过，要是他们能看到我们的心里话，就会妒忌我们了，因为我们内心有着如此美好的感觉，以致天堂里的天使那时也会乐意和我们交换地位呢。只有曾经处于十八层地狱并且活着跳出它的人才能了解

和体会到我们所体会到的感觉；此外，你是不能了解的，你是不能的。只有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才会赞美它、为它祈祷。这也是从地狱里出来的人唯一的、最大宗的财富。

那年春天，在路易西安那州，鸟儿在歌唱，空气柔和、清新；我们沿着听得到密西西比河波涛声的一片田野漫步，陶醉在生活的愉悦之中。

“嘿，我希望能抓到一条大鱼。”老爱德说。

“我也这么想，因为我饿了。”杰克说。

“看。”我抬头对着一个走近来的白人。

当他走得很近时，他说：“先生们，早安。”

他的友好态度使我们驻步不前。我们相互对视了一下，“早上好。”我们说。

“天气晴朗，是吗，先生们？”

“是的，先生。”我们回答着，不知下面将会有什么花招耍出来。

“你们不要对我说‘是，先生。’你们都是自由人了，就象任何白人一样自由。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适应未来，而未来说不再有奴隶了。每个人都有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只要做工，就有权享用劳动果实。”

眼前这个面颊上横着一道粉红色癍疤的家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人物，因为我们一生中，从未有一个白人这么客气地对我们说过话；我现在记不清当时我们当中有谁开过口。我们站在那里看着、听着，似乎碰到了一匹会说话的马。那正是痛苦深重、感情受损的时代，黑人是祭台上的“替罪羊”。从未有哪个白人会在黑人的“地位”问题上跟黑人开开玩笑。而这是一个南方人，他的仪容举止都说明他是南方人，甚至还穿着一条老式的镶金线的灰裤子；头上戴一顶老式的、有黑色衬边的“南部同盟”的骑

兵帽，这帽子是他身上唯一显得不整洁的东西，但又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它确定了他在我记忆中的归属，显而易见，戴这顶帽子是有感情因素的。他身上其他的東西都很整洁，衬衫又新又白，靴子闪闪发光，身子挺得笔直，我们偶尔走一两步时，他也只是自腰部以下移动移动而已，很注意保持体态的优美。

他身上有足够的东西使我们担忧。这是一个怪人。可是，最近几年发生的一切难道不怪吗？我们不是走了二千多哩路才看到这个怪人的吗？我们不是涉过晨雾到“大房子”去听联邦政府的官员宣读给我们自由的文件的吗？那个老主人不是还大声疾呼吗？这世界已经变成一个怪物了，奇迹的时代又出现了。

因此，我们听他说着我们想听和愿意相信的一切时，思忖着：既然一个奇迹会出现，那么为什么不会有第二个呢？然后，自由的感觉也传遍了我們，就象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初恋时的幸福感觉一样。

自由犹如一个美貌的妇人，你不相信她会爱你，然后，却发现她真是爱上了你；它给你的就是那么一种美妙的感觉——人生的一切都变得更更好了。自由使你爱上了她——使你伸手抚摸她，感觉到她的体态和柔软；它又使你吻她，紧紧地搂住她，看到她在日出时透过黯黑的树林放射出来的灿烂的金光；它使你静静地躺着，聆听黎明带着虫飞鸟鸣、生机勃勃地来临；中午，她使你为炎热、额头的汗水和紧张的肌肉发笑；夜晚，她披上火红色的长袍，没入西方地平线下，勾画出苍天衬着山林的轮廓的美景。这时，她又使你想起有那么一个美丽的黑妇人来到床边，头发束在一条红围巾里准备和你亲热一番的情景。在这些日子里，自由，那个女人，使你睡得沉酣，睡得香甜，做上好梦；而且一旦醒来，你也不会后悔，因为她本身就象睡梦一样香甜。自由是一个妇人，可爱、贤良、真挚、能干——然而，后来白人把她变成

了娼妓。

可是，那时我们还不了解；要是了解得早些，还可能准备得更充分些。可是，我们那时一点也不知道呀。我们只懂得地狱和奇迹。我们对那场战争<sup>①</sup>一无所知，直到临近结束时才知道一点，而且事后也并没有了解多少。我们那时正在偏僻的麦克发拉种植园第七农场；根本没有听到有关成千个人逃跑，或“地下铁路线”，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索琼纳·特鲁思的消息。我们在“远在天边”的麦克发拉第七农场，真可谓海角天涯。因而，自由到来时，这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它的价值；但我们却知道自由带来的良好感觉，因为我们懂得奴役的可怕；我们对它一清二楚，自由的美酒引导我们进入许多绿色的小径，有时导致悲剧，有时导致幸福。但所有这些路径，最终都汇集到那个娼妓那里——那个邪恶的、爆牙齿的、浑身毛茸茸、骨瘦如柴的裸体女人，在她的陷阱中嘲笑我们。可是，那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奇迹。

因此，那天早晨，在路易西安那，我们站着注视着那个奇人，听他说话。空气中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在光秃秃的田野尽头的树木正在转绿，蔚蓝色的天空，太阳暖到心窝，这真是我们心目中的大好春光啊。

那奇人说：“你们象我一样已经获得生活、自由和探求幸福的权力了。战争结束了，我们只要奉公守法就行了。每个人都可以挣取面包，享受汗水换来的果实。”

我不记得我们当时是否说过什么。白人那怕有那么一点点仁慈也是莫大的奇迹，对此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

“现在我想提议和先生们做一笔交易，一笔公平、诚实的交易。我有土地和工具，可是要种出庄稼我一个人可干不了，我需

---

<sup>①</sup> 指南北战争。

要雇工。我可以提供两样东西，你们可以提供另一样吗？”

这时候我开口了。我说：“我们没有想过做农活的事。”我知道我在为我们全体说话，因为我们听到要长期做工就退避三舍。在自由的一切含义中最主要的含义就是摆脱工作的自由。我们心目中的工作是和获得自由前的种种情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再也不要过那种生活了。

“先生们，”那怪人继续说：“自由不仅意味着可以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还意味着摆脱饥饿，（是啊，我们都在挨饿。）它意味着你们可以有靴子穿，（对，我们脚上连鞋子也没有。）它还意味着拥有土地的权利，没有人可以赶走你。（过去几年，在枪口下，我们被迫迁移，因为在人家的土地上啊。）你们不会老是想到处流浪的，你们会想娶妻子，然后，就需要拥有自己的土地、房子。而挣钱的唯一办法是做工；只有从工作中得不到什么时，工作才是苦役。即使你不想买土地、衣服或结婚，钱还是好东西，当你们在乡村和城市逛荡时，有钱可以使你们过得更好些。这只要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你们可以带了钱走。先生们，想想吧！收获时，你们将分享三分之一，我分享三分之二，因为我提供两样东西，你们提供一样。我还会给你们食物，收获时再还我。你们现在饿吗？”

“是的，先生。”

“你们不必对我说‘是的，先生。’这些都过时了。”

我们没说什么，只是看着他。

“现在我到屋里去，拿些东西来吃。我的名字叫吉姆。你们就叫我吉姆，好吗？”

我们看着他转身，走开了。

“他说得很动听。”杰克说。

“是啊，很‘冬’听。”我说。那是我当时的说法，最近一百年

中我已进步了。

“他说得很动听，妈的，就一个白人庄稼汉来说，他的话是中听的。我要买那些靴子。伙计，我穿上靴子会好看的。”

我们议论着吉姆，以及他的建议。我们逐渐看到了自由的其他方面，更喜爱它了；它开始使我们懂得做工是取得更大自由的一种手段，越谈越感到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新世界的边缘。因此我们决定做做工试试看，享受一下这个名曰自由的美妙东西的另一方面。

吉姆带着食物回来，坐在树下和我们一起吃。在饱餐了一顿烤猪肉和甜薯后，大家畅快地交谈起来。起初我们只用“是的”或“不是”来回答吉姆的话，没人敢直呼其名叫他“吉姆”。

然后，老爱德背靠着树，盘起双腿，抬起头来用两手抚摸着下巴，说道：“好吧，吉姆。”我观察吉姆，他看起来象春天的绿叶一样自然。“好吧，吉姆，”爱德说：“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接受你的交易吧。”

“我听到这句话当然很高兴，我也很乐意同你们分享报酬。”他从篮子里抽出一瓶威士忌。“绅士之约应以酒来签订。”他把酒瓶递给爱德，传完一圈后，吉姆呷了一口，就把瓶放回篮子里。

一切都解决了，他领我们兜了一圈，让我们看看宿舍，余下的便是时间和工作了。

“我知道现在有许多土地要耕种，但我们种得越多，挣到的钱也就越多。过一两天我会给你们拉一车日用品来，到收获时，你们还我钱好了。不过，不要太浪费这些东西。这样，到最后你们可以得到更多的钱。要是我是你们的话，今天就不做工了，因为现在已是饭后了，但我以后每天要早出工，晚收工，好好地干。”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们就起身了；早饭后，东方已开始发白。当我到达田边时，我看到一个影子站在那一头的一片树影

边上；我想这可能是吉姆。我稍一犹豫，影子就消失在树影里了。

天渐渐变亮，我看到爱德和杰克正朝着分给他们的田地走去。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破晓时分的万物显得格外明媚。潺潺的河水使我感到健壮，我仿佛这是河流的一部分，也是它的动力的一部分。在清静而凉爽的空气中传来爱德和杰克的骡子身上的挽具声，叮叮咣咣好象音乐一样。

我把骡子牵到田头，站好位置，猛力将犁扶正，然后抖动缰绳。犁头入土时，我手臂上的肌肉绷紧了。犁头翻起湿润的沃土，散发出阵阵芳香，使我心头产生一种甜蜜的感觉，这是我以前从未体会过的。我耕过好多次地，可从未有过那天早晨的感觉。思潮在脑际激烈翻滚，我在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工作，是为我自己啊！为我自己啊！每走三步，中间就有一步是我的。这一切突然涌上心头，我只得稍停片刻，让内心的激动平静下来。这是为我自己啊，为我自己啊！

不知杰克和爱德是否也有这个感觉，我朝他们那儿望望，他们仍然是在熹微的晨光中移动着的影子。爱德离我最近，正跨着快活的、矫健的大步，只听他吆喝道：“走吧，骡啊，走吧！”

远处，杰克在喊：“啊，上帝，叫骡走吧！”

我知道他们和我有同感，这使我更高兴了。主啊，我高兴啊！我们都感到高兴。就好比在教堂里看到人们在一起身心交融地唱啊、叫啊时的感觉一样；这就是大家感到和谐，互相了解，并且得到关于美好未来的承诺的时候。这承诺，主啊，对人有多大的意义啊；这承诺，是对未来的希望。这是美国黑人有望的时代。每朵花都是玫瑰，每只鸭都是天鹅，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时光啊。

那天，太阳下山时我们完成了九个人的工作；当我们从骡子的颈上和背上卸下挽具时，看到骡背上凝结着汗水蒸干后的盐花。我们浑身劳累，可心里却感到幸福。在离开田地回到过去

的奴隶住所的路上，我们一面笑，一面相互拍着背脊。吃完饭，我们就坐在门廊上，让体内的紧张和疲倦互相调和，这样上床时才能够安睡。

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一轮金黄色的满月挂在树梢上，我们谈论着怎样用钱的问题。

“我要买一双你们所见过的最美丽的靴子，买一套星期天穿的服装，买一匹好马，高兴去哪儿就骑到哪儿。那时候啊，姑娘们会看着我，对我微笑，要我停下来，陪她们一起玩，可我要骑过去，好象没看见她们一样；不过，有时候我愿意的话，还是要停下来玩的。”

“你怎么花你的钱呢，杰克？”我问。

“我想我要买一块地，那我就可以得十足三分之三的钱了。你怎么花呢？”

“你们还记得我们以前呆过的老地方，那个和我生过孩子的姑娘吗？”

“嗯，他们把她卖给那个从乔治亚来的人了。”

“要是能找到她，我要去看她。我希望她还带着我的儿子。因为北军<sup>①</sup>来时，她刚走不久，要是能找到，我要去看她。但是，我猜想要找到我的老妈妈已经没有办法了，她离开得太久罗。”

“对，没有办法了，太久罗，把过去的忘掉，一切从现在开始吧。”

对话渐渐消逝，每个人都陷入各自的遐想之中，天上现出亮晶晶的繁星，夜间沉静的空气中传来了我们翻过的土地的芳香。

爱德唱了起来，他是个声雄气壮的男中音，但他乐意的时候也可以唱到接近高音的声部。他的声音在宁静的夜晚听起来很悦耳。唱的是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河，寒冷而又平静。歌声有时

<sup>①</sup> 指南北战争期间北方工业资本家的军队。

似击鼓，有时却显得粗犷，转而变得优美、忧郁。在重唱的段落中间，他会即兴编出一些歌词。他歌唱离失的女人，唱出了爱和恨，唱出了神奇的勇猛和内心的刚毅，这种刚毅是潜藏的，与本能的、毫不掩饰的求生欲望密切相关；但这更是一首哀歌，唱出了被遗弃的忧伤和时乖运蹇的人们的不幸。

他唱完了，可是余意犹在，使人心醉。

“杰克，看那边，你看到有个人站在那里吗？”我说话时这个人退回到黑影里去了。

“没有，我没看到什么。”

“他刚才说看到个东西，”爱德说，“也许是鬼吧。”他笑了。

“我肯定看到一个人的。”

“你知道这儿过去是什么地方？”杰克问。

“是奴隶的住所。”我说。

“好一个过去是，妈的，因为我们现在不再是光吃咸猪肚肉和土豆了。我们将得到我们的一份钱。上床吧，明天一早又可以挣钱了。”

第二天我们干得更好了，翻土的速度、效率都加快了。怀着爱和希望的人比奴隶强。在种植园里干的活从来没有这样出色，现在的工作量是以前在死亡和痛苦威胁下的工作量的三倍。整天都可以听到爱德和杰克的歌声和在田地上往返耕作时对骡子的吆喝声。中午，我们坐在田头的大树下，嚼着油煎咸肉、饼干和夹着炒鸡蛋的面包。饭后，我们躺在树荫下，闭上眼睛，昏昏欲睡，让树林的声响安抚我们的梦乡。

“先生们，你们不应该歇得太多。总之，做得越多，得到的钱也越多。”

我们没有想到吉姆就在我们身边。

“对，你说得对，吉姆。”爱德说着站起来。“走吧。”

“不，不，别急嘛。”吉姆说。“一个人不可能整天都工作，人又不是畜牲，我们再休息五分钟吧。”吉姆说到了天气，他得到钱后怎么用以及如何使用他的土地的打算。然后，恰恰过了五分钟，他站了起来。“先生们，尽管坐着很舒服，但人坐着是干不出事来的，我得走了。”他非常迅速地穿过田野走了，我们也站起身，回到地里干活了。

现在回想起来，不知当时吉姆是上哪儿去的。他匆匆离开，似乎是去跟上帝换班似的。

时间和工作继续着。起初的新鲜劲儿已经淡薄，但那个“承诺”依然如故，因此我们埋头踏踏实实地干着，即使在漫长的炎热天也没有降低效率，减少时间。春天过去了。夏天，路易西安那州的天气潮湿、闷热。每当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就精疲力尽了。要保持速度，就必须提起精神——体内仅存的一点精神：可是我们并没有降低速度。

棉花渐渐长高，我们抬起倦眼看着它在没有一丝风的空气中忍受着闷热的煎熬。

“嗨，伙计们，白天没有以前那么长罗。”爱德说。

这是午饭时间，我们在树下吃饭。

“唔，没那么长，也够长的啦。”杰克说。

“吉姆来了。”我看到时，他离我们很近了。他看来象冰块上的一朵四月玫瑰那样生气勃勃。

“你们好，先生们。”吉姆说，“情况看来相当好，我们将真正赚到钱了。”

“但愿如此。”爱德说。

“这次棉花丰收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一次。”我说。

“先生们，这是一块很好看的田，我们将赚钱了。而现在，先生们，说到钱，发财的一个秘诀就是不要全花光——特别是在到

手之前。喏，我写了一张你们订东西的清单，可是这些东西你们肯定全要吗？当然罗，如果你们真要，我就去买，因为你们在花自己的钱嘛；收获时，你们将因为买了这些高价而又不必要的东西而要向店里还账。这是你们的钱；如果你们要，我就去买，因为我还是想使你们满意的。”

我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吉姆颊上的瘢痕一直横到他的上唇，疤口成“V”字形分开。他似乎正抑制着某些感情，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使这个疤形显得突出了。

“我有好多咸肉和土豆，我愿意拿出来帮助你们。但假如你们要随便浪费钱的话，我就不必帮助你们了。先生们，我是不吃熏火腿和熏肉的；小甜饼、糕点和烟草——一个人是不能靠这种东西生活的。节约，先生们，这是发财的诀窍。钉住咸肉、干蚕豆、豌豆、山芋这些我可以供给的东西吃吧；钉住了这些，就钉住了钱。”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灰蓝色的眼珠从深深的眼眶里凸起，瞪着我们，瘢痕的裂口象他的眼睛一样发蓝。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等候回答。

没有人答腔。他又接着说：“还是拣最经济的——嗯，最便宜的：吃咸肉、山芋吧。老实说吧，先生们，我和商店有点疙瘩。我可以买东西，但不能买很多；再说，我也不想买得太多，因为我不愿把我的收获给那个老家伙希金斯，他在商店里坐享其成，而我们却在这里累死累活地干。”

“好吧，吉姆，我告诉你，”爱德说。“说高道低，我还是要一炉小甜饼和一些烟草的。”

“还有谁想把钱给希金斯？”

“我要一点烟草，吉姆。”我说。

“我也要。”杰克说。

“行，行，你们至少还算通情达理。”他每说一个字，蓝色的疤

口就抖动一下。“我请你们别昏了头。”

他走了。我们继续去工作，心里感到使一位朋友失望了。

晚上，他带来甜饼和烟草，没说一句话，就转身骑马走了。他那只被黑夜掩藏的冷冰冰的面容和骑马离去的身影使我陡然不寒而栗。我想我碰到了他瞪着我时那种带着刻骨仇恨的眼光。我们三个人都看着他驰去，没有人对这件事说一句话，但都感到它象秋月笼罩着的尸体一样躺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怕说出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唯恐它会变成现实；我们默祷时间和成功的出路将会挽救我们。我们还不能走，我们花的代价太大了。花开了，我们等待着；结铃了，似乎每一株有一百只棉铃。当第一批棉铃绽开，棉絮探出头来时，我看到那个娼妓来到了田头。

另外有一个男人和吉姆在一起。他们离我只一百码时，我听到杰克和爱德来到我身旁。吉姆挂着一支枪，另一个人除了臀部用皮带系着一把手枪外，还在马鞍上横搁着一支步枪。这是一个阔面孔、大下巴的大个子，嘴巴上叼着一支抽完了的雪茄，他咀嚼着烟蒂，然后吐在他左边，吉姆在他右边。

相距我们二十呎左右时，他们停下了。好一会，一言不发。

杰克低声问我：“你认为怎样？”

“他们想赶走我们，把一切都拿走。”我说。

“我可倒霉了。”爱德说。

他们又走近了几步。

“就是这些黑鬼吗，上尉？”另一个白人问。

“是的，中士，就这些黑鬼。”吉姆说。

“黑鬼，离开上尉的土地。”

“在拿到我份内的钱之前，我哪儿也不去。”爱德说。“吉姆也好，上尉也好，不管你叫他什么，他是和我们说定了的；不拿到钱，我是不走的。”

“从上尉的地里滚出去，黑鬼！”

“这是不对的，吉姆。”我说。“我们在这儿认真、老实地做工，对待我们公平些吧，吉姆。你答应过要公平对待我们的。”

“看吧，”爱德发怒了。“他们来抢劫我们了。”他气得提高了嗓门。“他从一开始就不想公平，他一直在说谎……”

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后，我看着爱德仰面倒在地上，发现鲜血从他胸膛、嘴巴里冒了出来；他那粗大有力的手臂好象湿绳子似地软瘫着；双眼充满冤屈和无法报仇的悲痛。看着他，我似乎听到了正义的巨人因为寡不敌众被人用不正当的手段击倒时发出的垂死的呻吟，这是虚无主义的声音，空虚的感情。然而，世道既然已无正义，还能到哪里去寻找正义呢？

我回头看到吉姆坐在马背上，枪口还对着爱德。

“从上尉的土地上滚出去，黑鬼。”

我突然站起来，提起锄头朝吉姆扑去。我看见他的枪对准了我，那支步枪也从马鞍上举了起来。同一瞬间，我感到有人从后面把我一拉。

“不要这样，伙计。”杰克把我拉倒在地，扑在我身上。又是一声枪响，子弹从我的头上呼啸而过，它着地时扬起的飞尘刺痛了我的脸。“不要这样，伙计。他们是不在乎的，他们把你杀了就没事了。他们是不在乎的。让我们想法活下去吧，伙计。”杰克把我的脸凑近他的脸，叫唤着。

“你们这些黑鬼抬着这个死黑鬼，滚出上尉的土地。南方是白人的。”

我躺在那里，渐渐恢复了理智和镇静。看看马背上的人形和地上的人，我看到了人类最邪恶的东西——虚伪、残忍、贪婪；也看到了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忠实、希望和爱情——而它们正在逐渐死亡。

他们看我们抬着爱德的尸体穿过田野，走进树林。

“我要杀死他，杰克。”杰克想说什么，看了看我又改变了主意。“我要杀死他，上帝帮助我吧，我要杀死他。”

“别急，劳勃。别急，让我们计划一下。我们要抓住他，但要计划一下。我们就忍耐一时吧。待时机成熟，我们会回来抓住他的。我们会抓住他的。在时机成熟之前你要沉得住气。我们会抓住他的。”

我的故事很长，现在我有些疲倦了。一百三十年是漫长的，我有点累了。让我们明天开始讲第二章，就称这为第一章吧。

（美德译）

## 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

### 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 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

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在一九七三年发表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伯尔》。小说的主人公阿伦·伯尔是美国的第三任副总统，因叛国罪被弹劾。作者是有意以阿伦·伯尔来影射被水门事件弄得声名狼藉的尼克松的。小说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迅速跃居畅销书首位。西欧国家也竞相翻译。

据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的《新闻周刊》报道，维达尔在伦敦接见了该刊记者，谈了他对美国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的看法。当记者问他当代美国跟

伯尔那个时代的美国有何相似之处时，维达尔说：“在伯尔那个时代，百分之四点四的人口拥有美国的全部财富——而现在它仍然归百分之四点四的人所有。今天，民主党和共和党换来换去，它们都是由同样的人资助的。”维达尔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腐朽的”。他提出了裁减军队将官、实行经济平等、能源国有化等改良主义措施。

## 美化警察的影片充斥美国影坛

据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的《前卫》周刊报道，在一九七三年，大批美化警察的影片涌上美国的银幕，使一九七三年成为美国影坛的“警察年”。这些影片除了描绘在美国影片中屡见不鲜的凶杀、抢劫等场面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详细描述警察的工作过程和私生活，竭力赋以“人情味”，为警察的暴行和种族主义进行粉饰。《前卫》周刊指出，这类影片是“统治阶级实行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

## “全国图书奖”候选作品名单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的《纽约时报》公布了“全国图书奖”候选作品名单。“全国图书奖”是由“美国书籍出版商公会”、“美国书商协会”和“书籍印制商协会”于一九五〇年创立的，奖金为一千美元，每年颁发一次，授予小说、诗歌、传记、历史、科学等十种著作的作者。它是美国的主要文学奖之一。

其中的小说和诗歌的候选作品名单如下：

小说：

多里斯·贝茨的《南部荒原的野兽及其他故事》

约翰·奇弗的《苹果世界》

埃伦·道格拉斯的《光明的使徒》

斯坦利·埃尔金的《探求和夺取》

约翰·加德纳的《镍山：田园小说》

约翰·伦纳德的《邪恶的自负》  
托马斯·麦克圭恩的《阴影中的九十二个》  
托马斯·皮恩宠的《万有引力之虹》  
威尔弗里德·希德的《人皆慈善》  
艾萨克·巴谢维斯·辛格的《羽毛王冠及其他故事》  
戈尔·维达尔的《伯尔：小说》  
乔伊·威廉斯的《沐上帝之恩》

诗歌：

海登·卡拉思的《咏雪和岩石，咏混乱：1965—1972年的诗歌》  
小埃文·S·康内尔的《罗盘表的方位》  
彼德·埃弗瓦因的《搜集动物：诗歌》  
艾伦·金斯伯格的《美国的衰落：1965—1971年间咏这个国家的诗歌》  
理查德·休戈的《驛马水库的女人》  
唐纳德·贾斯蒂斯的《离别》  
埃莉诺·勒曼的《戎装恋歌》  
奥德里·洛德的《发自异乡》  
艾德里安娜·里奇的《潜入破船：1971—1972年的诗歌》  
艾丽斯·沃尔克的《革命的佩图尼亚斯及其他诗歌》  
查尔斯·赖特的《耐用的货物》

# 华丽的家族(第一部)

(日本电影剧本)

原作者 山崎丰子

改编者 山田信夫

载于日本《电影剧本》1973年12月号

这个电影剧本是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剧本通过日本几个大银行的合并，描写了资本家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政界和财界相互倾轧、相互勾结的卑鄙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小说《华丽的家族》最初连载于日本《周刊新潮》，1973年出版单行本后，立即成为日本畅销书之一。《每日新闻》的广告声称，小说因描写了“圣域”银行而引起人们的注意，虽没有特定的模特儿，但却是一部描写事实的小说。

电影剧本分第一、第二两部，现将它全部译出，分两期刊完。

## 人 物

万俵大介——阪神银行总经理

万俵宁子——大介妻

万俵铁平——大介长子、阪神特殊钢公司专务  
万俵早苗——铁平妻  
万俵银平——大介次子、阪神银行贷款课长  
万俵万树子——银平妻  
万俵二子——大介次女  
高须相子——大介情妇、家庭教师兼总管  
美马中——大藏省主计局副局长  
美马一子——美马妻、大介长女  
三云祥一——大同银行总经理  
三云志保——三云女儿  
绵贯千太郎——大同银行专务理事  
芥川——阪神银行东京分行行长、常务理事  
角田分行经理——阪神银行池田分行经理  
安田太左卫门——万树子父、大阪重工业公司经理  
万俵敬介——大介父  
石川——阪神特殊钢公司经理  
钱高——阪神特殊钢公司常务理事  
一之瀬四四彦——一之瀬长子、阪神特殊钢公司职员  
和岛厂长——帝国制铁公司  
宫本——长期开发银行总经理  
佐桥——总理大臣  
永田——大藏大臣

### 志摩半岛。英虞湾。（傍晚）

美丽的黄昏降临到湾内，夕阳的余辉染红了天边，漂浮着的真珠筏象钢琴线一样地泛着银光。

## 志摩观光饭店。大门口

装饰着的春节松树。

### 同上。餐厅

枝形灯架上忽地灯亮。

悉心打扮、穿着盛装的人们，围席而坐。其中靠窗僻静处的一桌显眼地引人注意。他们是关西财界有名的阪神银行总经理万俵大介（63岁）及其一家。

面庞端庄、目光锐利、银发齐整的大介坐正席，左面是贵族出身的妻子宁子（57岁），右面是家庭教师兼总管高须相子（43岁），紧靠宁子的是面庞精悍的长子铁平（38岁）及其妻子早苗（30岁），再下面是端正、清秀的次子银平（33岁）。相子一边是长女一子（35岁）和丈夫美马中（38岁），末席是次女二子（24岁）。

映出各人的字幕。

大介一手拿起冷盘叉，全家的手都慢慢地伸向叉子，大介的手一放下，全家人的手都象商量好似地跟着放下，充分显示出万俵家族严格的家长制。

旁白 新年前后的四天，一家人聚集在志摩半岛的饭店里是万俵家的传统惯例。

### 同上。走廊。（晚）

宁子与相子走在通向卧室的走廊里。

相子 休息吧。

宁子 晚安！

宁子走向自己的房间，相子走向卧室，叩门。

卧室里传出大介的应声，相子走入。

铁平和早苗从电梯中出来，看到相子的背影。

卧室门砰地关上。

### 同上。卧室

大介在床上看晚报。

大字标题：“金融界改组 新年揭开序幕”

相子将一份材料递给大介。

相子 能看看这个吗？

大介 ……

相子 是银平对象的品行调查。

相子进入屏风，准备就寝。

大介在台灯下阅读品行调查材料。

其中一页写道：

〔安田万树子小姐过去与其恋爱对象有过肉体关系……〕

### 同上。酒吧间

银平独自一人喝威士忌。

### 同上。卧室

大介 银平看过这个没有？

相子 没有。看过这材料的只有你和我。连万树子的父母都不知道。退一步说，即使银平看过，也许象往常一样只是冷笑吧。

大介 他俩最好早一点见见面。

相子 要快吗？

大介 嗯——。我心里有一个打算。

相子（微笑地）我来猜猜你的心事，好吗？阪神银行怎么对付金融界改组。

大介 ……

相子 在这个时候，只要和大阪重工业公司经理攀上亲，那就什

么事都好办了。再说，安田经理在关西财界颇有信用，又是阪神银行的头号股东。

大介 ……

相子 从安田先生来说，也最好能和更多的金融资本银行来往，何况你是阪神银行的总经理。

大介 相子如果是一个男人该多好哇。

相子做完就寝准备，从屏风后出来。

相子 是吗！要是那样，我们这场缘份也就没有罗。也许那样更好，是吗？

大介 嘿，来，这边来。

相子翻阅被日程表排得密密麻麻的记事本。

相子 会面日期排在下下个星期天，怎么样？你没有安排什么活动，安田先生时间也合适。

大介 好吧，包在相子身上罗。

相子将灯光调暗，钻进被窝。

大介 相子一谈起裙带关系来，总是那么起劲啦。

相子 把关西万俵财阀一直推上全日本万俵财阀的宝座，这是你连做梦都在想的事……对吗？

### 同上。宁子的房间

宁子独自一人绣花边，聊以自慰。

显出举止稳重的神情。

### 同上。铁平的房间

套间。

早苗在孩子房间里给太郎(8岁)和京子(5岁)盖好被，朝自己的房间走来。

铁平 擦着心爱的詹姆斯伙伴牌猎枪。

铁平 他们睡得好吗？

早苗 嗯……不过，明年我不想再来了。

铁平 为什么？

早苗 孩子们要是问起相子小姐的事，怎么回答好呢？公公说是情人，一个女的，不是妻子就是小老婆吧。万俵家竟然妻妾同房，你们却熟视无睹。

铁平 ……

早苗 两个女人每天轮流当妻子毫无必要，婆婆为什么总是不理直气壮地维护妻子的地位？

铁平 虽说是妻妾同房，不过我们万俵家情况稍有不同，这你不是也知道的吗？妈妈是战前京都的一家贵族出身，带着侍女嫁过来的，家务一窍不通。战后，过去那种管家、侍女之类都没有了，只有女佣工。这时，漂亮、有学问的高须相子便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来到我们家。起初只是教育孩子，渐渐地便支差起全家来。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我们有事求父亲时非通过她不行了。

早苗 我父亲大川一郎不也是弄了个小老婆吗？但根本不让她进我家的门。……我要是处在婆婆的地位的话，早就自杀了。

铁平 （低声地）我妈妈也是那样，自杀过两次了。

早苗 （惊奇地）……

铁平 这是万俵家的耻辱，所以过去连你都没告诉。

早苗 既然那么想不开，婆婆为什么不回娘家去呢？

铁平 想回去也回去不了，因为舅舅一家也是靠万俵家帮忙过日子的。

早苗 真可怜……这么说，婆婆好象是为了公公的遗产而在这里受气。

铁平（严肃地）别那么说……万俵家还有你不知道的其他事情呢。

早苗……请原谅。

### 从名古屋往神户的高速公路上。（早晨）

一辆“本斯”牌轿车开往神户。

### 行驶中的轿车里

大介看晨报。

旁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万俵家不过是姬路播州平原一带的一个地主，到第十二代，龙介地主想发家致富，雄心勃勃，迁居神户。第十三代，经过敬介的资本盘剥，创建了今天的家业。第十四代，精明的银行家大介，巧使经营手段，为现在的万俵财阀打下牢靠的江山。

### 神户街道。（早晨）

“本斯”牌轿车行驶中。

旁白 万俵财阀的核心是阪神银行，此外拥有阪神特殊钢公司、万俵不动产公司、万俵仓库和万俵信用金库等企业，在阪神财界的地位是数一数二的。

### 阪神银行总行。大门口。（早晨）

“本斯”牌轿车开来，大介下车。

秘书速水和承兑行员出来迎接。

旁白 阪神银行的存款额在全国都市银行中占第十位。存款额八千亿圆<sup>①</sup>。分行一千三百家。职员九千名。万俵大介是总

---

<sup>①</sup> 圆，均指日圆。

经理。

### 同上。总行内

已开始营业。

超外差收音机厂厂长太平在贷款课第二课长银平的坐处求事。

太平 好吧，课长，再求你一次，给两亿，只要两亿就行。(起身：九十度鞠躬) 就这样吧。这是为了应付本月十号到期的支票！

银平 (冷淡不语)……

太平 万俵先生，拜托你啦，让我再干一场吧，我一定豁出命去干。就这样啦(合手拜谢)。

银平 (收拾文件)。

太平 (忽然正色地)你这是什么态度。按理说应当去找万俵总经理。你们这种作法一定是总经理的意思。不错，我的店是有三亿圆赤字。可是你们要我并入富士店，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就因为富士店是万俵系统的公司吗？

银平 ……

太平 难道你想置我于死地，想并吞我的产业吗？好哇，外表倒象个人，干的事跟强盗一样！

银平 (冷冰冰地)太平先生，长久以来干得辛苦了吧，请你暂且养息养息怎么样呀。

太平 什么，你要霸占我用性命换来的这店！你这鬼东西，混蛋！

太平想揪银平，被旁边行员拦住，带走。

银平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无表情地点燃香烟。

### 同上。总经理室

室内约三十叠<sup>①</sup>大小，墙壁厚实。

---

① 叠，日本房屋铺在地板上的草席，面积相当于我国单人席。

秘书速水向大介报告今天的活动日程。

速水 今天约定的活动如下：九点半开始贺年仪式，十点到十二点听取新年贺客致词，正午到一点干事会餐，一点半到两点在工商业会议所举行新年名片交换会，两点半到三点半，关西银行协会贺年会……

大介仰望着墙壁上的第十三代，万俵敬介的照片。

敬介的容貌和大介的大儿子铁平一模一样。

### 同上。礼堂

干事六名，部长十二名，课长四十多名整齐地排坐着，听大介致新年贺词。

大介 在我们金融界，要求从今年起实行改组，并提高银行本身的经营效率，时机日趋成熟，形势逼人。要应付这样的局面，当然要从改善贷款内容着手，从提高经营效率的“质量”着手，然而，特别是“扩大存款量”是今年最大的目标，因此我们想以大力扩大存款量为方针。值此新年之际，恳求各位务必使目前的八千亿元存款在今年内达到一兆圆。为此希望诸位能尽力从其它银行手里把那些肥户头拉过来。我们这样大胆谋划增加存款，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收入的增加和体制的巩固。

### K·K·阪神特殊钢公司全景

展现各工厂的生产过程、工作人员和码头等。

旁白 阪神特殊钢公司仅次于阪神银行，是万俵财阀的核心企业。它座落于滨海工业地带，面临神户港，占地二十五万坪<sup>①</sup>，不仅有制钢、轧钢和制管等工厂，还有专用码头。资金六十亿圆，工作人员二千八百名，在同行中首屈一指。

<sup>①</sup> 日本计算面积以三十六平方尺为一坪。

## 同上。电气炉。管理室

铁平身穿工作服，戴安全帽，和炼钢部部长金田出现在嘈杂声中。

铁平 温度怎么样？

金田 上升到一千六百度。

铁平 把分析表给我看看。

金田将分析表交给铁平。

铁平 紫铜的成份我一直不放心，现在差不多吧！但是硅的成份 0.18% 太少，应该提高到 0.25%。

金田 明白了。

长谷川副部长匆忙跑来。

长谷川 专务！

铁平 怎么啦？

长谷川 帝国制铁公司刚才来联系说，今天也不能送生铁来了。

铁平 又不能送来啦！

金田（气愤地）专务，到今天为止生铁供应已经停了五天了，这样怎么能生产。

长谷川（发怒）专务，帝国制铁公司那些家伙以为铁是国家的，所以跟我们摆起架子来了。

## 行驶中的汽车里

石川经理和铁平在车内。

字幕：“阪神特殊钢公司石川经理”

石川（担心地）铁平君，到了那里请千万不要吵架。

铁平 叔叔，你总是这么软弱，所以老是被人家欺负。

石川 但是别忘了我们是求人家卖生铁的呀！

铁平 ……

车窗外，曼摩司企业所属帝国制铁公司尼崎制铁厂的高耸厂房好象

取过来。

### 帝国制铁公司尼崎制铁厂。厂长室

石川和铁平会见和岛厂长及机动部长。

字幕：“和岛”

和岛厂长（不客气地对机动部长）老兄，阪神特殊钢方面正为生铁发愁，无论如何想想办法送去怎么样？

机动部长 可是我们那个高炉也坏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铁平 但是你们这里有三座大高炉，即使有一座不行，也不能一点也不给我们呀。希望你们想想办法，从一万五千吨日产量中拨五百吨支援我们。

机动部长 五百吨虽说不多，也很困难。我们和你们那里不同，有十四个车间在开工，有一万二千名工作人员要工作。高炉出事故，责任当然在我们自己，不过生铁很难照顾你们了。

铁平（突然改变态度）你们想要单方面撕毁合同吗？

石川（很担心地）铁平君……

和岛厂长（冷笑）假如你们一点也不想打乱生产计划，那么把以前说过的高炉建设计划变成现实不就行了吗？你们和别人不同，你们有阪神银行作后盾，加上你本身又是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留学的出色工程师嘛！

铁平（克制住怒气）尽管我们的厂规模小，但我们想尽力建造自己的高炉，所以诚恳地希望你们遵守这次订的合同。

石川（恭维地笑着）我们的专务是个热心人，有失礼貌之处，请多原谅。这样吧，五百吨既然有困难就先供应三百吨……  
石川向和岛低声请求。

### 同上。厂内。高炉前

铁平仰视耸立的高炉。

冒烟的高炉气势雄伟。

旁白 高炉是提炼生铁的地方，生铁是一切钢厂的原料。目前日本有高炉的企业也屈指可数。这是因为建造一座中型高炉也要花二百五十亿巨额的建设费用。此外，一旦生了火就得三百六十五天天运转，正因为如此，一般厂家不敢领教。但是对于铁平，自他从事钢铁事业以来，建设高炉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

在车中等候的石川催促铁平上车。

### 万俵家全景。（傍晚——俯瞰）

占地一万坪的万俵府邸——一座西班牙式的房屋，一座毗连着的豪华的日式房屋，隔院是铁平的一座西式房屋。

“本斯”牌轿车开到万俵家门口。

### 万俵家的门口

司机开车门，大介下车。

宁子和相子亲切地站在门廊里迎接大介。

### 同上。铁平家。大门口

铁平自己驾车回来。

和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的早苗出来迎接。

早苗 回来了。今天回来得早呀。

铁平 有事跟爸爸商量。

两个小孩走过来。

太郎 您回来了。

京子 您回来了。

铁平 回来了。

抱起两个孩子。

铁平 太郎，一块儿去洗澡吗？

太郎 嗯，去，去。

早苗从衣袋里取出一封航空信。

早苗 如果到父亲家去，把这信交给二子。当心别给相子小姐看见，否则就麻烦了。

铁平 噢！

### 万俵家。餐厅。（晚）

万俵一家人在晚餐。餐厅中央放着一张大榭木桌，天花板上挂着枝形吊灯，壁炉里烧着柴。墙壁上挂着第十三代敬介的像。饭前，大介和银平喝葡萄酒。女佣工端上冷盆和汤。

宁子（文雅地）今天是西班牙菜嘛！

相子 对，今天吃白鳗暖锅。

银平取下餐巾站起身。

银平 爸爸，很对不起，因为和朋友有约会，失陪了。

大介 噢。

相子 哎呀，银平要出去吗？还有话要跟你讲呢。

银平（冷笑地）见面的事，全拜托你啦。象铁平哥哥和一子姐姐一样，万俵家的裙带婚姻都是你一手包办的吧！

相子 给你这么一说，我倒感到荣幸了。不过让我和你爸爸两个人来决定，你真的不反对吗？

银平（冷冷地）请便。

宁子 银平，吃点什么再去，反正到那里也是吃酒吧？

大介（对宁子冷淡地）你根本不懂得男人的事情，不要多嘴。宁子不作声。

大介（慈祥地）银平，吃完了酒后，汽车就停在那边，好吗？

银平 好的。（对宁子微笑地）妈妈你放心。

银平走出餐厅，在门口和铁平相遇。

银平 哦，你来了。

铁平 出去吗？

银平 对，请里面坐吧。

铁平来到大介身边。

铁平（对大介）爸爸，对不起，打扰您吃饭了。

大介 嗯。

铁平 今天，美国轴承公司回信说，出售合同不仅不降价，还要重订一个增加产量 20% 的长期合同。我多次盯住布洛诺克斯公司技术主任购买延伸制管辗轧机图面已取得同意。这在日本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就是合同。

铁平拿出英文的合同。

大介（不屑一看）

大介对铁平的态度和对银平的态度完全两样。

铁平 今天晚上有时间的话，想商量一下建造高炉的事。

大介 建造高炉的计划，石川经理已经用电话报告了。二百五十亿，是我们资本的四倍多。有那样大的理想当然好，但不要象祖父那样把公司弄得破了产。

铁平 不知道石川经理是怎么说的，我可有我的计划，请爸爸一定要……。

大介 今天晚上很忙。业务上的事，到银行谈吧。

铁平 知道了。那么明天到银行去找您。

宁子（劝解似地）铁平，还没有吃吧，马上叫人准备一下，一块儿吃好吗？

铁平（微笑）谢谢，妈妈。孩子们等着我哩……二子，我家里有

别人带给你的东西，过一会儿来拿。

二子 好，谢谢。

铁平 （对大介）再见了。

铁平和相子相互轻蔑地看看。

铁平走出。

二子 对不起。（突然站起）

相子 （责怪地）二子小姐！

二子不理，追出去。

**同上。走廊。门口**

二子走来。

二子 铁平哥哥。

铁平将航空信交给二子。

二子 谢谢。

信封上署名[一之瀨四四彦]

铁平 不久要把四四彦调回日本了。

二子 （目光炯炯）什么时候？

铁平 一旦我的理想实现，开始建造高炉的时候噢。（笑着）走吧！早点回去，否则又要被教师太太责骂了。

二子 谢谢。

二子高兴地回去。

铁平离开门口。

**同上。起居室。（晚）**

大介边喝白兰地，边看晚报。

宁子坐在和大介离开的沙发上绣花边。因为喝了一点白兰地，她的面颊晕红，相子正想往大介的酒杯斟白兰地。

大介 （轻声地）先给宁子倒吧！

相子表情严肃起来，但发觉大介眼色微妙，便走到宁子处斟酒。

宁子 啊，我已经……

相子 难得来嘛……我也喝一杯。

宁子 我脸已有点发烧……

相子到大介处斟酒。

大介 (低声地)十点半到房间里来。

相子 (故意逗他地)今天不是轮到宁子吗?

大介 ……

### 同上。大介的寝室

法式摆设的优雅房间，中央是大介的双人床，宁子和相子的单人床左右并排。

大介在双人床上看阅经济杂志。

敲门后，宁子穿着白绸睡衣进来。

宁子 可以吗?

宁子在大介的床上睡下。

大介 (突然地)铁平的血型确实是A型吧?!

宁子 (慌忙转身)……

大介 我是B型，万俵家人中间A型是少有的。

宁子 ……

大介 (微微冷笑)大概是血液的关系吧。铁平越来越象祖父了……你看是吗?

宁子 (将脸埋进被褥)……是的。

大介 从走路到说话的样子都和祖父一模一样……人家吃饭时，他一进来，就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事情，这完全是祖父那一套。

宁子 ……

大介 不喜欢高尔夫，喜欢摆弄枪，喜欢打猎，样样都象祖父。

宁子 ……

大介 （把宁子挖苦了一番，感到满足后）好，来吧！

挨身抱宁子。

房门把手轻转，穿睡衣的相子轻步进房。

宁子感到有人进来，突然起身。

宁子 啊！

相子 （不介意地）吩咐我十点半来，我就来了。

宁子 这么说你们早就商量好了，怪不得要我喝白兰地……

相子 对，是这样。

宁子 （脸色苍白地对大介）你……连你也这样骗我……太欺人了。

大介 难得的嘛，三个人在一起……

大介用右手按住要起身的宁子、左手拉住相子丰满的臂膀。华丽的卧室里出现妻妾同床的场面。

### 原先的有栖川宫。另一府邸。大门口

门口，装饰华丽。

### 同上。某室

银平和万树子见面——万俵家和安田家族隔桌对坐，媒人伊东夫人用大阪船场地方特有的口气讲话。

伊东夫人 我看不必再介绍两家的人了。当事人在茶会上也见过面，因此只介绍初次见面的各位。安田经理旁边的是他的夫人佳江太太，万俵总经理旁边的是他的夫人宁子太太，银平先生旁边的那位是万俵先生的总管兼家庭教师高须相子小姐。

字幕：大阪重工业公司经理，安田太左卫门。

大家互相礼貌地点头，只有银平微微冷笑。

男侍应生进来给大家添斟红茶。

大介（对安田）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啊。想不到在儿子的相亲席上和安田先生见面。

安田 是呀，一点不错。

两人同笑。

安田 前些日子在钢铁协会曾和久别的令郎铁平君见过面。

大介 哦，是吗？

安田 血统这玩意儿可不饶人呀。铁平君从说话到动作，和他祖父敬介经理一模一样，实在令人惊奇！

守子低下了头。

大介（笑盈盈地）是呀，都说他比我更象祖父（笑）。

安田 铁平君讲阪神特殊钢公司今年一定要建成高炉，他的劲头可不小。

大介 这个人，整天胡思乱想，真是没办法。

安田 不，不，不管是铁平君，还是银平君，你们万俵家有这样两个孩子，真是幸运啊！

### 同上。花园

银平和万树子在恬静的花园里散步。

万树子 银平，你喜欢滑雪吗？

银平 不喜欢。

万树子 骑马呢？

银平 也不喜欢。

万树子 那么运动总喜欢吧？

银平正面凝视万树子。

万树子也凝视银平。

银平突然抱住万树子，吻她。

万树子任其摆布。

屋里传来妈妈唤万树子的声音。

万树子 我去一下就来，你等一下。

万树子跑开。

银平用一块绸手帕擦去嘴唇上的口红，将手帕扔进废物筐。

### 阪神特殊钢公司。干事会议室。（四月）

干事会议进行中。

出席者是石川经理、铁平专务、以及钱高、一之濑、川畑三位常务。

字幕：三位常务

旁白 阪神特殊钢公司正在就建设高炉问题召开干事会议。

铁平（气愤地）天天这样开会也解决不了嘛！今天帝国制铁公司又停止生铁供应了。

一之濑（提醒地）专务……

铁平（压住气愤）刚才大家说的种种顾虑，我已充分考虑过，但我的结论还是认为要建设高炉。问题在于能不能筹措到二百五十亿资金。这个问题，我负责解决。

大家不语。

铁平 我已说过，当然要靠后盾银行阪神银行的贷款，但同时，也要请求协作的大同银行大力帮忙。

钱高 不过……（欲言又止）

铁平 正好，这次从日本银行来就任大同银行总经理的三云先生，我在马萨诸塞州留学时，他是日银驻纽约办事处参事，所以关系较密切。由于三云先生很关怀公共产业的发展，看来可以期待更多的贷款。

铁平坐下来，等待大家的决定。

石川经理终于开了口。

石川 专务既然这样讲，大家看怎么样？……在资金能解决

的前提下……如果高炉建成了，说不定有不可估计的价值……。

间隙——。

一之濑（明确地）我赞成……我看无论如何一定要造高炉。

铁平（对钱高和川畑）你们二位呢？

川畑 既然经理和专务都那样热情……

铁平 钱高常务，您呢？

钱高 我是阪神银行派来的，我表态以前，应该听取后盾银行万俵总经理的意见……

铁平（激动地）造高炉不是根据后盾银行意见决定，而是由阪神特殊钢厂干事会议来决定的，请你说一句，行还是不行！

钱高（不回答）……

铁平（尖锐地）钱高常务，我要听你的意见？

钱高（不回答）……

### **A饭店。××房间。走廊。（五月）**

一块牌上写着：“大同银行新总经理就职披露宴会”。

### **同上。休息室**

各界知名人士光临，异常热闹。三云祥一（56岁），胸前插着一块与其地位相称的绸手帕，满面笑容地接受祝贺。

字幕：大同银行新总经理三云祥一

大介来到，向三云问候。

大介 祝贺您就任。

三云 谢谢，今后望多指教。

大介 三云先生，我的长子铁平在美国蒙你照顾，也没有去向您道谢，失礼了。

三云 哪里，哪里，我和女儿都受到过铁平君的照顾。

这时，一个生着鹰钩鼻、眼大而有神的老人严肃地走了进来。

字幕：日本银行总裁，松平公之

三云急忙上去迎接。

旁白 日本银行的理事三云祥一，所以能就任都市银行界占第八位的大同银行的新总经理，完全是依靠号称金融界魁首的松平总裁的政治扶植。

大藏省一群官员进来，冷视他们俩人。

字幕：大藏省高级官员

旁白 大藏省和日银之间的地位争夺不断激化。无论哪一家银行，日银出身的总经理一垮台，大藏出身的官员便马上乘虚而入，填补肥缺，为此他们激烈地斗争着。

美马中离开众官员，走向正同客人谈笑的大介。

美马 岳父。

大介 哦，中君。（向客人介绍）这位是我的大女婿美马中，大藏省主计局副局长。

客人（取出名片）经常承万俵总经理帮忙，请多关照。

美马 您多关照。

美马把大介引至旁边，附耳低语。

美马 您和大臣的约会已经联系好了，听说国会五点半结束，六点钟在老地方见面。

大介 谢谢，办得好。

美马（讨功地）大臣是个忙人，可不容易啊！

铁平进来，直接走向三云。

三云迎接铁平，脸上露出亲切的微笑。

三云 啊，铁平君。

铁平 祝贺您就任。

三云 谢谢铁平君，你这么忙还抽空来。

铁平（殷切地）三云先生，我在美国时便开始追求的理想，看来要实现了。

三云 听说了。高炉计划的贷款申请书看过了，我大力支持，好好干。

铁平 多谢。

三云 今天晚上总该到我家来了吧，志保一直盼望着你哩。

铁平 刚好我还有事相托，我一定去。

这时，在摄影机的闪光下，两名肥胖的政客谈笑而入。

字幕：自由党干事长，田渊圆三

字幕：自由党派领袖，大川一郎

大介迎接，寒暄。

铁平走到大川身边。

铁平 岳父，好久不见啦。

大川（大声地）噢，你也来啦！

铁平 我曾与岳母讲好，领着孩子去看你们，但是最近很忙，很对不起！

大川 老太婆生气啰！她说只要见到外孙就高兴了。（大笑）田渊君，这小子是我女婿，别看 he 年纪轻轻，他现在要和帝国制铁公司较量，要造高炉。为了日本的将来，要是有求教的时候，请您助一臂之力，拜托您啦。

大川再次大笑，大介表情依然冷淡。

### 新桥“金田中”酒楼。门口。（晚）

汽车停下，一个相貌可怕的翻白眼的男人下车。

字幕：大藏大臣，永田格

女主人和阪神银行的芥川出迎。

字幕：阪神银行东京分行行长，芥川常务

芥川 大臣，您今天真是百忙中特地光临啦！

### 同上。内房

永田大臣上座，大介下座，艺妓围着。

永田大臣 （拉着一名年轻艺妓的手）桃太，下次再这样说，我要用针刺你的脸，叫你的鲜血喷出来。

桃太 大臣要刺的话，我受得了。请吧，我喷它十米高给您看看。

永田大臣 这家伙真会顺人家话瞎扯。

笑声。

大介向年老的艺妓使眼色。

艺妓们会意地退出。

只留下永田和大介两人，表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大介给永田斟酒。

永田大臣 谢谢！

大介 大臣，近来关于金融界改组的议论很强烈，金融制度调查会特别委员会也研究了答辩案，您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

永田大臣 （他的翻白眼瞅一下）是啊，不管怎么说，日本的银行实在太多，超过了必要。

大介 不过，大臣，过去的合并办法，都是大鱼吃小鱼，要是那样下去，象本行这样资金少的银行，大概要被资金大的前四位银行吞掉啰！

永田大臣 （不语）……

大介 根据以往的作法，把这次改组看作是前四位银行和大藏省搞的一种计谋不算过分吧！

永田大臣 理解为计谋也罢，说是日本的经济进步也罢，这只是因立场不同而看法不一样。不过银行之间的合并，与一般

企业合并相比，关系非常复杂，所以我认为不能想得那么简单。

大介 这么说，银行的合并，不一定取决于规模……是这个意思吗？

永田大臣（爽朗地笑着）万俵先生可真厉害啊……就是说，银行的合并，不能单靠一个书面计划……

大介（目光炯炯）一提起书面计划，我想在您大臣的肚子里，一定已有了好几套了，是吗？

永田大臣（佯装不知）不过，贵行的存款数现在是第几位？

大介 第十位。

永田大臣 嗯。

大介（追问）那末大臣，根据该行的业务情况，能不能说有小鱼吃大鱼的可能呢？

永田大臣 ……

大介（斟酒）怎么样？

永田大臣 嗯，这也许可能。但是要想小吃大的话，存款额的顺序至少要成为单数<sup>①</sup>。

大介（注视地）存款额的顺序是单数……

永田大臣 即使玩高尔夫球，要成为单数，也非常困难啊，哈哈。  
大介也笑，但两人的眼神，都没显出笑的样子。

### 三云家。会客室。（晚）

铁平向三云介绍高炉计划。

桌上散放着事业计划和设计图等。

铁平 关键是筹措资金。共二百五十亿，其中五十亿本公司能解决，其余二百亿，由后盾银行的阪神银行承担40%，协作

---

<sup>①</sup> 意指升为第九位。

银行的大同银行承担 30%，余下的 30% 请长期开发银行、信托银行和信用金库分别帮助。

三云 那末，你父亲那个阪神银行的贷款什么时候正式决定呢？

铁平 将在最近召开的贷款会议上作出决定。

三云 噢……本行存款量虽然在东京银行界占第八位，支行也多，但说实话，在业务范围方面，本行还没有象样的客户。作为新总经理，我准备物色理想的企业作客户，充实本行。说实在的，听了你的说明，考虑到特殊钢是日本基本产业的未来和你的热情，我是很感动的。贷款的问题，当然要等待审查部的慎重研究，现在还难回答。

铁平 多谢，刚才总经理的一番话，增加了我的勇气。

女儿志保(35岁)端上了威士忌酒和冷盆。她虽然看上去多病，但从她那优雅的举止能看出是有教养的人。

三云 铁平君，关于业务的事就谈到这儿吧！来，喝两杯，慢慢聊聊。

铁平 好，谢谢。

两人收拾文件同时大笑起来。

志保 嗨！爸爸和铁平也真是……我来收拾吧！

志保收拾文件。

两人互斟威士忌。

铁平 志保小姐，你也来一起喝两杯，怎么样？

志保 喝是想喝，但身体还不大好……我用这个来干杯吧！

向酒杯里倒果露。

三云 预祝铁平君的理想实现。

铁平 谢谢。

三人干杯。

志保 铁平先生，今天晚上能住在这里吗？

铁平 （犹豫地）……喔，该怎么好呢？

三云 志保，不要强留他，他父亲特地有事来这里的。

志保 是这样啊，请原谅，我太冒昧了……

铁平 不，我还是在这儿住吧……反正我去，父亲也不会高兴。

顿时，三人脸色都变得阴暗下来。

### 同上。门口

志保送铁平出来。

铁平 （注视地）志保小姐……得不到父爱的人真是不幸啊……

我每次到你家来，真是羡慕你啊！

志保 （不敢正视）铁平先生，你喝醉啦！

铁平 也许是……再见了。

志保 铁平先生……我爸爸和我都把你当做自己人一样。

两人互相凝视。

### 美马家。会客室。（晚）

字幕：东京。成城。美马家

大介孤独地坐在沙发上。

面容疲乏——。

长女一子端着饮料进来。

一子 暖呀，换件便服就好了……美马也该回来了。

大介 这是我答应给孩子们买来的玩具，德国制火车头，明天早上起来就给他们。

一子 谢谢，小宏和小润一定会很高兴。

大介 中君也真是忙啊。

一子 是啊，宴会一个接着一个……爸爸您也跟他说说，有时候也该跟孩子们一起吃饭。

大介 不过，象中君那样的高级官员，晚上是不会没有交际的啊！

大介象是头痛，按头。

一子（没注意到）我恨爸爸。

大介（不解地看了一眼）……

一子 爸爸为了自己的事业，不顾我的心意，把我嫁给美马……他可能是爸爸的能干的情报员。但作为丈夫就不象样了，是个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这些时我一看到美马，全身都凉了！

大介 不要说傻话，孩子都两个了，还讲这个话。

一子（含泪）裙襟婚姻太不幸了。

门口电铃响。

一子擦泪出去。

大介虽很疲倦，但听到门口美马归来的声音，又显出总经理的严肃的神态。

美马进来。

美马 岳父，久等了，对不起！

大介 你回来啦。

美马 要是知道岳父来的话，我早就从宴会上溜出来了。

大介 有件事无论如何想托你办一下。

美马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但又立即装出笑容。

美马 今天晚上同大臣谈得怎么样？

大介 嗯，看来大臣还是认真地考虑银行的合并问题。

美马 那是啊，如果大臣在他任职期间，那怕就是把银行合并这一桩差事办好，也是大臣的巨大成绩……岳父您要我办的事，同大臣的谈话有什么关系？

大介感到一子在场不便说。

一子会意，离开房内。

大介（凝视对方）中君，为了使阪神银行生存下去，有一样东西务必请你弄到手。

美马（也凝视对方）……

大介拿出记事本。

### 大藏省。主计局走廊。（第二天中午）

美马从副局长室走出。

### 同上。银行局走廊

美马走来，进入检查官室。

### 同上。检查官室

十来个检查官查文件。其余的人好象被赶而出。

美马穿过办公桌，走向弯着背在工作的田中松男（49岁），并在他肩上拍一下。

美马 田中君。

田中回头，吃惊，想站起身来。

美马（故意声张地）哎！不必了，能不能今天晚上抽个空。

### “染八”小饭馆的招牌。（晚）

### 同上。内客厅

美马和田中对饮，田中因为被邀为上座显得拘束。

美马 最近到哪些地方去检查呀！

田中 在名古屋中京银行，正在整理意见。

美马斟酒。

田中 谢谢。

美马 近来各地的银行，因为怕被并吞而变得神经过敏了，是吗？

田中 当然啰，不知哪一天会被吞掉，所以都象有些紧张。

美马 是呀。您今年多大啦。

田中 多大？不知不觉已经四十九了。明年就要上五十啦。

美马 噢，这样的话，也得开始考虑告退后的去向哟。

田中 是呀，不过不能跟美马先生比呀。象我们这种私立大学出身，靠薪水吃饭的人，不会有什么称心的去向……何况孩子们到了上大学的年龄，我正愁着能找个满意的工作呐。

美马 其实嘛，你也知道，在我家老头子的阪神银行系统的信用金库里，正缺少一个能干的常务，要我物色对象哩。

田中（挨近身子）你是说万俵总经理吗？我去检查的时候，我也见过他。

美马（装作若无其事地）这个老头儿很想知道从第六位到第九位都市银行的情报……换句话说，他想知道大同、中京、第三、和平这四家银行经营内容的详细情况。

田中（吃惊地把身子往后一仰）……

美马 可是，现在我已经离开了银行管理局，搞详细情报很困难，怎么样，请你帮个忙吧。

田中 ……

美马斟酒，田中的手颤抖。

田中 不过那个……你也知道，详细检查报告副本是秘密文件……局长亲自保管……要是弄出来……

美马 那我知道你的处境很为难，搞得不好要开除……你的老家好象在加古川是吗？

田中 对。

美马 那里也有老头子的分行，我们给你准备一个常务的职位。

田中 ……

美马 怎么样？

不一会，田中抬起神色尴尬的面孔。

田中 给我两三天的时间……想办法去搞到手。

美马 那太感谢了。

美马立刻拿出一包事先准备好的钱包。

美马 收下吧。

田中 不，不敢不敢。

美马 不要紧，这是老头子给的调查费嘛。

美马击掌招呼女服务员。

美马 快些，马上有人来了。

田中 那么，承你的情啦。

田中收起钱包。

美马 我已招呼人去叫汽车了……我们分头走吧，免得人家注意。

田中 好。

### **阪神银行总行。礼堂。大门口。（白天）**

布告：阪神银行全国分行经理会议

### **同上。礼堂**

礼堂里挤满了全国分行经理，静听大介讲话，全体干事也齐坐台上。

旁白 万俵大介为了赶上存款额名列第九位的和平银行，召开全国分行经理会议，提出使存款达到一万亿圆的口号，并鼓励他的同人为此奋斗。这是大藏大臣永田向他保证实现“小行吃大行”的先决条件。

经理中有一人是大阪池田分行经理角田(45岁)。

## 某农户大门口。(数日后的白天)

停着一辆有阪神银行行旗的汽车。

### 同上。内景

进入泥地房间，右侧炕式床沿上排列着用关西相互银行礼品纸包装的清酒五瓶，一架标有“寝木农业协同组合”字样的煤气灶，还有许多从其他各银行和信用金库送来的礼物。

在分行经理角田和职员冈村(35岁)的面前，农户户主中川留市(60岁)，显出贪求的样子。

角田 一点小意思……(取出一些罐头)。

中川 啊，真是感谢。

角田 看来各家银行都来联系过储蓄的事，是吗？

中川 是啊，收到不少东西啦。

角田 那是因为你们家不久能拿到七千五百万圆吧。

中川 的确是这样。

角田 可是如果地被收购去了，也够呛，以后该怎么……

中川 就是呀，五和银行、大友银行一会儿建议我造公寓，一会儿表示为我另找一块地种，我是干了一辈子的农民，都不知道怎么是好啦。

角田 不过，中川先生。公寓你们尽管造，至于换一块地，要知道，这附近一带的地一旦决定卖出，第二天地价就要上涨两到三倍，这倒是个实际问题哟。

中川 那么该怎么办呢？

角田 得好好替孩子们的将来打算打算哟。先把钱存进银行，看机会买山林，买地。这才是最可靠的办法。我们这个银行系统有万俵不动产公司做后台，一定能使你有利可图……

中川 哦，原来是这样，让我考虑考虑。

中川女儿端上茶。

中川 不用了，客人马上就走。

同上。门口

一辆大友银行的汽车停下，从车内走出分行经理和年轻的职员。

角田一家人从屋里出来。

角田 啊，是大友银行的先生们。

大友银行职员 啊，阪神先生，怎么样，收获不小吧。

角田 不行，说不动他呀。

大友银行职员 离指标差不多了，咱们再加把劲。

田里。（数天后）

分行经理角田、职员冈村和动员来的两个女职员，在雨中帮忙插秧，浸水过膝，浑身是泥。

中川在田埂上吸烟。

中川 这样不行，这种插法苗要倒的呀。

女职员的白衬衫上沾满了泥浆！感到很尴尬。

角田 真对不起。女职员们跟我不一样，她们不是农民出身。

中川 虽说是银行的人帮忙来了，要是不好好干的话，反而坏事。

角田 真是对不起……插得不好的地方，我来重插。

角田朝女职员走去，由于疲劳过度，脚不听使唤，倒下。

女职员们惊讶地赶过去。

中川 （大声叱责）干什么！真是笨蛋，太不象话了，真是……

中川家。门口。（晚）

分行经理角田和冈村走来，轻声呼唤。

角田 中川先生，晚上好。

中川 谁呀？

应声以后，挡雨窗打开，中川伸出醉醺醺的面

角田 晚上来打搅您哪。我是阪神银行的角田……

中川 什么，又是银行？早晨到现在已经第二十个了。好不容易喝口酒，看看电视……算了吧，别老缠着。

角田 对不起，正好在你休息的时候。（深深鞠躬）恭喜你，听说今天钱已经送来……上次你答应储蓄二千三百万。明天什么时候来府上取款合适呢。

中川 我这样答应过吗？

角田 （吃惊地）中川先生。

中川 哈哈，那是说着玩的，那件事作罢了。

角田 噢！？到底为什么……

中川 是这么回事，我的田卖了后，正愁着该怎么办，这个当儿，大友银行的职员来说，自愿当我家的女婿，因此我决定将全部现款存入大友银行了。

角田 （压住怒火）那恭喜你了。不过看在我们旧交的脸上，多少再存一点……

中川 真讨厌，我已经说过了，作罢了。

冈村 中川先生。

中川将挡雨窗砰然关上，离去。

角田忽地全身软了下来。

冈村眼里湿润起来。

冈村 经理，当银行职员多可怜啊！大友银行的人给人家当女婿，不简直是牺牲活人吗……已经两年了，经理不便来的时候，我就是发烧也要带些薄礼来拜访……连插秧都来帮忙，可是……要不是想到我们在第一线的人直接关系到银行的

生存，否则……

**角田**（自我鼓励地）你的心情我非常了解，要耐着性子来……

还有几家呐，拿出劲儿来再跑一趟。

冈村回头冲着中川家，低声地骂了一句“混蛋”！

走在前面的角田两条腿已经提不动了。

**阪神银行池田分行大门口。（深夜）**

只有分行经理的房间灯亮着。

**同上。分行经理室**

分行副经理将电报交给刚回来的角田。

**分行副经理** 经理，总行来的电报。

角田打开电报稿看阅：“为达五亿存款，加油干，加油干！”

十来个职员注视着角田。

**角田** 这是总行打来的电报，激励我们早日达到五亿存款。（说着把电报钉在黑板上）从现在开始要进入决赛了。

角田痛苦地按着胸口。

分行的副经理和职员们都没有去留意角田，大家围在桌子四周，眼睛盯着摊在桌上的争取存款指标表。

**副经理** 松本吉太郎先生一千三百万，达到指标的 50%；野原和次先生四千九百万，达到指标的 80%；山田花太太三百二十万，达到指标的 10%；中川先生，零……

角田突然按住胸口，呻吟着倒下。

冈村吓了一跳，急忙跑过去。

**冈村** 经理怎么啦，请振作一下！

**角田** 难——难过，胸口！

角田抓挠胸部，身体弯曲得象虾一样，在地板上翻滚。

**副经理** 救护车！电话 119！

一名职员向电话机飞奔过去。

副经理和冈村放松角田的领带和皮带。

角田的嘴唇眼看着变成紫色。

冈村 经理，救护车马上到，请再坚持一下！

角田难受得在地上翻来覆去。

### 角田的倒叙

正在作争取存款演说的大介——。

### 原分行经理室

角田停止了翻滚，断气。

冈村 经理！

副经理将耳朵贴在角田的胸口。

副经理 死了……

大家不知所措地围着角田的尸体。

### 六甲山。万俵家别墅。门前。（数日后的白天）

字幕：六甲山。万俵家别墅

“本斯”牌小轿车驶来，大介和美马下车。

驾驶车子的是相子。

扫院子的管理员急忙赶来迎接。

### 同上。起居室

大介和美马。大介查阅秘密文件：

	存款额	贷款额	收不回的贷款额
中京银行	1兆3,539亿	1兆2,049亿	301亿(2.5%)
第三银行	1兆2,895亿	1兆1,863亿	415亿(3.5%)
大同银行	9,610亿	8,196亿	173亿(1.8%)
和平银行	8,502亿	7,226亿	361亿(5%)

大介看到表格数字，掩饰不住他的惊讶神色。

美马感兴趣地看着大介吃惊的样子。

美马 怎么样？……好象很满意了吧！

大介 嗯……送这份材料来的检查官要尽快提拔到我们的加古川信用金库。

美马 是，是……常务的职位准备好了吗？

大介 人一到，马上解决。

美马 知道了。在闲话还没有流传以前，一切都会安排得很好的，请放心。

大介 真想不到呀，第三银行的收不回的贷款竟超过了四百亿。

美马 岳父，现在你总该告诉我啦……连我这个主计局副局长也要担风险，你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呀？

大介站在窗边，注视庭院。

看到管理人送别银平和万树子乘车出去。

大介 现在你总该明白了吧！

美马 找合并的对象？

大介 （点头）

美马 这就奇怪啦，为什么岳父一心要收集比阪神银行名次高的那些银行的资料呢？

大介 ……

美马 （盯视着）打算“小吃大”吗？

大介 不可能吗？

间隙——。

美马 （看资料）坦率说，四家银行中只有和平银行可以吃掉。

大介 为什么？

美马 首先，中京银行在名古屋财界实力雄厚，不易对付；第二是大同银行，它在日本银行总裁松平的控制之下，就连大藏

省也无法插手；而第三银行你是知道的，它是以关西的名门大泽家族为后盾的，难以并吞。和三家银行比起来，和平银行前些时候因非法贷款，丑闻暴露，银行人事混乱。要干的话，只有这里好下手。

大介 ……

美马 两三天前，我和春田银行局长喝酒的时候，探听了他对金融界改组的想法。他认为大阪方面完全听凭大友和五和银行摆布，至于大阪和神户之间，大阪的和平银行和神户的阪神银行将合并……因此，既然你有这个意思，我看有希望。

大介 （紧接着）抱歉，你的好意我不能同意。

美马 （因对方口气傲慢而吃惊）……

大介 跟和平银行合并不仅没有好处，弄得不好就有一块儿倒闭的危险，这个想法不行。

美马 那么，岳父是想……

大介 中君，一个官吏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要有不择手段的魄力，……企业也一样，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有时要豁出命去干。看准了对象后，即使他比自己强大，也要想办法把他压倒。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能不能办到，我不敢说，心里是这么盘算的。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意思，我是想使阪神银行能不断地吞掉其他银行。

美马 那么，岳父，既然和平银行不行，剩下的三家银行哪一家是目标呢？

大介 （不回答）……

## 六甲山上公路

“本斯”牌小轿车盘山而下。

## 正在行驶的“本斯”牌小轿车内

相子驾车，美马坐在她旁边。

相子 难得的星期天，劳你驾了。

美马 反正我是万俵财阀嘴里一头可怜的小山羊。

相子 啊，你说得太过份了。

美马 你靠裙带关系设下的圈套，可真厉害啊！

美马将手放在相子膝盖上。

相子 哎呀，这种行为好吗？

美马（笑着）要向万俵大介告状吗？

相子 你希望我去告状的话，行呀。

美马 不过，万俵大介在你我之间不知会抛掉哪一个，真有意思……要说你是秘书么，那没什么舍不得；要说你是情人么，那倒象是很留恋……话虽那么说，要是把我这个大藏省官员抛掉的话，那情报来源也就断了……是呀，难办呐。

美马将手伸入相子的裙子。

相子用力将美马的手甩开。

相子 你这个茨城来的穷小子，难道忘记了万俵的救命之恩吗？

美马（怒视相子）跟一个不伦不类的美国人结婚，在得克萨斯州落得分文没有，被人抛弃，这件事情你还记得吗？

相子紧急煞车。

两人互相瞪眼。

相子 以后再说那种话就请你下车。

美马 要是这样，现在下车也可以……好吗？

两人虽然相互瞪眼，但却笑起来。

相子 只有你和我在万俵家是没有血统关系的杂种狗……这样两个人为什么格格不入呢。

美马 你是说，杂种狗之间要互相关心，不要去碰对方的伤疤，

是吗？

相子 不对吗？

相子 开动汽车。

美马 下次到东京来时给我个电话，跳舞去。

相子 行呀……跳舞可是我的拿手戏哟。

美马 是在得克萨斯训练的吧？

相子 不，是茨城。

两人笑。

### 万俵家的别墅。起居室。（傍晚）

大介研究秘密文件，随即用粗线把“第三银行”字样圈住。

在黑暗中，大介的两眼闪烁着野心勃勃的光芒。

### 阪神银行东京分行。芥川的房间。（次日上午）

字幕：阪神银行东京分行

芥川召集六名职员开会。

旁白 关西系银行，为了收集政界和大藏省的情报，在东京分行设立名目繁多的调查机构，又名别动队，日夜秘密收集情报。

芥川 上午的会议到此结束，请大家出发吧。

大家离席。

芥川 伊佐早君，请你留一下。

大家出发。看上去精明能干的伊佐早(36岁)留下。

伊佐早 什么事？

芥川 你到大藏省去一趟，摸一摸最近第三银行名次下降的原因。

伊佐早（吃惊）第三银行名次下降？有那样的事吗？

芥川 有。昨天深夜总经理来过电话。

伊佐早 （紧张地）总经理来的电话？

芥川 虽然原因不明，但总经理好象有所打算。别让其他银行察觉，要慎重。

伊佐早 知道了。

### 阪神银行总行干事会议室。（白天）

大介和全体干事开贷款会议。

贷款部部长 我们贷款部的看法是，阪神特殊钢公司建造高炉是特殊钢业界史无前例的大事。根据他们提出的设备计划，经各方慎重调查和反复讨论，我们认为大体可行，现在全数同意他们提出的七十二亿圆的申请额，决定大力支援这项建设。我的话完了。

贷款部部长坐下。

大介 涉野君，你这个贷款执行常务的意见如何？

涉野 是的，正象刚才贷款部部长说的那样，我认为阪神特殊钢公司要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有自己的高炉产生铁，后盾银行必须大力支援。

大介 谁有反对意见？

没有人提反对意见。

大介 看来诸位好象都同意了，那么我来谈谈我的意见……关于高炉计划，虽然很久以前万俵专务就托过我，但我一贯的态度是等开过贷款会议后再说，不过现在听了诸位的意见，显然是认为我当然会同意。尽管是我儿子经营的公司，但从贷款角度来看，则应一视同仁，不能把父子关系考虑进去。

众人听了大介的激昂发言面面相觑。

大介 谈谈我的结论吧，我反对批准高炉计划资金申请额的全

部。一个理由是现在银行间收益竞争激化，即使是本系统的企业，长期低利的巨额贷款也必须制止；第二个理由是，随着阪神特殊钢公司的规模日益扩大，耗资也越大，简单说它将成为本行的一个累赘。特别这次有必要对需要巨额贷款的设备投资的话，也万不能象以往那样以40%的比例放款。

大家摸不透大介的真意，默不作声。

涉野 那么这笔贷款的比例，总经理是怎样考虑的呢？

大介 最多放到30%，就是说约削减二十亿。

涉野 这样的话，筹措这笔资金需要大变动……这确实是个实际问题。如果后盾银行将放款从40%减到30%的话，那么高炉计划就不可能实现了……

大龟专务 如果本行降低原来的比例，我担心大同协作银行以下的协作银行是否都会收缩比例？

大介（泰然地）那当然。所以和其他银行打交道时就说本行和其他银行一样，放款比例不变就行了。

大龟专务（吃惊）不过，总经理，这样岂不是本行对人家背信弃义吗？

大介 怎样说明才不是背信弃义，这是诸位的事情……还有其他问题吗？

涉野 请问一下……总经理这次为什么这样……我很想请教。

大介 道理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大家不安地沉默。

### 阪神特殊钢公司 高炉建设基地

数台推土机开始整地。

铁平、一之濑和金田三人边看高炉设计图边商量。

办事员乘吉普车来。

办事员 专务，阪神银行万俵总经理来电话，要你马上和他联系。

铁平 知道了。（看表，向一之濑）贷款会议开完了，一起去吧！  
三人乘上吉普车。

### 阪神银行总经理室

大介 （打电话）铁平吗？是我呀，贷款会议刚开完。  
秘书速水站在旁边。

### 阪神特殊钢公司专务室

铁平 多亏你帮忙……申请的金额全部同意了吗？  
一之濑和金田在旁，心情紧张地听着。

### 阪神银行总经理室

大介 不，本行由于种种原因，把申请额削减了10%。

### 阪神特殊钢公司专务室

铁平 （吃惊地）削减10%？！  
一之濑和金田倒抽一口冷气。

铁平 爸爸，为什么那样……10%就是差不多二十亿圆啦，这里已经开始整理基地了……爸爸……

### 阪神银行总经理室

大介 你听着，你们造高炉，将成为专营生铁的大企业，乘机  
会要多增加给你们贷款的银行。

### 阪神特殊钢公司专务室

铁平 可是这次贷款的事，我已向贷款部部长和涉野常务说明过好多次，他们答应积极支援，但又为什么突然削减 10% 呢，是爸爸的意见吗？……（语调转怒）难道爸爸不要我建设高炉，是吗？

### 阪神银行总经理室

大介（冷淡地）我是在阪神银行总经理室跟你说话，即使我们是父子关系，难道你这样是在和后盾银行的总经理说话吗？你要稍微识相一点。

秘书速水毫无表情地站着。

### 阪神特殊钢公司专务室

铁平 对不起，电话里讲不清楚，我马上到您那里去一趟。

### 阪神银行总经理室

大介 来也没有用。这是贷款会议的决定，没有考虑的余地了。

大介挂断电话，无端地仰视墙上的照片。第十三代敬介的照片威严地怒视着大介。

大介的脑海里出现了三十九年前可憎的情景。

### 万俵家。走廊。（回忆，晚）

二十四岁的大介急速地向屋里走去。

旁白 这是大介和宁子婚后第二周的一个夜里发生的事情。大介

从银行一回到家里，发现家里气氛异常，就向内房走去。

大介穿过滴过水的走廊走向内房。

### 同上。内房。（回忆）

宁子(18岁)只披着浴衣,几乎全身裸露地躺在被上,人事不省。敬介(65岁)摇着扇望着宁子。敬介的衣裤象在水里泡过一样。

大介 (倒抽一口冷气)……

敬介回过头慢慢站起。

敬介 贵族的女儿,皮肤真是洁白如玉呀!

大介 爸爸……

敬介 (以锐利的眼光看大介)

大介想说什么,但因慑于父威而默不作声。

敬介走出。

宁子苏醒过来,发觉自己赤身露体,将浴衣拉至胸部。

大介在宁子枕旁坐下。

大介和宁子互望。

大介 出了什么事?

宁子 ……

大介 爸爸对你怎么啦?

宁子 ……

大介 宁子,你说话呀!

宁子 (颤抖地)我去洗澡……不知是头昏还是眼花……

### 同上。洗澡间。(回忆)

宁子从浴缸中出来,昏沉沉地眼看就要倒下,忽然喊叫起来。

宁子 啊——,来人啊!

宁子隐约感到玻璃窗打开的声音,看到敬介衣带未解地进来。

宁子 哎呀!爸爸……

敬介走近,贪婪地盯视宁子的赤裸身体。

宁子 (掩身回避,挣扎地)爸爸……

敬介 多美的女人啦!

敬介解开衣带扑上去。

宁子 啊!

宁子不省人事。

同上。内房。(回忆)

大介克制住愤怒,看着宁子。

宁子 你……

大介 ……

宁子哭泣。

旁白 不久宁子有了身孕,生下长子铁平。

同上。婴儿室。(回忆,白天)

出生后不久的铁平在摇篮里笑。

大介和宁子逗弄孩子。敬介进来,抱起铁平,亲他的面颊。

旁白 铁平的脸蛋模样,谁看了都说活象祖父敬介。

宁子感到大介的目光在责难自己,低下头。

同上。更衣室。(现实)

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衣橱并排着,上面覆盖一块有家族标纹的油布。宁子面前摊着许多衣裳,高兴地试衣服。

二子进来。

二子 妈妈,你知道相子在哪里吗?

宁子 哦,是二子。这件怎么样?这是为了参加银平的婚礼特地从京都服装店定做的……怎么样?太华丽了吧?

二子 ……

相子进来。

相子 二子小姐,你找我是吗?我在洗澡。

二子 (压抑着怒气) 相子,你这个人真卑鄙。

相子 哎呀，怎么当头一闷棍呀！刚好，我有话要跟你说，到我房里来一趟好吗？

二子 不。在这里说好了。（对宁子）也让妈妈听听吧。

宁子的心在服装上，没有听进二子的话。

相子冷笑地望望宁子。

相子 你妈妈好象对衣裳着了迷了。

二子（凝视）请你把从我房间里偷去的东西还给我。

宁子开始注视她们俩人。

相子 你看，连“偷”这种下流话都说出来了，怎么不叫你妈妈吃惊呢，万俵家的人不该说这种话。

二子 你有资格这么讲吗？

相子（露凶相）你这是什么意思？

二子 你要是还有一点自尊心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我们家。

宁子（吃惊）二子……怎么能这样讲话！

相子（转怒为安地）也好，就趁这个机会把问题弄清楚吧。

### 同上。起居室

大介独自饮白兰地，看晚报。

铁平进来。

大介露出不快的神态。

铁平 爸爸，我有话跟你谈。

大介 要是工作的事情，明天再谈吧。

铁平 等不到明天啦。

### 同上。更衣室

二子与相子在争吵。

二子 那么，你是说没有从我妈妈那里偷过任何东西吗？

相子 我偷了你妈妈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你妈妈，我是对得起她的。不信，问你妈妈。

二子 妈妈……

宁子 软弱地低下头。

相子 （得意地）你妈妈是名门出身，不懂得人情世故。你们都知道，万俵家大小事情都是我安排的，我要是一天不在万俵家，那你母亲就够受的了……（对宁子）宁子太太，你知道家里的图章和帐簿在什么地方吗？

宁子 （答不出）……

相子 万俵家每月开销是多少，你知道吗？五十万？一百万？二百万吗？你说说看。

宁子 ……

相子 （对二子）现在你明白了吧？

二子 你这样欺侮我妈妈还感到高兴，是吗？

相子 请你不要瞎扯，我讲的是事实。

二子 够了……从我房里拿去的信还给我。

相子 是这个吗？

相子 从衣袋里取出几封信，都是一之濑四四彦寄来的。

二子 欲接信，相子将手缩回。

相子 现在不能还给你，一起到你父亲那里去谈谈……你爸爸要是知道你还在干这种事，他会说什么呢？这些信的收信地址都是铁平家是吗？你爸爸要是知道铁平在扮演爱神的话……

二子 （气得发抖）……

宁子 （恳求地）相子小姐，原谅她吧……你这么做连铁平都……看在我面上，信还给她吧！

二子 （强硬地）不，妈妈，我去和爸爸谈谈。

相子 真有志气。去吧……不过，别忘了，万俵家的人不能跟厂长的儿子结婚的啊！

二子 （愤恨地盯望着）……

### 同上。起居室

大介和铁平争论。

大介 （冷酷地）不行啊，没有再考虑的余地了。

铁平 （激动地）为什么？贷款部部长和贷款执行常务都同意了，爸爸为什么要反对呢？

大介 我已经回答过你了。

铁平 我不理解。

大介 特殊钢公司建造高炉本来就不合适。

铁平 为什么？你说说道理。

大介 别啰嗦了。

相子、二子和宁子三人进来，看到他俩争论，不知如何是好。

铁平 爸爸继承祖父的银行，把它从地方银行发展成都市银行，我也要把祖父创建的阪神特殊钢公司发展成为有高炉设备的钢铁公司。

大介 你一开口就是祖父长祖父短。上大学时叫你读经济，将来好继承银行事业，你却把银行硬推给铁平，一心要继承祖父的钢铁事业而去读工科……看来你比我这个做父亲的更尊敬祖父啰。你真古怪。

铁平 （面色发白）为什么我一提起这件事，爸爸总是对祖父反感……爸爸究竟妒忌祖父的哪一点？

大介 （激动地）我什么时候妒忌过你祖父？别胡说！

激怒之下大介将桌上的白兰地酒杯猛力挥开。

玻璃碎片散乱在地上。

大介 行了，你回去吧。

铁平 (不动) ……

大介 怎么？你还有话要说吗？

铁平 (竭力克制自己) 爸爸，我出生以来三十九年，你曾爱过我吗？

大介 (愤怒地) 你说些什么？

铁平 爸爸，你为什么这样恨我？

大介 还不住嘴！

相子走近二人。

相子 (冷静地) 铁平，你怎么对父亲说这种话，向他赔不是吧！

铁平 (发作) 你住口！我们父子争吵，只有母亲才能插嘴。

宁子突然掩面而哭。

宁子 你……和铁平……别再吵了……你们……是父子俩啊！

醉醺醺的银平回来，在房门口望着大家。

银平 大家真热闹啊！我今天和未婚妻约会真开心，回来就看到大家这个样子，真叫人不懂。

二子 (流泪) 银平哥哥……

银平 哥哥，跟爸爸争吵可不行啊，以一个企业家来说，无论是见识、财力和社会地位他都比我们强，我们不是对手啊！

女佣进来。

女佣 (向大介) 芥川常务刚从东京来见你。

大介 请他到书房坐。

女佣 是。

女佣离去。

大介 铁平，我以阪神银行总经理的身份告诉你，对高炉建设只能贷款 30%，这个情况下，假如仍想搞下去的话，那只有依靠你们自己的力量了。

铁平 知道了,我不再向爸爸请求了。

铁平离开房间。

宁子和二子含泪目送铁平。

### 同上。书房

芥川等候着。

大介进来。

芥川 晚上打扰您休息,真对不起。

大介 有什么紧急事情?电话里不能谈吗?

芥川 总经理,您吩咐调查第三银行名次下降的情况,我调查过了。这件摸不透的事已有头绪了……。

大介 你谈谈看。

### 大藏省门口。(回想)

去探听消息的伊佐早走进来。

芥川的声音 我们把最适于搞这种工作的伊佐早五郎派到大藏省去了……

### 同上。银行局的某一室

伊佐早进来,走近正在查阅文件册的女职员身旁。

伊佐早 很忙啊,找资料吗?

女职员 啊,您好!

伊佐早 这是你曾说过想要的西班牙手套。

伊佐早把一个纸包轻轻塞进女职员的口袋里。

女职员 您还记得,谢谢!

伊佐早 (瞅了一下科长助理小田的办公桌)可以吗?

女职员 (立刻领悟过来)没有办法呀。本来中京银行先来等候着,但是……

伊佐早 谢谢，感谢不尽。

伊佐早走到科长助理小田面前。

伊佐早 上次承您帮助，实在感谢！

小田 （不客气地）今天我忙着呐。

伊佐早无拘束地搬把椅子过来坐下。

伊佐早 是这样，小田先生，听到一些流言蜚语……据说第三银行的领导承担最近营业不振的责任，要辞职，是真的吗？

小田 这事没听说过。

伊佐早 （不加思索地）啊，是吗？……看来是谣言了，打扰了。

说完准备离开。

小田 （追上去）这话是谁说的？

伊佐早 （重新坐下）这消息来源不能奉告。有人说日下部总经理是大泽家的后代，可能留用，而负责营业的主管常务理事等人要撤职了。

小田 （轻蔑地）不见得吧！

伊佐早 您的意思是……

小田 一个常务既然承担了责任，又可能被停职，怎么可能跟和平银行的常务在局长室里谈了近一个小时呢。

伊佐早 （目光闪烁，故意装得迟钝）喔，我还不知道第三银行跟和平银行的常务有那样深的交情，……这是怎么回事呢？

小田 （发觉失口）是呀……，实在很忙，你还有什么事吗？

伊佐早 没有了，打扰了。

### 小金井高尔夫球球场。（回忆）

清晨，空荡荡的球场上来了三个男人，他们是芥川、银行局长春田和村上职业球手。

芥川的声音 劳驾美马先生把爱玩高尔夫球的春田银行局长带

来参加早晨的特别训练……

三个人来到七号球房。

芥川 局长，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

村上职业球手（机灵地）那末，我先到第八房去（走开）。

芥川请春田抽烟。

芥川 这个村上球手你看怎样？

春田 嗯，倒底是搞这行的，有两下子。

芥川 承您夸奖。

间隙——。

春田 打开窗子说亮话吧！想从我这里打听些什么呢？

芥川 不敢……听说第三银行跟和平银行有合并的动向……是真的吗？

春田（不回答）……

芥川 我们调查了两位总经理国外出差计划。第三银行的日下部总经理已在某月二十号从羽田机场出发，经美国到罗马，而和平银行的神田总经理，已在同月二十五号出发，从北方绕到欧洲，他们两人已在罗马密聚。而且两人都巧妙地由夫人陪同……。日本银行总务部方面也去探听过了，感到两行合并的消息相当可靠。

春田 是从美马君那里听来的吗？

芥川 不是，这个情报是本行自己弄到的。

春田 嗯，也许是这样。这是最近的动向。

芥川 您说是最近的动向……那末合并是真的啰。

春田（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

芥川 那么，局长您的想法是……打算开绿灯呢？还是红灯或者黄灯？

春田 现阶段，还难说呀……就谈到这里吧。

芥川（钉住不放）能不能认为大藏省方面准备开绿灯呢？

春田 ……

两人起身，开始踱步。

春田 银行这个东西是变幻莫测的，跟高尔夫球一样，很难很难呐！

芥川 如果这样，永田大臣那里好象还拿不定主意吧？

春田 嗯，不过……还是那个人在活动。

芥川 还是那个人？！

芥川惊愕地站住。

春田向前走去。

旁白 所谓“那个人”，是指永田大臣的政敌，也就是公认将在下次总裁选举中和永田争夺地位的现任干事长田渊圆三。

芥川追上春田。

芥川 可是，局长，所谓“那个人”跟这两家银行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吧？

春田 大家都这么想，但实际上‘那个人’和第三银行已结成了一个联盟。

芥川（面色苍白）……

### 万俵家的书房。（现实）

大介（受到震惊）田渊圆三和第三银行……？！

芥川 是呀……我也想不到，怀疑耳朵听错了……

大介掩藏不住受到的冲击。

长时间的间隙——。

芥川 总经理，调查了第三银行的名次下降，发现了它要跟和平银行合并，这和本行有什么……？

大介 ……

芥川 可以的话，我想请教一下……

大介 我一直在考虑阪神银行和第三银行的合并。

芥川 (倒抽一口气)……那么说……本行被第三银行合并过去……

大介 不要说蠢话，是小的吃掉大的。

芥川 (更加吃惊地)……

大介打定了什么主意，打开保险箱上的锁，取出有关第三银行的秘密文件。

大介 芥川君，事到如今，只有破坏第三银行跟和平银行的合并了。

芥川 什么？

大介 第三跟和平的合并如果成功，那就是打开了缺口，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银行的合并，这是不用说的。如果这样，日本都市银行的地图要大大改观，落在后面的本行定将被强迫并掉。

芥川 ……

大介 对我说来，有责任保障在阪神银行工作的九千名行员的生活。因此，首要的是把眼前的两行合并破坏掉，并且，为了取得本行合并的有利条件，无论如何必须抢先宣布我们的合并。

芥川 可是，总经理……虽然您说破坏掉，但他们这两行合并的背后有田渊圆三……

大介 (取出写着“绝密”字样的文件) 这里有第三银行的致命伤。有十亿非法的贷款。

芥川 (惊奇地) 十亿?!

大介 你看一看。

芥川阅读写着“绝密”字样的文件。

大介 听你这么一说，谜就解开了。这十亿一定是第三银行的  
濑川副总经理给了田渊圆三，而田渊把这笔钱用在佐桥总  
理身上去竞选总裁了。

芥川 苍白的脸从绝密文件上抬起来。

芥川 总经理，竟能把这份秘密文件弄到……

大介 用它能够破坏得了吗？

芥川 ……我想能破坏得了。

大介 (看表) 你也累了吧。末班车还赶得上。会见永田大臣的  
事我来办，你再进一步调查一下非法贷款的内幕。

芥川 是。

大介 要是这次弄得不好，阪神银行就将在政治上垮台。

芥川 我一定千方百计地去调查内幕。

### 大同银行。大门口。(白天)

银行大厦气魄雄伟。

### 同上。总经理室

三云面对着容颜憔悴的铁平。

三云 有什么为难的事吗？

铁平 ……

三云 (笑着) 怎么啦？看来铁平君也碰到了伤脑筋的事啦。

铁平 真惭愧，高炉的累计费用里出了差错，超出预算十八亿。

三云 十八亿？……怎么搞的？你这个行家也太粗心了。

铁平 (愁容满面地) 总经理，刚才已将文件交给贷款部去了。您  
能不能从那十八亿里给我弄到十亿？

三云 (严肃地) 要十亿？那就怪了。那么后盾的阪神方面在十  
八亿里面打算增加多少呢？

铁平 (由于心虚而冒汗) 这……阪神银行说照原比例提供百分之四十已经够紧张了,再多也拿不出来了,所以要我向别的银行想想办法。……(由于自己说了谎,不安地低下头。)

三云 (凝视) 铁平君,你我从留美的时候起就是老相交了。你不是那种说假话的人……可是你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呐。

铁平 ……

三云 (不语,凝视着) ……

铁平 很抱歉……其实并不是超过预算的问题,而是因为后盾的阪神银行已将原来40%的比例削减到了30%。

三云 (吃惊地) 后盾方面削减了10%?……那究竟为什么呢?

铁平 我父亲……不,阪神银行的万俵总经理说,特殊钢公司建造高炉不合适。……此外什么也……(咬紧嘴唇)

三云 (尖锐地) 只有这一点?……再没有瞒我的事了吗?

铁平 (理直气壮地) 总经理——

三云 后盾方面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削减资金10%,这叫人无法相信。即使是这样,那么不是你那个高炉计划有问题,就是公司本身存在什么重大问题,究竟是哪个原因?

铁平 这是误会。要是象您所说存在问题,我就不会向总经理要求超过阪神银行提出的巨额贷款了。

三云 铁平,你的热情我是理解的……但是要同意十亿追加贷款,必须召开紧急干事会……铁平君,在这以前我想和你父亲谈一次……行吗?

铁平 (失望地) 嗯……我父亲现在也到东京来了,我来转告……

三云 拜托了……(鼓励地) 铁平君,资金的事不用担心……对了,到通产省去一趟吧,高炉建设计划今天不是要正式批下来了么?

铁平 是呀。

三云 那就振作起来好好干吧。

铁平 谢谢。

## 饭店。全景

### 同上。大川一郎的事务所

字幕：自由党议员大川一郎事务所

大川盛情地送出一群诉讼团模样的人。

秘书走来。

秘书 先生，阪神特殊钢公司的万俵专务来了。

大川 请他进来。

秘书离去，铁平进来。

大川咳得厉害，用喷射器将药喷入口内。

铁平 岳父，身体好吗？……是不是刚从苏联视察旅行回来，累了吧？

大川 没有什么，旅行一下都劳累，就当不了政治家了。高炉计划正式批下来了吗？

铁平 这多亏岳父帮忙，已会见了重工业局长，不过……

大川 怎么样？

铁平 局长到现在才建议说，高炉建设计划到造好转炉就算了。

大川 什么？只造转炉？……要是这样，那么最重要的炼铁问题怎么办，他说了吗？

铁平 他说从帝国制铁公司要一些来。

大川 混帐话，那又何必造高炉呢！

内线自动电话铃响。

大川（打开开关）什么事？

秘书的声音 农林大臣来电话。

大川 好，接过来吧。（拿起听筒）对，是我……嗯，来是来了，不过，太不象话。舍不得掏腰包……嗯，隔四、五天也许会再来的……对，看他愿意掏多少再决定……就这样，好吧。

挂断电话，但随即又打开开关。

大川 给我打个电话给通产省重工业局长，对，有要紧事。（关掉开关，对铁平）别担心。现在我来给石桥局长讲一讲……看来，重工业局那帮人就象是帝国制铁公司驻霞关分所所员那样，和制铁公司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我当通产大臣的时候，曾进行过相当彻底的人事调动，看来现在又复原了。

铁平 给您添了很多麻烦……

大川 还有，我最近想设宴招待一下客人，你看要不要请大同银行的三云总经理来？你在贷款方面也承他照顾过，也该表示一下谢意吧。

铁平 多谢你提醒！酒席我来办吧……

大川 你父亲正好在这里，把他也请来，好吗？

铁平 好的……

内线自动电话铃响。

秘书的声音 通产大臣亲自听电话，怎么办？

大川 正好，给我接过来。（接听电话）啊，是松林君吗？是我呀……

### 阪神银行东京分行。总经理室

大介和芥川研究绝密文件。电话铃响。

芥川 （听电话）总经理，美马先生打来的电话。

大介听电话。

### 大藏省。主计局副局长室

美马 (电话) 岳父,跟部长见面已约好了,据说预算特别委员会要开到八点钟,这次会见是硬插进去的……听说部长后面还有约会,所以无论如何要说得短一些……还有上次承您特意把漂亮的画送来,多谢!……听说经画商鉴定,这东西很值钱……是的,是的,一子也很高兴。

### 阪神银行东京分行。总经理室

大介 辛苦了。(挂断电话)

此时另一台电话铃响,芥川去听电话。

芥川 总经理,令郎铁平想要见您,他说已等了一个钟头了。

大介 我不是说过谁也不会见吗。

芥川 (对话筒) 总经理说不会客(挂断电话)。

两人重新研究文件时,门响,铁平进来。

芥川 慌忙收藏文件。

秘书站在铁平旁边,不知所措。

大介 (对秘书)我讲过了谁也不许进来。

铁平 不能怪秘书,是我自己进来的。

大介 (平静地对铁平)是这样,那末请出去吧!

铁平 ……

大介 (对芥川)请出去一会儿好吗?

芥川 好!

芥川拿着文件和秘书一起出去。

大介 (平静地)这儿是阪神银行的总经理室,虽说是儿子,随便进来是不允许的。

铁平 这……请原谅。

大介 如果是大川先生和三云先生的宴会,我就不打算参加了……三云先生那里,刚才去过电话,十亿贷款已托好

了……其他你还要我干什么？

大介背朝铁平。

铁平露出悲哀的神色。

铁平（抑制住感情）爸爸……承大川岳父的帮忙，通产省的正式批准书就要下来了……资金方面，得到万俵总经理的帮助……有了着落了……感谢您的种种费心。

大介（冷淡地）恭喜你。

铁平 建设高炉已正式决定了，今天这个日子对我说来……（因感情激动，话讲不下去）。

大介仍背向铁平，看看表，示意要他出去。

间隙——。

铁平 ……再见。

铁平走出房间。

“金田中”酒楼。大门口。（晚）

豪华的建筑。

艺妓们进进出出。

同上。内间

大介和永田大臣对饮。

大介 最近，根据我们从有关方面得到的消息，上次选举总裁时，第三银行曾经把政治资金划到负责竞选资金的田渊干事长名下，因此干事长受到佐桥总理的特别嘉奖。

永田大臣（茫然若失）噢，有那样的事吗？

大介 由此可见，田渊干事长得到的贿款相当多。听说第三银行大部分非法贷款都流到田渊干事长那里去了……如果是事实的话，这不是一个关系到银行本身信用的大问题吗？

永田大臣 万俵先生也了解得这么清楚啦……（狠狠地瞪眼）不过镰仓那个人的问题好象还来不及调查吧。

大介一下子惊愕得好象透不过气来。

旁白 永田大臣所说的“镰仓那个人”是指一个从未在国民中出头露面过，但暗中却操纵着日本政治、经济和舆论的幕后人物。

大介（渐渐恢复常态）第三银行和镰仓的那个人也有牵连吗？……既然这样，再详细调查一下，看来不止十亿哩。

永田大臣 对，也许是那样……前几天遇到检察厅的一位干部，他说田渊——镰仓的那个人——濑川——第三银行，这是控制日本经济命脉的黑后台吧。哈、哈、哈！（干笑）

大介（凝视永田）大臣，对本行说来，是无论如何都想阻止第三银行跟和平银行合并的……大臣你不会反对吧？

永田大臣 这十亿元非法贷款如果和第三银行的素质有密切关系的话，那么大藏省就不该随便促使这种有问题的银行合并。

大介（一字不漏地听着）……

永田大臣（暗示地）话虽这么说，但负有监督和指导银行责任的大藏省又不能把这件事向全国公布，真难办呐。

大介（会意地）的确是这样。总不能要大藏省做这个事……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按照本行自己的意思去干……怎么样？

永田大臣给大介斟一杯酒，表示同意。

大介 大臣，非常感谢。

大介恭敬地接杯。

### 油炸品饮食店。内间。（第二天中午）

伊佐早与《每朝新闻》记者浅田会见。

浅田 真卑鄙，这是放烟幕……

伊佐早 究竟是烟幕还是雾，还希望《每朝新闻》方面调查一下  
啰。

浅田 据说自从濑川一当上第三银行副总经理就染上了坏作风。因此要把那笔非法贷款的内情查一查，就能烟消云散，真相大白了，是吗？

伊佐早 （煽动地）这么说，据浅田先生的判断，这件事不单单是非法贷款问题，它的背后还有文章啰？！

浅田 （正视地）不过你们银行也怪，为什么对第三银行的事那么感兴趣呢？

伊佐早 这……听到这种事情总是……

浅田 （打断话头）别装糊涂啦。阪神银行打算从公布第三银行事件上捞到什么好处呢！……难道给我通个消息，要我在报上发表文章吗？

伊佐早 浅田先生，别那样挖苦我吧！……（更低声地）其实这件事呀，听说警方已开始对第三银行日本桥支行暗中调查了。

浅田 （紧张）什么！警方？……不是官方消息吧？

伊佐早 确切情报。

浅田 （站起来）看来明天晨报发报以前要大干一场……（威胁地）不过，伊佐早君，这件事一结束，我也要揭揭阪神银行内幕了。

浅田刚出房门，里间的隔扇窗哗地一声拉开，芥川进来。

芥川 （神色不安地）不要紧吧？

伊佐早 （笑）不要紧，我们也抓住了那家伙的把柄。

芥川 报告总经理吧。

芥川拿起电话听筒。

《每朝新闻》的标题：

政界再次出现烟幕？

第三银行的非法贷款十亿圆

大藏省正门。（第二天早晨）

一辆汽车停下，永田大臣下车。

秘书官和警卫簇拥着永田大臣走进。

同上。走廊

永田大臣一行走在铺红地毯的通道上。

秘书官 原定十点半会见记者的时间需稍推迟，先到记者俱乐部去吧。

永田大臣 不，我要马上找春田君和松尾君谈话，快叫他们来。

秘书官 是。

同上。大臣室

春田银行局长和松尾审议官在永田大臣面前显得拘谨不安。

桌上摊着《每朝新闻》。

永田大臣 这是怎么回事？

春田 请原谅，我们检查不严。

永田大臣 跟和平银行合并的事，进行得怎么样啦？

春田 双方的常务前天在饭店初次见了面。

永田大臣 马上要接见记者，不能多谈。……关于第三银行的素质，最近各种问题不少。只要想想他们那种恶劣作风，就知道这次事件不是偶然的……在这种时候，跟和平银行合并的事以后再说吧。

松尾（脸色苍白）可是，大臣，双方银行的意思是……

永田大臣（不睬）就谈到这里。

永田大臣走出房间。

春田与松尾目送。

旁白 第三银行跟和平银行的合并，由于永田大臣的一句话而垮台了。因为银行法第十四条明文规定：“银行之合并须经主管大臣批准方为有效”。

### 同上。松尾审议官室

松尾急匆匆地回来。

松尾（对秘书）请出去一会。

秘书出去。

松尾拨电话号盘。

### 自由党本部。干事长室

秘书接电话。

秘书 是干事长室……请稍等一下。（对田渊干事长）先生，大藏省松尾审议官来电话。

田渊干事长走来。他因等松尾的电话而显得不耐烦。

田渊干事长 怎么样啦？……（发怒）什么？还是这样干了！永田这家伙……噢，原来是这样，知道了……是哪个家伙向《每朝新闻》出卖了内情？

### 松尾审议官室

松尾 是阪神银行的万俵大介。

### 干事长室

田渊干事长（目光炯炯）什么？万俵大介……是万俵啊……好，

辛苦了(拍的一声挂断电话)。

秘书递过另一个电话。

秘书 检查厅大岩部长的电话。

田渊千事长 (接电话)怎么样?动起来啦?……哪方面?……嗯,副职一级……好的,知道了。再给我顶一下……什么,噢,不必担心,我马上采取措施把火压下去。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

挂断电话后,拿起干事长专用直线电话。

秘书见到这个情景,默不作声地走出。

田渊干事长拨电话号盘。

### 镰仓。某公馆大门口

在一个占地数千坪的庭院角落,有一座恬静的日本式房屋。

电话铃响。

### 同上。公馆走廊

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美人,手提康申特式无线电步话机走来,进入一间房间。

### 同上。某房间

“镰仓那个人”一人独自摆围棋。

日本美人接通步话机后,递过受话器。

日本美人 田渊先生来电话。

镰仓那个人 噢……(接电话)是我……噢……噢……是吗,是永田和阪神银行那条线吗?……噢……噢……那里的火由我去灭……噢。

说完将受话器递给日本美人。

日本美人接过受话器，挂断电话。

镰仓那个人 总理现在在哪里？

日本美人看一下表，轻轻翻开记事本。

日本美人 按理说，现在总理是在办公室。

镰仓那个人 挂电话。

日本美人 是。

拨电话号盘。

六甲山。万俵家别墅。大门口。（晚）

内房灯亮。

同上。起居室

大龟专务见到大介出示的记录感到惊奇。

大介 本行合并后只有中京银行和大同银行能得到好处。

大龟专务 （由于不安而面孔苍白）……

大介 当然，困难是明摆着的。

大龟专务 可是总经理……

大介 你的心情我理解，你想说的事情也许还很多。不过，我不改变我的决心。……为了这个，从今年年初就开始踏踏实实地做准备了。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出击。

间隙——

大龟专务 明白了。总经理既然有这样的决心，我虽力量微弱，但愿尽力效劳。

大介 那么，有两件事托你办一办。首先，你给我写张秘密帐单，注明给永田大臣多少政治捐款，要一式两份。

大龟专务 ……（低声）明白了，这件事您就交给我吧。

大介 还有一件，为了实现小吃大的合并，今年内务必使我行存

款额的名次再提高一级，现在第三银行与和平银行出了那件丑事，所以这件事是能办到的。

大龟专务 ……是。

大介（叮嘱）能办到吗？

大龟专务（奉承地）我已经把一切都献给总经理了。

大介 嗯。

同上。寢室。（深夜）

	存款额	贷款额	非法贷款额
名古屋财界	中京银行	1兆3,539亿	1兆2,049亿301亿(2.5%)
日本银行 三友铁平 总经理	大同银行	9,610亿	8,196亿173亿(1.8%)

大介身穿浴衣，在烟灰缸里烧毁方才看过的记事纸条。

轻轻的敲门声。

大介 谁？

相子声音 我是相子。

大介 等一会儿。

等纸条烧完。

大介 进来。

相子穿着西装进来

大介 还没换衣服吗？

相子 是呀……为了银平的婚礼考虑请客名单，所以……唉呀，烧过什么东西吧。

相子稍微打开窗子。

大介 洗个澡，换换衣服再来。

相子 好的。……关于要请的客人，大阪的披露宴准备三百五十位，东京的披露宴紧缩为三百位。您能看一下吗？

大介 不必了，就委托相子了。

大介上床

相子 银平的婚礼一办完，下次就轮到二子小姐了……

大介 ……

相子 （看一下烟灰缸里的纸灰）为您现在的事业着想，我更觉得二子小姐的对象，最好是佐桥总理的内亲。

大介 （吃惊）佐桥总理的……？

相子 总理夫人周子太太有一个好外甥，细川一也先生，在帝国制铁公司工作……前几天我曾向和周子太太要好的小泉夫人打听过，听口气是有希望的。

相子脱去上衣后，躺在大介身边。

大介 ……

相子 您对佐桥总理不满意吗？

大介 你这个女人专门想和头面人物攀亲拉线。

相子撒娇地倚在大介怀里。

相子 就两个人……这里只有你和我两个人，……就象是普通的夫妻一样。

大介 是呀，来！（紧抱）。

相子 （摇头）今天我很幸福，就这样抱着，别……好吗？

大介 （看着相子不同往常的脸色）……

### 羽田机场。出口处。（白天）

二子在人群中。

一个面孔黧黑的高个子青年从海关出来。

字幕：一之濑四四彦

二子面孔突然充满喜悦。

二子 四四彦。

四四彦 (高兴得举起手)哦呀!

两人走到一起。

二子 你回来了。

四四彦 回来了……您是特意来接我的吗?

二子 是铁平哥哥叫我来的。

四四彦 专务的身体好吗?

二子 好。听说下月三号要举行高炉奠基典礼,劲头可大啦。

四四彦 二子小姐,我现在幸福极了。能和专务一起亲手建造高炉啦……(笑着)见到您我就安心了,所以肚子也饿起来了。到哪个饭店去吃点什么好吗?吃点合味的拉面吧。

二子 请原谅,我必须马上回去……今天是银平哥哥的结婚披露宴。

四四彦 是吗?真遗憾……婚宴几点开始?

二子 六点。

四四彦 那么就陪我三十分钟好吗?求求您。

二子 (为难地低下头)。

四四彦 (笑)不要显得那么可怜啦,那么今天就算了。

二子 请原谅。

四四彦 (绷着脸)二子小姐,感谢您给我写那么多信……我以前能在美国坚持下来,全亏您了。

二子 不,我才全亏您帮助呢,是您使我坚强起来了。

二人互相爱慕地望着。

### 麻布。阪神银行公馆。起居室

万俵一家人穿着宴会礼服坐在沙发里。

美马夫妻也在座。

相子进来。

大介 二子怎么还不来？

相子 正在打扮，反正时间来得及……宁子太太。

宁子 （稳重地）什么事？

相子 要是新郎的母亲把这个给忘了可不好呀！

说着拿出一把白扇。

宁子 （望着腰带）哟，我以为插在这儿哩……真是多亏相子小姐帮了忙啊！

相子 今天这个宴会上有许多政界和财界的大人物光临，不留神的话……

宁子 请原谅！

铁平一直按捺着，但终于对相子开了口。

铁平 我现在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今天这个宴会我希望您回避一下！

相子 （板起面孔）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银平的婚事我一手张罗到现在了……。

铁平 （打断话头）上次大阪的披露宴上也是这样，你对妈妈的挑剔太多了。银平的披露宴上有万俵家的人就够了。你就别露面吧。

铁平妻子早苗不安地提醒他。

早苗 铁平……

长女一子也开了口。

一子 我也同意铁平哥哥的意见……为了你，我们被冷眼看待，这有多痛苦，知道吗？

相子 （因受辱气得哆嗦）……

美马 （碍于大介面子而劝阻）一子，算了吧。

一子 你也该说说……在家里时不是老是说吗……怎么在爸爸面前就成了忠实奴仆了。

美马 ……

大介站起身。

大介 万俵家的家长是我。我准许相子出席。有意见的可以不出席披露宴。

宁子（尴尬地）算了吧。铁平和一子都不要……相子小姐一直代我操劳。既然为我的事就算了。

银平冷笑着点烟。

银平 好了好了，哥哥姐姐都不要说了。什么婚宴，披露宴的，还不是逢场作戏……何必为了我的婚礼那么认真呢。

大家默不作声。

银平 对我的婚礼感兴趣的是万俵财阀……只有他们高兴。  
二子打扮得花枝招展进来，对眼前的场面感到莫名其妙。

### 阪神特殊钢公司。高炉建设基地。（十一月）

建造高炉的破土式正在进行。

祭坛前面是三名僧侣，篷帐里有石川经理、全体干事和各界来宾。篷帐外是负责阪神特殊钢建造高炉的全体职员，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站成一排。

他们中间，四四彦心情激动。

僧侣 奠基仪式开始。

穿礼服、戴白手套的石川经理走到前边去主持奠基仪式。

全体鼓掌。

铁平、三云总经理、大川一郎等人流下激动的热泪，与此相反，大介表情冷淡。

（叠影）

全体来宾起身参观工厂。只有大介和三云留在篷帐内。

大介 贷款方面烦您操心,感谢。

三云 哪里话,能有今天,全靠铁平君的热心啊……刚才听铁平君的讲话时我在想,如果我也有个象铁平君这样的儿子该多好,我真羡慕万俵先生啊!

大介 我是后盾银行的总经理,又是铁平的父亲,因此在贷款方面,使他产生了一些误解。

三云 我明白。如果在日本银行的时候我也干法定佣金的涨落和行情调整政策方面的工作就好了,不过都市银行每天变化很大,确实不好办啊!

大介 可是,您已习惯了吧。

三云 不,还需要多学习啊。高炉计划的贷款问题银行内部反对的人也相当多……

大介 给您添麻烦了……

三云 不,不是这个意思。本行的绵贯专务等人批评我不象一个银行家,倒象个事业家了。

大介 怎么回事?

三云 照他们的话说,一个银行家,即使有一点点失败危险的事也是绝对不干的。相反,对事业家说来,成功和失败即使是七对三,或六对四,也想试一试……他们说我对高炉计划的风度,不是银行家,而是一个事业家……

大介 (露出惊奇的眼光)……

三云 我喜欢铁平君,更相信铁平君的经营手腕,所以在高炉计划上我把自己的后半辈都赌上了。

大介 (眼神越发显得惊奇)……

三云 (微笑)对银行家来说押赌这种话是忌讳的,不过冷静的银行家万俵先生听到这种话,也许会付之一笑,您大概会说:“作为总经理你是不够格的”……

大介（露出微笑）那里的话，刚才听了三云先生的一番宏论，深有感触啊……好啦，到厂里走一圈吧。

两人起身，谈笑着向车间走去。

**志摩半岛。志摩观光饭店。大门口。（十二月三十一日）**

大门口装饰起过年的松枝，准备迎接新年。

**同上。餐厅。（晚）**

万俵一家人围着大餐桌共进晚餐。

美马夫妇也在座。

**同上。走廊。（晚）**

铁平夫妇、银平夫妇和一子从一间华丽的房间出来。

铁平（向自己房间走去）该休息了。

银平 再见。

各自散去。

**同上。华丽的房间**

大介、美马和宁子三人在房内。

大介（随口地）宁子，你去照料一下孙子吧？

宁子 大概睡着了，再叫起来怪可怜呐。

大介（对她感觉迟钝恼火）我有话要和中君谈谈。

宁子（尴尬地）对不起，没注意到……我出去一会儿吧，请原谅。

宁子走出。

美马从公文包取出一份文件，递给大介。

文件上写着“关于大同银行的评论”字样，署名大藏省银行局检查部，并盖有“绝密”印记。

大介 费心啦。

美马 岳父，这个看了之后，如不把它销毁就……

大介 好，就这么办吧。

大介紧张而兴奋地看文件。

美马擦猎枪。

美马 (突然) 不至于被铁平看出什么苗头吧，刚才谈到我留在这里的事，他还讲了些怪话哩。

大介 (聚精会神地看文件)……

美马 要是铁平知道岳父想并掉的对象原来就是三云先生的大同银行……我简直不敢想象。

大介 (正看着文件，不由地惊叹起来) 嗯……

电视里报告午夜十二点已到，除夕结束，新的一年开始。

## 大海。(元旦的凌晨)

一轮红日从水平线上升起。

## 志摩半岛上的了望台

猎人装束的大介、铁平、银平和美马四人看日出。

太阳徐徐升起，海面 and 天空都被火一样的早霞映得血红，有点令人生畏。

旁白 在元旦早晨出去打猎是万俵家男人们的惯例，与其说是打猎取乐，还不如说是为了向女人们炫耀万俵家男人的尊贵。

大介 (不高兴地) 不吉利，元旦就烧早霞……

美马 有什么不吉利呢？早霞不是很美吗？

大介 中君，你不知道吧？自古就传说，早霞是不吉利的。

美马 是吗？(爽快地) 那么就别去打猎了吧！

银平 我去，哥哥去吗？

铁平 （点头）……

### 猎人家。大门口。（早晨）

一辆汽车开来，四人下车。

迎候的猎手向四人问候。

猎手一 总经理，恭贺新禧！

猎手二 都来了，恭禧啊！

大介 恭禧！今年还请多关照！

两条猎狗摇头摆尾地讨好铁平。

猎手一 诸位先生，没什么事就动身吧。

一行人分乘上两辆车子。

猎手的妻子从家里跑来。

猎手妻 铁平少爷，东京来电话。

铁平 我的电话？……谁打来的？

猎手妻 一位叫大川一郎先生的秘书打来的。

铁平 爸爸，请原谅，你们先去吧。我路熟，马上赶来。

铁平取枪下车，向猎手家跑去。

车子出发。

### 行驶着的车内

美马不安地回头望铁平。

大介 怎么啦，中君？

美马 不是……不会是那件事吧。

大介 ……

美马 （压低声音）昨天晚上交给您的文件万一叫大川先生知道了……

大介（紧张地）别说傻话，大川一郎怎么会知道……

美马 不过，岳父，大藏省里投靠大川的人不少呀。

大介（越发不安起来）……

### 猎人家。大门口

铁平板着面孔出来，乘车。

匆匆地出发。

### 山路

铁平的车后扬起灰沙。

前方停着两部乘坐猎手的汽车。

铁平停住车，往心爱的詹姆斯伙伴牌猎枪里装子弹。

### 猎场

给大家带路的猎狗好象看到什么猎获物，跑入草丛。

大介、银平和美马三人举枪瞄准。

猎手一，见此情景示意猎狗准备。

猎手一 上！

瞬间，猎狗叫一声向猎获物猛扑过去。

草丛中一只野鸡飞起。

与此同时，大介等人枪响。

“砰，砰砰！”

### 往猎场的路上

铁平听到枪声赶来。

铁平板上詹姆斯伙伴牌猎枪枪栓。

## 猎场

铁平来到猎场,但不见一人,只见地上散落着弹夹。灌木中,猎狗发觉脚步声,吠叫起来。

铁平向灌木方向跑去。

## 灌木丛中

铁平刚到,突然一只野鸡在他眼前飞起。

铁平立即举枪瞄准,欲扣扳机。

听到美马的呼喊声。

美马的声音 危险,岳父在这里。

说时,铁平扣动了扳机。

“砰!”

几米远的繁草丛中一个人影摇晃倒下。

惨叫声四起。

银平的声音 啊!爸爸。

猎人的声音 啊!总经理,总经理!

铁平惊呆,向倒下的人影跑去。

银平、美马、猎人等同时跑拢来。

繁草丛中大介满脸是血,卧倒在地上。

铁平 (倒抽一口冷气)爸爸……

美马 (严厉质问她望铁平)你把爸爸……!

大介勉强抬起满是鲜血的面孔,憎恶地看着铁平。

大介 铁平……你,你想把我……

大介昏迷过去。

铁平面色苍白,呆站着。

[第一部完·待续]

(上海师大外语系日语教研组译)

## 日本文艺动态

### 齿轮座剧团演出新作《一个出发点》

据日共(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和齿轮座剧团机关报《文艺战士》4月1日和4月18日报道,齿轮座剧团于3月23日开始演出了新创作的短剧《一个出发点》。文章说此剧歌颂了日中两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受到真正希望日中友好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的全力支持。两报还介绍了剧情梗概。剧中主角大木是一个年轻的海员工人,为反对裁减人员的“合理化”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日中邦交恢复后,大木所在的货轮第一海洋丸经常往来于日本和中国之间。一天货轮停泊在中国某港口,由于船内推行的“合理化”,大木负了重伤。港口革委会的副主任王端民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抢救,在港口革委会、码头工人和医疗工作者废寝忘食的努力下,手术取得成功。大木为了早日能和同伴们并肩斗争,过早地开始练习步行,受到医生秀丽宝的批评。秀医生的父亲是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她对大木说:“侵略中国是日本一小撮统治阶级干的事,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

不久,王端民和大木的战友森川来探望大木,森川向大木生动地介绍了海上工人的斗争情况。王端民在旁听了很受感动,并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曾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抓到日本,在北海道的煤矿作了五年苦工,和日本工人一起劳动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老年女工。她的儿子是共产党员,被关在牢里。她看到王端民赤着脚扫雪,就用自己的围巾给王端民作了一双布袜子并一起向凶恶的工头进行斗争。最后王端民激动地说:“社会主义中国和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正在胜利前进,他们是互相支持、紧密联系的。”

两个月以后,大木要出院了。他抱着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

新社会而奋斗终身的决心和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情谊，与王端民副主任、秀丽宝医生一起唱起了国际歌。

## 日共(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 批判第七十次芥川奖获奖作品《草剑》

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今年3月号上发表了第七十次芥川奖，同时全文刊载了获奖的两篇中篇小说（森敦的《月山》和野吕邦畅的《草剑》）。对获奖作品《草剑》，日本报刊《人民之星》和《文艺战士》均发表了批判文章。

日共(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于3月12日发表了批判《草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评《草剑》——向资产阶级的露骨献媚。

文章首先提出值得深思的是：一个以自卫队为题材的作品，为什么会在这时获得芥川奖？

文章说，小说作者的目的是描写将被这样一个社会排挤掉的青年，怎样通过自卫队演习，和上级间的关系，感到了上级的温暖，而成了一个“优秀的自卫官”。……作品中出场的上级，各自都具有着人类的温暖，而和战前的绝对主义天皇制军队迥然不同。……作品的反动性就在于使人们相信自卫队就是这样的一个军队。

文章指出，《草剑》是迎合资产阶级旨意的作品。作者在作品中谨慎地回避了一些问题。“自卫队究竟是什么”就是问题之一。自卫队是维持日本垄断统治的国家权力，是暴力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枪口对准着日本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自卫队的训练内容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点。

文章还说，《草剑》作者在夸耀旧日本军队强悍的背后又暗示必须强化自卫队的质量，为自卫队的合法化推波助澜。……可以断言：作者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怀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明显目的，来写这部作品的。

文章最后指出，《草剑》散播的是“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所谓人性为轴心的阶级调和思想。……这正和美日反动派统治人民的愿望相一致。……我们决不能忽视评选《草剑》的著名作家们是秉承了美日反动派的旨意，从文学中拔去反抗的牙齿，使之达到对美日反动派无害的目的。